

庾開府全集

冊二

庾子山集卷之三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詩

奉和汎江

藝文作王臺卿非

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

後漢書郡國志曰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號魚復為白帝城桑欽水經曰江水又東逕黃牛山酈元注曰

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水路紆深廻望如一矣許慎說文曰舸舟也聲古我切漢書注

曰鷁水鳥畫其象於船首錦纜廻沙磧蘭橈避荻洲

吳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陳張正見賦朔雪映夜

舟詩云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是也許氏說文曰磧水渚有石者橈短檝也音人遙切爾雅曰檝謂之橈述異記曰七星州中有魯班刻木蘭舟

濕花隨水汎空

巢逐樹流建平船梯下荆門戰艦浮

晉書曰王濬造船於蜀其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

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後漢書曰岑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吳漢留夷陵裝露橈沂江而上荆州記曰郡西沂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門上合下開有

門形因以爲名

岸社多喬木山城足廻樓日落江風靜龍吟迴

上游

漢書項籍傳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

奉和山池 梁簡文帝
有山池詩

樂宮多暇豫望苑暫迴輿 樂宮長樂宮望苑博望苑也 鳴笳陵絕浪飛蓋

歷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門葉半疎荷風驚浴鳥橋影

聚行魚日落含山氣雲歸帶雨餘

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

潘岳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括地志曰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橋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內史宇文和也和陪駕幸終南山詩云堯蓋臨河頽漢蹕踐華嵩日旂迥北鳳星旆轉南鴻青雲過宣曲先驅背射熊金桴拂泉底玉琯吹雲中古轍稱難極龍途或易窮煙生山欲盡潭盡水恆空交松上連霧修竹下來風仙才道無別靈氣法能同東棗差朝座西桃獻夜宮詔令王子晉出對浮丘公

玉山乘四載瑤池宴八龍 穆天子傳曰天子至於羣玉之山四轍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郭璞注云山海經羣玉山西王母所居又

云造父乃具青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郭曰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乘是也尚書禹曰予乘四載孔安國曰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輶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天子乘八

駿之乘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驂驢綠耳周禮云馬八尺以上曰龍 龜橋浮少海鵠蓋上中峯 山海經曰有幼海少

海竹書紀年曰周武王伐紂東至於九江叱龜鼉以為梁江淹恨賦云方架龜鼉以為梁是也中峯即關中記所謂中南山言在天之中也 飛狐橫塞路白

珍佛宋版

馬當河衝

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勢則天下歸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史記高祖本紀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

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

水奠三川石山封五樹松

史記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章昭曰三

川河伊洛也秦始皇本紀曰始皇東封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為五大夫按五大夫秦時官名也此云五樹松誤

長虹雙瀑布圓闕兩

芙蓉戍樓鳴夕鼓山寺響晨鐘新蒲節轉促短筍籜

猶重

謝靈運詩曰新蒲含紫茸服虔漢書注曰籜筍皮也

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

櫻桃一名含桃

迎

風下列缺灑酒召昌容

漢書揚雄傳曰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列缺天隙電照也列仙傳曰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蘽

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祀者萬計讚曰殷女忘榮又女仙傳云昌容商王女也知昌容為女仙矣

且欣陪北

一作此

上

一作欣陪北山上

方欲待東封

東封謂封禪泰山也爾雅曰東嶽為泰山

和宇文內史春日遊山

遊客值春輝金鞍上翠微

爾雅云山未及上曰翠微

風逆花迎面山深

雲濕衣雁持一足倚猿將兩臂飛戍樓侵嶺路山村

落獵圍道士封君達仙人丁令威

神仙傳曰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

士搜神後記曰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

遊山

一作遊仙

聊登玄圃殿更上增城山不知高幾里低頭看世間

玄圃即縣圃崑崙山名也淮南子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閩闔之中又曰崑崙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

唱歌雲欲聚彈琴鶴欲

舞

列子曰秦青撫節安歌響遏行雲玉符瑞圖云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銜明珠舞於庭

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

說文曰澗山夾水也列子曰五山之根無所連著言山之根蒂觸石生雲有一片之雨也

婉婉藤倒垂亭亭松直豎

和宇文京兆遊田

北史曰宇文神舉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史

小苑禁門開長楊獵客來

揚雄羽獵賦序曰武帝開廣上林西至長楊五柞

懸知畫眉罷

走馬向章臺

漢書曰張敞為婦書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無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

澗寒泉反縮

山晴雲倒回熊饑自舐掌雁驚獨銜枚

熊掌熊蹯也左傳宰夫臠熊蹯崔豹古今注曰雁自

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常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焉周禮銜枚氏軍旅田役命銜枚鄭以為枚止言語羣誼也枚狀如箸橫銜之言雁之銜蘆亦

類是

美酒餘杭醉

一作至

芙蓉即奉盃

神仙傳稱王遠與麻姑飲蔡經家須臾酒盡以千錢與餘杭老姥乞酌酒

奉報寄洛州

本傳信拜洛州刺史按周本紀建德六年平齊子山為洛州刺史時也

舟師會孟津甲子陳東鄰尚書泰誓曰武王伐殷師渡孟津又牧誓曰時甲子味爽王朝至於商郊乃誓孔安國曰克紂之月甲子

之日二月四日也易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崔憬曰居中當位於既濟之時則當是周受命之日也按北齊本東魏所禪後周本西魏所禪以西鄰喻周而謂東鄰為齊比殷紂矣雷

轅驚戰鼓劔室動金神淮南曰雷以為車輪周禮有雷鼓雜記曰高祖斬蛇劔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幕府風

雲氣軍門關塞人漢書音義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左傳胥甲趙穿當軍門而呼長旂析鳥羽合

甲抱犀鱗馬融廣成須曰進雄虹之長旂周禮司常職云析羽為旂鄭注云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旗旄之上所謂注旄於首是也周禮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星芒一文燄月暈七重輪天文志曰慧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除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木精所主史臣

按彗體無光傳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則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天官書曰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索隱曰天文志云其占者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

街南中國也昂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是歲高祖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所圍七日乃解則天象有若符契七重者主七日也黎陽水稍淥官渡

柳應春漢書音義臣瓚曰黎陽在魏郡伏滔北征記曰黎陽津名也劉楨鄴中詩曰北渡黎陽津銑曰謂從太祖征袁紹也漢書音義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為鴻溝即今官渡水也官

渡袁曹爭戰之地黎陽官渡本魏地後魏都洛自分東西東魏都鄴後禪於齊無庸奉天睽

西魏都長安後禪於周武帝親征齊國已平洛屬於周故子山得蒞此地

驅傳牧南秦繁辭勞簡牘雜俗弊風塵

言己為洛州刺史也周書本傳云俄拜洛州刺史信

多識舊章為政清淨吏民安之即此時矣周禮鄭注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傳傳張戀反杜預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陸士衡詩

云京洛多風塵上洛逢都尉商山見逸民 後漢靈帝紀曰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屯都亭置八關都尉注云都亭在洛

陽漢書曰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三輔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避於上洛牛耳山留滯終南下惟

當一史臣

司馬遷自序云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周南山徐廣曰擊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地也言

今當平齊正功臣建封之日己為洛州刺史留滯周南當一史臣也按終南一名周南此洛陽周南無兼稱終南疑誤也

奉報窮秋寄隱士

以詩末二句解之當是報趙王也

王倪逢齧缺桀溺耦長沮

莊子曰齧缺問於王倪又天地篇云齧缺之師高士傳曰王倪堯時人也桀溺長沮出論語

藜

牀負日荷麥隴帶經鋤

英雄記曰向詡常坐藜牀上釋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漢書曰兒寬帶經而鋤又魏略云常林

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餽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

爾雅曰科斗活東疏云郭曰蝦蟆子

一名科斗一名活東頭圓大而尾細古文似之孔安國云皆科斗古文是也

聚花聊飼鶴穿池試養魚小村

治澁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疎空枉

平原騎來過仲蔚廬

平原謂趙王也史記云趙有平原君故以爲比高士傳曰張仲蔚之所居蓬蒿沒人

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

周書趙王招傳云武成初進封趙國公食邑萬戶保定中爲柱國出爲益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銅梁影棠樹石鏡寫寒帷

蜀都賦注曰銅梁山在巴東銅梁影棠樹者言趙王出鎮益州巴蜀銅梁是其聽政之所若召伯甘棠矣

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葬於成都郭中以石鏡一枚表其墓寒帷賈珠事按下文此帷疑謂婦人之飾時紘豆陵氏偕行與墓誌山名石鏡郎對粧臺同

兩江

如瀆錦雙峯似畫眉

蜀都賦曰帶二江之雙流括地志曰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曰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

爲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水經注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十里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蛾眉焉

穿荷低晚蓋衰

柳掛殘絲風流盛儒雅泉湧富文詞無因同子淑暫

得侍臨淄

魏略曰邯鄲淳字子淑博學有才章高祖素聞其名甚敬異之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及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

優劣之差頌古今文章賦誅當官政事宜所先後用武行兵倚伏之勢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歸嘆植之材謂之天人於是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亦屢稱植材子山以趙王之才比於陳思矣

寂寞歲陰窮蒼茫雲貌同鶴毛飄亂雪車轂轉飛蓬

雁歸知向暖鳥巢解背風

呂氏春秋曰仲秋之月候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高誘曰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羽毛御寒也淮南子曰

巢居知風
寒沙兩岸白獵火一山紅
願想懸鶉弊時嗟陋巷

空詩伐檀云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鶉兮詩序曰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又按懸鶉敝衣荀子曰子夏之衣如懸鶉論語云在陋巷

謹贈司寇淮南公

司寇淮南公魏宗室元偉也周書武帝紀云建德四年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使於齊周書列傳云元偉字獻道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之後少好學有文雅建德二年遷小司寇四年以偉為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遂為齊人所執六年齊平偉方見釋高祖以其久被幽繫加授上開府位至大將軍初自黨還也庚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返齊齊平寶鼎歸其為辭人所重如此按此知是詩為贈淮南公元偉也

危邦久亂德天策始乘機危邦亂德言齊國久危亂也天策乘機謂高祖親戎東討也左氏傳曰天策焯焯號公其奔杜注云天策

九河聞誓眾千里見連旂九河禹貢鉤盤鬲津等名號亡垂棘返齊

平寶鼎歸左傳僖元年云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五年滅虢戰國策樂毅書曰故鼎反於歷室言齊平偉歸為國重寶也久弊風塵

俗殊勞關塞衣絆驥還千里垂鵬更九飛猶憐馬齒

進應念節旄稀言齊平見釋高祖以其久被幽繫加授開府也淮南子曰絆驥而求千里說文曰絆半也拘使半行不得自縱也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

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又云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漢書蘇武傳曰匈奴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

操持節旄盡落言於此時
不降齊國若蘇武矣

迴軒入故里園柳始依依舊竹侵行徑

新桐益幾圍寒谷梨應重秋林栗更肥

謂偉歸也謝靈運詩曰園柳變鳴禽潘岳閑居賦曰

張公大谷之梨故云寒谷

美酒還參聖雕文本入微促歌迎趙瑟遊絃

召楚妃

偉本傳云偉性溫柔好虛靜居家不事生業篤學愛文政事之暇未嘗棄書謹慎小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稱之詩小宛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箋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

能溫藉自持以勝魏志曰時禁酒尚書即徐逸私飲酒至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魏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大怒解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雕文即揚子法言所謂雕蟲篆刻者

也揚子晚而談玄是入微矣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愁康琴賦曰鷓鴣遊絃又曰王昭楚妃注引歌錄曰石崇作楚妃嘆陸機吳趨行云楚妃且勿嘆齊娥且莫謳

小人

司刺舉明敷

一作

實濫吹

小人子山自稱時刺舉洛州漢官儀曰刺舉州事尚書曰明明敷側陋敷舉也濫吹即南郭吹竽事江淹雜體詩曰

濫吹乖名

南部治都尉軍謀假建威

隋書地志曰洛州後周置東京六府總管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元鼎二年置三

輔都尉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皆比二千石後漢書曰耿弇為建威將軍

商山隱士石丹水鳳凰磯

謂洛州治也漢書曰園公綺里

季夏黃公用里先生隱商洛山高士傳曰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皆漢惠帝所立也山海經曰丹水南流注於渤海有鳥焉名曰鳳凰桑欽水經曰丹水出京北上洛縣西北冢嶺山又東南過商縣至於丹水

於野亭長被馬山城早掩扉

言疆場時有警也後漢書曰郭伋止野亭

傳呼擁絳節

交戟映彤闈

漢書蕭望之傳曰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傳聲而呼甚有尊寵也史記索隱曰節使者所擁也漢書曰漢節純赤史記項羽本紀稱樊噲入軍門交戟之

衛士欲止不內謝眺酬王晉安詩曰日軒
坐形闡言為洛州刺史辱此高位也
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左氏傳曰

儀琴操南音杜注云南音楚聲古史考曰夷齊采薇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
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傷己屈節仕周深愧偉之使齊全節也
三十六水變

四十九條非抱樸子曰道家有三十六水經神仙傳云八公詣淮南王安授丹經及三十六
水方洞仙傳曰扈謙魏郡人有詩云手搖四十九靈光在上照按謙晉廢帝時

人此謂養生無術故下文丹竈歇而年齡衰也○又一解袁宏後漢紀曰催汜繞營叫呼李藥欲令車駕
御船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登劉艾亦曰臣前為陝縣

知其危險莊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按詞連上
文信洽洛州危險如三十六灘之變立身有四十九條之非也
丹竈風煙歇年齡

蒲柳衰言己於今老矣無能為也南越志曰長沙郡瀏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世說曰顧
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先零松柏之質經霜

彌茂
同僚敢不盡疇日懼難追左氏傳曰同官為僚周書元偉傳云世宗初受
詔於麟趾殿刊正經籍按武成二年子山亦為

麟趾學士天和初為司宗
中大夫知與偉同官也

正旦上司憲府

滕王道序云入為司憲中大夫嘗正
日賦詩云云其干事之中優游如此

詰旦啓門闌繁辭湧筆端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注云詰朝明旦也
說文曰闌門遮也韓詩外傳云文士筆端蒼鷹

下獄吏獬豸飾刑官漢書鄧都傳曰都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
視號曰蒼鷹應劭漢官儀曰法冠一曰柱後冠左傳曰南冠而

繫者楚囚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獬豸冠也
古有獬豸獸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形用為冠令觸人也
司朝引玉節盟載捧

珠盤 周禮曰掌節掌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鄭注云玉節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大小盟載載書也左傳云士莊子為載書周禮玉府云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

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殫 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於次月窮於紀左氏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言月紀已窮而冬律未盡也

雪高二尺厚冰深一丈寒短筍猶埋竹香心未啓蘭

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搏 孟門山名史記云商紂之國左太行右孟門莊子齊譜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

棲鳥還得府棄馬復歸欄 漢書曰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里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為棄馬即

起疾貢禹遂彈冠 漢書曰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又曰王吉與貢禹

方垂蓮葉劍未用竹根丹 越絕書曰越王取純鉤薛燭望之其華粹如芙蓉神

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 周禮司寇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

觀刑象挾日而歛之後周司憲古周司寇也詩衛風曰籥箜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詩序曰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言己本不欲仕又未能隱為司憲惟知懸其刑書

在異國而不能遂其思歸之情也

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

本傳云俄拜洛州刺史

子居河之曲英彥本連蹤

史記正義曰河曲在華陰縣界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爾雅曰美士為彥

鹽形

或變虎鼎氣乍成龍

左氏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形鹽下云鹽虎形蓋其形象也杜元凱云鹽虎形以象虎也魏土地記曰弘農湖縣有軒

轅黃帝登仙處昔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成有龍下迎地仙

若人承載德宮牆定

數重五衢開辯路四照起文鋒

言薛文學承祖父之世德更有異才也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

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華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若衢路也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鵠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

其光照下地也 曰余濫推轂民願始天從上洛分都尉弘農開

附庸

曰余子山自謂言除洛州刺史也漢書鄭當時傳曰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吏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漢書地理志曰上洛屬弘農有冢嶺山雒水出後漢靈

帝紀曰中平元年大將軍何進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章懷太子注曰都亭在洛陽八關謂函

谷廣武伊闕大谷轅轅旋門小平津孟津也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武帝元鼎四年置故秦函谷關 羊

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峯

史記吳起傳曰夏桀之居羊腸在其北臣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東京賦曰西阻九阿銑曰洛陽西十里九坂之道

也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盧氏有熊耳山水經曰洛水又東逕熊耳山北東北過盧氏縣南鄴道元注云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是也又云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如熊耳此是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山平即是山

白石仙人芋青林隱

也具有兩熊耳山一山在弘農盧氏縣別一山在宜陽縣矣

士松

神仙傳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袁如辛晉書曰高士戴安道修道成功有真氣結成五色雲浮於松上故號隱士之松耳

北梁

送孫楚西堤別葛龔

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梁令衛軍司馬為馮翊太守卒後漢書曰葛龔字元

甫梁國寧陵人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舉茂才為臨汾令有政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故人倘書札黎陽士足封

後漢書曰

鄧訓字平叔將黎陽營兵屯狐奴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徙邊東觀漢紀曰鄧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乏少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

車於洛陽市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襪至上國遺訓其得人心如是

將命至鄴酬祖王員

酬祖孝隱也北齊書祖瑛傳云瑛弟孝隱魏末為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孔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

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隄興文盛禮樂偃武息氓黎

我皇謂梁武帝也武帝紀云大同二年十二月與東魏通和是此時聘於東魏矣商頌文鳥詩曰奄有九有毛傳曰九有九州也按隋書稱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至大同中有州一百七是其聲教所及矣

尚書曰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闡修文教賈逵國語注云偃息也承乏驅騏驎旌旗事琬珪

一作旌旗事鼓鞞莊

子騏驎驂騮一日而馳千里說文曰騏馬青色文如博棊也聲渠之切騏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聲几利切周禮冬官考工記曰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鄭注云琬猶圓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

者執琬珪以致命焉

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被隴文瓜熟交暎香

穗低

西都賦曰溝塍刻鏤塍音乘說文曰塍稻田之畦也

投瓊實有慰報李更無蹊

詩衛風木瓜云投我以木李報

之以瓊玖漢書李廣傳贊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將命至鄴

將命至鄴二首昔在梁時作聘於東魏文章辭令威為鄴下所稱

大國脩聘禮親鄰自此敦

儀禮有聘禮鄭注云大問曰聘諸侯相與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

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于五禮屬賓禮

張旃事原隰負辰

一作賓序

報成言

儀禮聘禮曰及竟張廬誓乃謁關人鄭注

云張廬明事在此國也張廬謂使人維之釋曰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六人維王之大常大常十二旒人有一人維持二旒諸侯四人不依命數大夫無文或一人或二人維持之周禮曰通帛為旃爾雅曰因葦

為旃郭璞注云以帛練為旃因其文章不復畫之也詩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又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展郭注云窗東戶西也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鄭注云依

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繡是也

西過犯霜露北指度轅轅

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轅轅阪

名漢書曰沛公從轅轅臣瓚曰在緜氏東南東京賦曰邪徑捷乎轅轅

交歡值公子展禮覲王孫

左傳襄二十九年曰吳公子札

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聘於齊說晏平仲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館公子荊公孫發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國語曰王孫圉聘於晉宋公享之趙簡子鳴

玉以相儀禮曰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玉藻云公事自闕西鄭注云聘享也又云私事自闕東鄭注云覲面也儀禮又稱私覲愉愉焉論語亦云矣

何以

譽嘉樹徒欣賦采藝

左傳昭二年曰韓宣子來聘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

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又昭元年傳曰夏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采芣杜預曰詩召南義取繁葉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

四牢焉爲十一牢又宣十六年傳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杜預曰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又昭元年杜注曰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儀禮聘禮曰乃至於禴筵几於室薦脯醢饌

酒陳席於阼薦脯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剛乃出上介至亦如之鄭注云主人酌進奠一獻也室老亞獻士三獻也爾雅曰尋旨壘器也小壘謂之坎郭注云壘形似壺大者受一斛周禮司尊壘云皆有壘諸

侯之所酢注云壘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漢書云梁孝王有鬪尊鄭氏以爲取象雲雷矣

人臣無境外何由欣此言

禮人臣無境外何由欣此言

西門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旅食南館李善曰儀禮曰尊士旅食於門鄭注云旅衆也士衆謂未得祿所謂庶人在官者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徒而從者七十餘

眷然惟此別夙期幸共存

入彭城館漢書地理志曰彭城古彭祖國

襄君前建國項氏昔稜威襄君宋襄公也彭城爲春秋時宋楚之接壤故北征記云彭城有宋桓魋石柳地理志云彭城有傳陽縣

左傳襄十年云晉滅之以與宋國者也項氏楚項藉也史記曰項羽都於彭城敗於陔下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攝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潘岳馬沂督諫曰秋霜稜威下云鶻飛則宋襄公事也鶻鳴

則楚項羽事也鶻飛傷楚戰雞鳴悲漢圍漢書五行志曰宋襄公區霽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強楚爭盟後六

年為楚所執應六鵠之數云左傳僖十六年曰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與聘於宋宋襄公問焉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杜預曰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之此云鵠飛傷楚戰用五行志文也傷楚戰者即春秋戰於泓之事宋襄公為楚所敗矣左傳作鵠漢書作鵠音同杜預曰鵠水鳥高飛遇風而退莊子云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云雌雄相視則孕雄鳴上風雌承下風是也漢書曰漢兵圍羽陔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鷄鳴歌也

年代一作世殊氓俗風雲更盛衰後漢書二

曰感會風 水流浮磬動山喧雙翟飛禹貢曰泗濱浮磬孔安國傳曰泗水涯水見石可以為磬伏滔北征記曰彭城北六

里有山臨泗是彭城近泗水也禹貢曰羽畎夏翟孔傳云夏翟雉名 夏餘花欲盡秋近鷺將稀淮南子曰仲秋之月玄鳥歸玄鳥鷺

也 槐庭垂綠穗蓮浦落紅衣王儉著淵碑文云贊道槐庭楚辭曰製菱荷以為衣裳芙蓉以為裳王逸曰芙蓉蓮華也說文

曰浦瀕也以周禮三槐為三公之位故槐曰槐庭以楚辭集芙蓉為衣故蓮曰紅衣 徒知日云暮不見舞雩歸春官女巫職曰旱暵

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 擘樹木可以休息故論語云風乎舞雩也

同州還

周書宣帝紀大象二年三月行幸同州庚子自同州至隋書地理志云馮翊郡後魏置董州西魏改同州按元年隋王楊堅為大後丞趙王招等並之國故云范睢入相穰侯出蕃

赤岸繞新村青城臨綺門周書宣帝紀云幸同州自應門至於赤岸澤十里間幡旗相蔽是同州有赤岸澤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城

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 范睢新入相穰侯始出蕃史記曰穰

青城門或曰青門廟記曰霸城門亦曰青綺門

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穰侯之伐齊乃越三魯以攻齊也以此時好說秦昭王王用范雎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高陵之屬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呂穰侯出上林催獵響河橋爭渡喧漢舊儀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史記正義曰河橋在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津蒲橋也

將軍高宴晚來過青竹園東觀漢紀曰上拜寇恂為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國之竹治矢百餘萬 竄雉飛橫澗藏狐入斷原

從駕觀講武周書武帝紀云保定二年十月戊午講武於少陵園

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鬪場漢書揚雄曰聊因校獵以風師古曰校獵謂圍守禽獸而大獵也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今整屋縣東南

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修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為名門曰射熊觀秦漢遊獵之所 置陣橫雲起開營雁翼張

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雜 門嫌磁石礙馬畏鐵菱傷三輔黃圖曰阿房宮兵書曰八陣八曰雁行陣

止之鮑明遠蕪城賦云製磁石以為禦磁石門乃阿房宮北闕門也門在阿房悉以磁石為之故專其目令四巨朝者皆入門而脅止以示神亦曰却胡門鐵菱疑即渠答也漢書晁錯曰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

答蘇林曰渠答 龍淵觸牛斗繫弱駭天狼龍淵劍名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鐵疾黎也

人作鐵劍可乎於是風胡子見二人作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上市晉書曰吳末滅時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繫弱弓名左傳曰封父之繫弱天官書云東有大星曰狼狼

角變色多盜賊下有 落星奔驥駮浮雲上驪驪落星即流星言其疾也李尤七四星曰弧直狼

庚子山集卷二詩 九 中華書局聚

若益野騰駒陳孔璋所云飛兔流星越海者也張衡南都賦曰駸駢齊鑣五臣本作驥驟李善曰穆天子傳云八駿有赤驥驟耳陳琳代曹洪與魏文帝書曰夫駸駢垂耳於坰牧驟音綠字从馬取驥綠耳之義也西京雜記曰文帝有良馬名浮雲驪驪左傳作肅爽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是也杜預曰肅爽駿馬名爽音霜或作霜以肅霜名馬後人更从馬字為驪驪

鼓高塵擁貝裝荀子曰東海有紫紘楊倞注云紫貝也紘當為蚶郭璞謂之石蚶蓋蚌蛤之屬古以龜貝為貨張宴曰裝囊也駭猿時

落木驚鴻屢斷行駭猿養由基事驚鴻更羸事注已見樹寒條更直山枯菊轉

芳一作香豹略推全勝龍韜一作圖揖所長莊子曰從說之則有金板六弢司馬崔云金板六弢皆周書名或曰祕識

也本又作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小臣欣寓目還知奉會昌左傳子玉曰請君馮軾而觀之得臣亦寓目焉蜀都

賦云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劉逵注云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昌慶也言天帝於此會慶建福也時將發師至蜀從駕講武故云

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

報趙王招也周書趙王招傳云保定中拜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按上篇講武詩還知奉會昌下篇奉和趙王送峽中軍知是為益州總管時不然本傳趙王之出師也多矣

上將出東平先定下江兵上將文昌星名東平漢王國也後漢書有東平王蒼又曰王莽地皇三年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

郡國志云南郡編縣有藍口聚注云下江兵所據今當陽縣城是也彎弓伏石動振鼓沸沙鳴韓詩外傳曰昔楚熊渠子夜行

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異苑曰涼州西沙山昔有覆師於此積尸數萬大風吹沙覆成山阜時聞有鼓角聲橫海將軍號長風駿

馬名

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等入軍於越吳都賦曰習御長風狎翫靈胥李善注云越絕書曰子胥死王使捐於大江口乃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

雨歇

殘虹斷雲歸一雁征暗巖朝石濕空山夜火明低橋

澗底渡狹路花中行

觀此數語知是從峽中行也

錦車同建節魚軒異泊

營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城

言與趙國夫人絃豆陵氏同行也漢書西域傳曰初楚主侍者馮嫫能史書習事常持漢節為

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降烏就屠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

人馮夫人錦車待節詔焉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左氏傳曰歸夫人魚軒漢書曰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中羣盜妻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軍中

陵搜得皆斬之又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為一軍史記云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試以婦人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皆引軍中女子之事也漢書

曰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眾完保之因為名也張宴曰范氏能詛胡者時趙王將婦出軍故引軍中女子塞外夫人之事于山紇豆陵墓誌云柱國殿下揚旌玉壘

驅傳銅陵夫人從政月峽贊德雲門是也夫人後薨於成都之錦城矣

小人乖攝養岐路阻逢迎

小人于山自稱也楊子悲岐路

爾雅曰二達謂之岐旁郭注曰岐道旁出也

幾月芝田熟何年金竈成

十洲記曰鐘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

芝草課計頃畝也鮑照舞鶴賦曰朝戲乎芝田史記曰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哀笳關塞曲嘶馬

別離聲

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葭子山身為羈旅又與趙王離別即李陵書所謂胡笳互動牧馬悲鳴者也

王子身為寶深

思不倚衡

王子謂趙王也史記袁盎曰百金之子不騎衡服度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章昭曰衡車衡也

和趙王送峽中軍

一作和趙王送從軍

樓船聊習戰白羽試撝軍

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教習水戰又曰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

戈船上建戈矛呂氏春秋曰武王伐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爲係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

紂軍反走高誘淮南子注云撝揮也

山城對却月岸陣抵平雲

水經注曰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壘相中記曰衡有玉牒焉

案其文治水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

赤虵懸弩影流星抱劔文

風俗通曰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

其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虵宣惡之彬曰此弩影似耳古今注曰吳大皇帝有寶劔六白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

胡笳遙警夜塞馬暗嘶

羣

李陵答蘇武書曰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

客行明月峽猿聲不可

聞

蜀本紀曰蜀王秀所建三峽明月峽巴峽巫峽荆州記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奉和趙王途中五韻

同前

飄飄暎車幕出沒望連旗度雲還翊陣迴風即送師

風后握奇經有雲障風障又六宗箕星有風師之名故云度雲翊障迴風送師也

峽路沙如月山峯石似眉

華陽國志曰巴郡枳

縣有明月峽蜀都賦曰抗峨眉之重阻劉
逵注云峨眉山名在成都南犍爲界

村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錦城

遙可望迴鞍念此時

任豫益州記曰益州城張儀所築錦
城在州南蜀時故宮也其處號錦里

同盧記室從軍

隋書列傳云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
王憲引爲記室其後襲爵容城伯從憲伐齊說伯杜鎮下之是其事也又按齊王憲傳憲
伐齊在天和六年此云同盧記室從軍知
伐齊之役子山同盧愷並從齊王軍行也

河圖論陣氣金匱辨星文

孔安國尚書傳曰河圖即八卦之形河圖論陣氣者
諸葛孔明所謂八陣圖也若八卦矣太公有金匱書

金匱辨星文者步星
宿以紀吉凶之象也

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

後漢書公孫瓚與子續書曰鼓
角鳴於地中漢書曰周亞夫爲

太尉東擊吳楚既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兵事上神將軍何
不從此右去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

函犀恆七屬絡鐵本

千羣

周禮曰函人爲甲犀角七屬陸倕新
刻漏銘曰鐵馬千羣朱旗萬里

飛梯聊度絳合弩暫凌汾

陳琳
武庫

賦曰其攻也則飛梯行雲臨閣靈構隋書地理志云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又正平縣有後
魏南絳郡翼城縣後魏置曰北絳縣并置北絳郡後齊廢新安縣并南絳入焉絳縣舊置絳郡後周置晉
州又曲沃縣有絳山按絳本春秋時晉地左傳莊二十六年晉士薨城絳以深其宮杜預曰絳晉所都也
今平陽絳邑縣時周齊接界並置郡縣故伐齊之師飛梯度絳矣釋名曰弩者怒也其柄曰臂鈎弦者爲

牙隋志文成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後齊爲西汾州後周平齊置總管府
按汾亦春秋晉地左傳稱臺駘汾神時齊未平西汾尙屬於齊故云合弩凌汾也

寇陣先中

斷妖營卽兩分

寇陣妖營謂齊國營陣也

連烽對嶺度嘶馬隔河聞

方言曰烽

虞望也嶺謂絳山河謂汾也

箭飛如疾雨城崩似壞雲

袁宏後漢紀昆陽之戰云弩射城中如雨有流星墮營中正晝有雲氣若

壞山直於營而墮不及地尺而滅吏士皆壓仆

英王於此戰何用武安君

英王謂齊王憲也史記曰白起爲武安君

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

徐國公者若干惠之子若干鳳也周書列傳云保定二年追錄佐命之功封鳳徐國公

八風占陣氣六甲候兵韜

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闔闔風西

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一名融風景風又名凱風左傳襄十八年曰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杜預注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黃帝元女兵法曰禹聞

於風后曰吾聞黃帝有屈勝之圖六甲陰陽之道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說文曰韜劍衣也

置府仍開幕麾軍卽秉旄

漢書注晉灼曰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擣之風濟而波罷張

平子思玄賦舊注尙書曰右秉白旄以麾按執旄以指擣也秦漢以來卽以所執之旄名曰麾謂麾幅曲蓋者也

長旗臨廣武烽火對成

皐

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孟康曰於榮陽築兩城而相對因爲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地理志曰河南郡成皐故虎牢或曰制匈奴傳烽火通於長安師古曰晝則舉燧夜

則舉

巡寒重挾續酌水勝單醪

左傳宣十二年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正義曰玉藻云纁為繭緼為袍鄭云纁新綿也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纁一簞
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成非滋味及之也 陣後雲

逾直兵深星轉高陣雲注見上篇從駕觀講武詩河圖電燄驅龍馬山

精鏤寶刀崔豹古今注曰秦始皇有馬名奔電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龍吳越春秋曰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塞迴翻榆葉關

寒落雁毛如淳漢書注曰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郭璞山海經注曰雁門山即北陵西踰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既得從神

武何須念久勞易繫辭曰古之聰明容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王仲宣從軍詩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

伏聞遊獵

虞旗喜日晴獵馬向山橫周禮曰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石關魚貫

上山梁雁翅行相如上林賦曰蹶石關張揖曰觀各周易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山梁悅孔性白虎通曰雁飛

則成行鮑照出自劄北門行曰雁行綠石起魚貫度飛梁雪平尋兔跡林叢聽雉聲馬嘶山谷

響弓寒桑柘鳴許慎曰南方谿子巨黍蠻巨柘弩皆箐材也聞弦鳥自落望火獸空

驚無風樹即正不凍水還平誰知茂陵下願入睢陽

城漢書曰相如上疏諫獵既病免家居茂陵又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言己欲擬相如病免仍歸梁也

見征客始還遇獵

貳師新受詔長平正凱歸猶言乘戰馬未得解戎衣

史記大宛傳曰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衛青傳云封青為長平侯周禮曰王師大獻則合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也左氏傳曰振旅凱入於晉吳都賦云迄可休而凱歸戎衣者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革弁鄭注云革弁以鞮革為弁又以為衣裹也杜預左傳注曰戎服軍旅之衣也 上林遇逐獵宜春暫

合圍

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史記曰上至長楊獵相如上疏諫之還過宜春宮

漢帝熊猶憤秦王雉

更飛

漢書孝元馮昭儀傳曰上幸虎園鬪獸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走馮婕妤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

敬重焉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為糞弗迷糞弗迷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為寶鷄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糞弗迷逐二童子化為雉雄止陳倉化石雌止南陽

故人迎借問念舊始依依河邊一片石不復肯支

機

蘇武詩曰思心常依依李善注曰依依思戀之貌也荆楚歲時記曰張壽使大夏尋河源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織女取支機石與壽而還言得見故人

述其思婦之情也

奉和闡弘二教應詔

二教謂釋道二教也

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

世說曰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各注經云六通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在心之明也又天竺大

論曰五明一聲明二上巧明三醫方明四因明五內明按此亦五明黃庭內經曰上觀三元如連珠落落明景照九隅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有玉清三元宮元始天尊為主

魚山將

鶴嶺清梵兩邊來

異苑曰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嘗臨魚山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道深亮遠谷流響不覺歛襟祇敬便則而效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豫

章記曰洪井有鸞岡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魚山謂釋鶴嶺謂道言此二教清梵從兩處來也

香煙聚為塔花雨積成臺

說文曰塔西域浮屠也聲上盍切言香煙上浮自聚為塔花雨所落自積成臺不假人力也

空心論佛性真氣辨仙才維摩經喜

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及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魏收釋老志序曰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人謂德充道備堪

濟萬物也漢武內傳王母曰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太仙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為仙人又云劉徹形慢神穢雖管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露

盤高掌滴風烏平翅廻

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二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承掌露和玉屑飲之郭延生述征記云長安宮

南靈臺有相風烏遇風乃動一曰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烏為千里風至此烏乃動

無勞問待詔自識昆明灰

漢書曰東方朔待詔

金馬門應劭曰諸臣才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三輔黃圖曰武帝初穿昆明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朔曰西域胡人知之乃問胡人胡人曰燒劫之餘灰也

至老子廟應詔

虛無推馭辯寥廓本乘蛻

淮南子曰虛無者道之所居也廣雅曰寥空也廓深也淮南子曰乘雲車入雲蜺遊雲霧高誘曰以雲蜺

為馬遊行也

三門臨苦縣九井對靈谿

西京賦曰旁開三門神仙傳老子耳有二門然此三門廟門道也史記曰老子者楚

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索隱曰苦縣本屬陳國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括地志曰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今亳州真源縣是也

盛丹須竹

節量藥用刀圭

言竹中有節可以盛丹也抱樸子曰九丹者神丹之要第二之丹曰神丹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即皆消壞百疾皆愈也

第三之丹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第四之丹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石似臨邛芋第七之丹曰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第九之丹曰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

芝如封禪泥

抱樸子曰洛陽有道士董威輩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敘等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食甘草防風壳實之屬十餘種搗為散先服方寸七乃吞石

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丹砂和清水以石內其中須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石消爛盡也食此石以

最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七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煎之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曰吾聞嶠山之下沃基下有駿鴟至死不饑師古曰駿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

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駿鴟也地理志曰蜀郡有臨邛縣言煮石之爛如臨邛芋也列仙傳曰彭祖常食桂芝又曰鹿皮公食芝草飲神泉史記封禪書正義曰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

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曰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西京雜記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綈其上漢舊儀曰天子信璽六皆

以武都紫泥封之言芝色如封印璽之泥也蓋言神仙之法養芝餌石矣 氈毛新鵠小盤根古樹低 氈鳥易毛也抱

鵠純白能登於木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此云古樹野戍孤煙起蓋老子廟中樹也述異記曰瀨鄉老子祠有紫石榴紅纒李一李二色

春山百鳥啼路有三千別途經七聖迷

禮記王制曰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云

老子西遊在中國三千里之外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李云地名七聖黃帝一方明二昌寓三張若四謂朋

五昆關六滑稽七也

惟當別關吏直向流沙西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人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

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服巨勝寶莫知其所終又著書十篇名關令子列異傳曰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

奉和趙王遊仙

藏山還採藥有道得從師京兆陳安世成都李意期

神仙傳曰陳安世京兆人也為權叔本家傭賃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本遊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急二仙復來詣門叔本使安世出二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誠二人常往來其處叔本怪之曰安世處空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疑非常人乃執弟之禮安世道成白日昇天叔本後亦仙去又曰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於成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劉玄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囁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為吳軍所敗十餘萬眾纜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略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往問吉凶但占其顏色若歡悅則善慘懼則惡後入瑯琊山中不復見出也

相鶴太乙授飛龜

葛洪枕中書曰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皆金玉飾之又曰元都玉京七寶山周廻九萬里在大羅之上城上七寶

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上宮是盤古真人元始天王太元聖母所治中宮太上真人金闕老君所治下宮九天真王三天真王所治玉京有八十一萬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嶽洞室雖有億萬往來如一步

耳道士浮丘公有相鶴經抱樸子曰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凡三篇皆仙術也

白石香新芋青

泥美熟芝

神仙傳曰白石先生中黃丈人弟子嘗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號曰白石先生又曰焦先嘗煮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羊食之又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之

大行山中見山破石裂石中有一穴口經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如梗米飯嚼之亦然言煮白石新香如羊糞青泥美熟如芝也

山精

逢照鏡樵客值

一作

圍棊

抱樸子曰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以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或有來試人者則當

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鏡中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昔張蓋踰及偶高成二人並精思於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

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即成鹿而走又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後鄰伯夷過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樗蒲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

夷佯誤以燭燼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聲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虞喜志林曰信安山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棊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

柯已爛朽遽歸鄉里已非矣又見述異記

石紋如碎錦藤苗似亂絲蓬萊在何處漢

后欲遙祠

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之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木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

風引船去終莫能至云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至海冀獲蓬萊者

奉和同泰寺浮屠

和梁簡文帝也浮圖塔也南史梁武帝本紀大通元年云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幸寺捨身還宮大赦改元大

通以待寺及門名中大通元年帝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三請乃許中大同元年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設解會法大

赦改元是夜同泰寺災梁京寺記曰梁武帝改年號大同起同泰在臺城內窮竭帑藏造大佛閣七層爲火焚武帝捨身施財以祈福自大同以後無年不幸簡文帝集中有幸同泰寺浮屠詩故
子山和之

岌岌凌太清照殿比東京

岌岌高貌太清謂天言塔之高也嶺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張衡著東京賦東京謂洛陽也牟子曰

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白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言神光照殿比東漢明帝時也長影臨雙闕高層出

九城

古詩曰雙闕百餘尺淮南子曰縣圃涼風樊桐在峴崙之中山上有層城九重

棋積行雲礙幡搖度鳥驚

爾雅曰檝謂之棧大者謂之棋郭注云棧檝也檝徒得反棧音亦說文曰礙止也西京雜記曰幡旒光影照耀一殿又按佛家有幡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王巾頭陀寺碑文云勝幡西振言棋高則行雲過而或礙幡長則飛鳥視之而驚也鳳飛如始泊蓮合似初生
西京賦曰鳳鸞翥於薨標薛綜曰謂作鐵鳳鳳張兩翼舉頭數

尾以重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言鑄鳳薨標狀如始泊刻蓮方井形類初生時也輪重對月滿鐸韻擬鸞聲

言塔上懸鏡疑月搖鐸似鸞也周禮鼓人職鄭注云鐸大鈴也西京雜記所謂九子金鈴每好風日鈴聲驚動左右此云鐸韻亦猶是矣畫水流全住圖雲

色半輕

一作行言圖畫行雲流水之象也

露晚盤猶滴珠朝火更明

漢書曰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

仙人掌之屬西京賦曰綴隨珠以爲燭薛綜曰明月大珠夜則有光如燭李善曰火齊玫瑰珠也

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沙城

三輔黃圖曰武帝立子據爲太子開博望苑以通賓客在長安門南杜門外王巾頭陀寺碑文曰脫屣金沙李善注曰拔河一名金沙河雖連博望苑者言簡文時爲太子也還接銀沙城者言佛國也是詩當在

中大通年 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 三輔黃圖曰昆明池中有靈波殿皆以桂為殿柱風來自香列仙傳曰王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於伊洛間

庶聞八解樂方遣六塵情 維摩經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六塵謂色音香味觸法眼入色耳入

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是為六入又為六根又為六職

奉和法筵應詔 周書武帝紀建德元年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

五城鄰北極百雉壯西崑 抱樸子曰仙經九轉丹經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注云北極天之

中以正四時言城高上與北極為鄰也左傳祭仲曰城都過百雉杜預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說文曰崑崙山名佛教出於西方故云西崑 鉤陳橫複

道閭闔抵靈軒 天文志曰鉤陳六星在紫宮中漢書注云上下有道故曰複音復黃圖曰宮之正門曰閭闔 千柱蓮花塔

由旬紫紺園 說文曰塔西域浮屠也昆曇論云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今之二里也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今十六里也 佛影胡人

記經文漢語翻 劉孝標世說注曰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曰佛輕舉能

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人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諸佛經二十四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列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

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還觀焉如此節漢哀成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說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鬼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

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圖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昆邪

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耶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星窺朱鳥牖雲宿鳳凰門
朱鳥朱雀南方神也景福殿賦曰朱鳥舒翼以時衡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

新禽解雜囀春柳臥生根早
雷驚蟄戶流雪長河源
月令云仲春之月雷始發蟄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釋法顯佛國記曰蔥嶺冬夏有雪彼土人人即名為雪山人

建始移交讓徽音種合昏
也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蔥嶺
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蜀都賦曰交讓

所植劉涓林注云交讓木名也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俱生俱枯也出岷山在安都縣洛陽宮殿簿有徽音殿周處風土記曰合昏種也葉晨舒而昏合陸佐公新刻漏銘云合昏書卷是也

風飛扇天辯泉湧屬絲言
本草云合歡即夜合也一名合昏
禮記曰王言如絲天辯絲言謂下詔也

羈臣
羈臣自謂本羈旅之臣也莊子匠石曰散木也是不材之木無所可用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從散木何以預中天
羈臣自謂本羈旅之臣也莊子匠石曰散木也是不材之木無所可用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遙可望終類仰鷗絃
密康琴賦曰鷗鷗游絃李善注云古相和歌有鷗鷗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
一作和趙王游雲居寺

重巒千仞塔危磴九層臺
國語曰晉平公爲九層之臺
石關恆逆上山梁
乍斗廻
張揖曰石關觀名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論語曰山梁雌雉毛詩鄭箋云梁石絕水之梁也
階下雲峯出牕前

風洞開隔嶺鐘聲度中天梵響來平時欣侍從於此
暨徘徊

和何儀同講竟述懷

無名即講道有動定論機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

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又云道無常名易繫辭曰幾者動之微

安經讓禮席正業理儒衣似得遊

焉趣能同捨講歸

後漢書曰朱祐初學長安帝走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

石渠人少歇華陰市暫稀

三輔黃圖曰石渠閣蕭何所造成帝於此藏秘書焉後漢書曰張楷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

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秋雲低晚氣短景側餘輝螢排亂草出

雁捨斷蘆飛

月令曰腐草為螢淮南子曰夫雁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高誘曰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 別

有平陵逕蕭條客鬢衰饑噪空倉雀寒驚懶婦機

別有

子山自謂也地理志云平陵屬扶風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蘇伯玉妻盤中詩曰空倉雀常苦饑崔豹古今注曰蟬蟪一名吟蛩初秋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為懶婦小園賦亦云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

寶欣懷謏

音小

聞逢君理入微

學記曰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鄭注云謏之言小也聞音問

奉和趙王隱士

襄集中有和趙王隱士

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

袁宏後漢紀曰陳蕃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京兆韋著潁川李曇詔公車備禮徵不至

又按後漢書逸民傳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亦五隱也漢書曰疎廣疎受帳飲東都門皆曰賢哉二大夫漢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後漢書曰逢萌解冠挂東都城門

雲氣浮函谷星光集潁川

京房易飛候云視四方常有火雲五色見其下賢人隱也漢書云弘農故函谷關上洛屬弘農四皓隱於

上洛熊耳山故云是矣天文志曰少微處土星也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 霸陵採樵路

一作成都賣卜錢
後漢逸民傳曰韓康

入霸陵山詩云言採其樵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鹿裘披稍裂藜牀坐欲

穿說苑曰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榮啓期對以三樂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阮籍惟

長嘯嵇康訝一絃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白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

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神仙傳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自披髮覆

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嵇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

一弦之琴以成音叔夜乃嘆息絕思也 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短松猶百尺少

鶴已千年言松之短者猶有百尺則長者可知鶴之少者已有千年則老者可知即鮑照升天行所謂躡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者也 野鳥繁絃

礪山花焰火然洞風吹戶裏石乳滴牕前雖無亭長

識終見野人傳高士傳曰韓康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安車以聘之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

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是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又曰漢濱父老者

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父老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下道百步自與言父老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吾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

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
温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擬詠懷二十七首

昔阮步兵詠懷詩十七首顏延年以為在晉文代慮禍而發于山擬斯而作二十七篇皆在周鄉關之思其辭旨與哀江南賦同矣

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索索無真氣昏昏有俗心

魏氏春秋曰阮籍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沈醉日多作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嵇康拜中散大夫宗正喜為康傳曰康善屬文論

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言己處亂世不能飲酒彈琴棄絕人事而困於塵俗深愧二公矣酒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莊子

周謂監河候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戰國策曰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下之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發而驚心未忘聞弦

音引而高飛故創法言己處喪亂之後如失水之魚離羣之雁也風雲能變色松竹且悲吟風雲喻佐命之臣江陵三年即

遭其變松竹比有節之士西魏一使良可
深悲自喻去梁仕周致哀失節也
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 後漢書曰
崔翹字亭

伯寶憲為車騎將軍辟翹為掾憲專權驕恣翹數諫之憲不能容出為長岑長翹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
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於家章懷太子注云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言己身在長安已不得意何

必長岑之
遠乎

赭衣居傅巖垂綸在渭川乘舟能上月飛幟欲捫天

言己本有與梁之大志也赭衣罪人之服也漢書賈山曰秦赭衣半道又賈誼曰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張
宴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傅巖尚書云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王子年拾遺記曰傳說貨為

頰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以玉帛聘為阿衡也嵇叔夜贈秀才
入軍詩云流磻平臯垂綸長川史記曰呂尚以漁釣于周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毛詩鄭箋云

釣者以絲為之綸竹書紀年曰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按傅巖渭川言元帝見用
也上月捫天言其志大也釋名曰幟憲也禦熱也說文曰捫撫持也楚辭曰遂倏忽而捫天 誰知

志不就空有直如弦 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洛陽蘇季子

連衡遂不連 戰國策曰蘇秦字季子洛陽軻里人也始將連衡說秦書上而
說不行言己聘於西魏本欲事秦屬大軍南討是連衡不連也 既無六

國印翻思二頃田 史記云季子嘆曰使我有洛陽真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言
己既不能連衡事秦又不能合縱攻秦身為羈旅翻欲歸家引秦事

所以比魏
周也

俎豆非所習帷幄復無謀 論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習也
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護帷幄決勝千里

不言班定遠應為萬里侯

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

曰生燕額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使西域通三十六國封定遠侯傷己本無謀習而出使不歸玉門生入不可得已燕客思遼水秦人望

隴頭

史記曰荆軻入秦燕丹錢之易水高漸離擊筑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

不悲 倡家遭強聘質子值仍留

漢書李延年曰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倡樂人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左氏傳曰晉

太子圍為質於秦質音致言倡家作妓本不欲嫁質子思歸本不欲留以喻己本不欲仕而魏周逼之若強聘留質矣

自憐才智盡空傷年

鬢秋

子山以元帝承聖三年甲戌聘魏時年四十有二遂老於北地矣

楚材稱晉用秦臣即趙冠

左氏傳曰惟楚有材實晉用之後漢書輿服志曰武冠謂之趙惠文冠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

離宮延子產羈旅接陳完

離宮延子產即左傳子產壞垣事在襄公三十一年莊二十年傳曰陳公子完奔齊齊使敬仲為卿辭曰

羈旅之臣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羈寄旅客也

寓衛非所寓安齊獨未安

言己留魏非所樂也雪泣悲

去魯悽然憶相韓

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西征賦曰丘去魯而顧嘆呂氏春秋曰吳起雪泣而應之高誘曰雪拭也史記張良傳曰韓破良

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讎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去魯喻己去江陵父母之邦也留侯五世相韓庚氏亦父子仕梁深念舊恩矣

惟彼窮途慟知余

行路難

魏氏春秋曰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言己至此惟有窮途之慟而已

惟忠且惟孝爲子復爲臣一朝人事盡身名不足親

言庚氏世德忠孝累傳己爲庚氏之子復爲梁朝之臣今人事既盡身存名滅爲可傷也

吳起嘗辭魏韓非遂入秦

史記曰公

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吳起欲去之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疑之而未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又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律之學而其本歸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

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乃急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言

己去梁卽魏猶吳起辭魏韓非入秦也

壯情已消歇雄圖不復申

言不能爲國報讎也

移住華陰

下終爲關外人

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爲關外人子山辭楚入秦翻懸關內矣

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珠可吐甯知炭欲

一作可

吞

言梁朝以國士遇我有知己之感不能報也易川靈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史記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今智伯知我我報讎而死

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爲報讎而反爲委

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一顧重尺璧千金

輕一言

史記曰藺相如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漢書曰得黃金百金不如季布一諾茲云輕者言使魏爲其所辱也

悲傷劉孺子

悽愴史皇孫

言江陵之敗梁祚日微帝子被戮也悲傷劉孺子者傷敬帝也南史敬帝紀云帝遜位於陳陳受命奉帝爲江陰王薨於外邸是也悽愴史皇孫者傷建鄴江

陵前後二敗簡文元帝諸子遇害者多也漢書王莽傳曰平帝崩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廢
嬰為安定公宣帝紀曰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
帝號曾皇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
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
無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

漢書曰司馬相如為武騎常侍又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文帝葬灞陵故
云灞陵園言己本梁朝文學之臣不能如司馬相如歸守原陵也

榆關斷音信漢使絕經過漢書枚乘說吳王曰昔秦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漢使如張騫甘英之屬云斷音信絕

經過者喻己鄉關之情若遠戍也胡笳落淚曲羌笛斷腸歌李陵書曰胡笳互動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纖

腰減束素別淚損橫波好色賦曰腰如束素傳毅舞賦曰目流涕而橫波恨心終不歇紅

顏無復多自言關塞苦寒之狀若闐怨矣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斷河述異記曰炎帝之女溺死東海

化為精衛其名自呼每啣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一名烏市一名冤禽

白馬向清波乘冰始渡河謂梁元帝承制江陵也清波楚地史記陳涉世家曰黥布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復以陳為楚後漢光武

紀曰帝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置兵須近水移營喜竈多漢書曰韓信破趙諸校問信曰兵法有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

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乎後漢書虞詡傳曰羌寇武都詡遷武
都太守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羌聞之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

之羌不敢逼或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孫臏示弱吾今示彊勢
有不同也及羌敗散詡占相地勢築營壁二十八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時元帝承制馳檄四

方王僧辯等討平侯景正
中興之極盛者也
長坂初垂翼鴻溝遂倒戈
謂元帝即位纔及三年魏軍至襄陽梁王督率衆會

之遂至於敗也時梁魏地分南北有若鴻溝管本梁朝宗室助魏自伐故云倒戈矣三輔黃圖曰甘泉宮有長平坂司馬相如賦云登陂陀之長坂兮列子曰溟海者天池也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

體稱焉喻魏兵之強也項羽本紀曰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詩曰殷士倒戈以喻梁王督蕭牆之變也
的盧於此去虞兮

奈若何
的盧傷元帝之死也虞兮自傷也史記曰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虞兮虞兮奈若何及烏江之敗項王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齒者名曰榆雁一名的

乘棄市凶馬也
空營衛青塚徒聽田橫歌
史記注姚氏曰茂陵東北西者衛青塚東者霍去病塚也崔豹古今注曰

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自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稀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爲挽歌言己不能如衛青之征戰

起塚廬山又不能學田橫
五百人俱死海島也

北臨玄菟郡南戍朱鳶城共此無期別俱知萬里情

漢書地理志曰玄菟郡武帝元鼎四年開高句驪屬幽州應劭曰故真番朝鮮胡國後漢書郡國志曰交趾郡有朱鳶縣又南蠻傳云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嫁爲朱鳶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

之側忿故反光武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討之言己
昔嘗遊令尹今時事

客卿不特貧謝富安知死羨生
左傳宣十二年曰驀敖爲宰杜預注云宰令尹也周禮曰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

庚子山集卷二詩

中華書局聚

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從他國之言亦謂之宰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史記曰秦王拜李斯爲客卿言昔仕元帝嘗遊楚令尹之門今在魏周更事秦客卿之官非惟不慕富貴并不樂生也
懷秋獨悲此平生何謂平
淮南子曰春女思秋士悲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蓋傷己平生之志今安在也

悲歌度遼水

一作易水一作燕水

弭節出陽關李陵從此去荆卿不

復還

水經注曰遼水出碣古山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屈而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有大遼水小遼水漢書西域傳曰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

善北通伊吾千餘里弭節猶持節也杜預曰節國之符信索隱曰節使者所擁也漢書李陵傳曰陵字少卿天漢二年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匈奴戰乃降匈奴中史記曰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徒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軻入秦燕太子錢之易水高漸離擊箏荆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傷已持節使魏不復歸也
故人形影滅

音書兩俱絕遙看塞北雲懸想關

一作天

山雪

言南北兩隔絕也

遊子

河梁上應將蘇武別

李陵與蘇武別詩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搖落秋爲氣淒涼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壞杞梁城

宋玉曰悲哉秋之爲氣也搖落而變衰博物志曰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琴操杞殖戰死妻泣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放聲長號杞城爲之崩殖一名梁言江陵之敗言臣被戮殺傷者衆有夫妻離別之苦也
天亡遭憤戰目蹙值愁兵
史記項羽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大文志曰日濛濛

無光士卒
內亂

直虹朝映壘長星夜落營

天文志曰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蜀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帥大衆伐魏屯於渭

南有長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軍上及墜軍者皆破敗之徵也九月亮卒於軍焚營而退羣帥交怨多相誅殘言梁元帝江陵敗亡之徵也

楚歌饒恨曲南風多死聲

漢書曰項羽軍垓下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左氏傳曰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時梁元帝都江陵本楚地故多引楚事以爲辭

眼前一杯酒誰論身後名

世說曰張季鷹縱任

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此言一杯酒身後名者特言江陵君臣但適一時不顧後慮也如安戀荆楚不歸建業致有此敗惜其不用周弘正朱買臣之言也又于謹來伐時計用三策以帝懦而無謀多疑少斷知其必用下策向使曜兵漢沔席卷渡江丹陽帝居又何患焉嗚呼此其所以無謀也與

周王逢鄭忿楚后值秦冤

周逢鄭忿謂元帝與岳陽王督結讐也楚值秦冤謂西魏之來伐也北史于謹傳云初梁元帝於江陵嗣

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雍州刺史岳陽王督時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是周逢鄭忿也元帝承聖二年紀曰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

定公憾焉使于謹來攻是楚值秦冤也魏相安定公周太祖宇文泰也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又曰鄭文公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

而執二子皆周王逢鄭忿之事史記張儀見楚王曰王爲閉關絕齊使使者西取商於之地六百里王絕齊齊秦交合秦發兵擊之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

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是楚后值秦冤之事也

梯衝已鶴列冀馬忽雲屯

謂西魏將于謹及梁王督會兵來伐軍容之盛也魏

志曰公孫瓚與子續書云袁氏之攻狀若鬼神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城上鶴列陳兵也莊子曰君必威鶴列於麗譙之間後漢書劉表傳曰冀馬雲屯

武安檐瓦振

昆陽猛獸奔

言攻城之急也史記曰趙惠文王時秦軍軍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後漢光武紀曰王尋王邑圍昆陽驅猛獸犀象之屬以助威光武率敢死者乘

之銳奔流星夕照鏡烽火夜燒原

天文志曰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奔星所墜其下

有兵夕照鏡者言其星之明也顏師古漢書注曰夜則舉烽火云夜燒原也爾雅曰高平曰原

古獄饒冤氣空亭多枉魂

記曰

漢武帝幸甘泉長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嶽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以蟲置酒中立消後漢書曰王忱除鄆令到官至齋亭有

鬼數殺過客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物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檄者也明日召游檄詰問具服罪即

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言江陵戰鬪之時殺傷者衆故多冤魂也

天道或可問微兮不忍

言楚辭曰屈原放逐因書其壁呵而問之號曰天問言天使梁亡不可問也

橫流遘屯慝上塲結重氛

屯易卦名陸機功臣頌曰上塲下隲注云塲不澄不清之貌說文曰氛祥氣也聲符分切此祥字如祥桑

之祥蓋謂機祥妖也哭市聞妖獸頽山起怪雲

哭市聞妖獸疑用春秋齊襄公見公子彭生事左傳所謂豕人立而啼是也襄公為

無知所弒矣續漢志曰雲如壞山謂營頭之星也古曰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流血千里言江陵將陷有妖異之徵也

綠林多散卒清波有

敗軍

綠林清波皆楚地也後漢書曰新市人王匡王鳳與諸亡命藏於綠林中漢書曰英布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復以秦為楚綠林多散卒者謂任約謝答仁本侯景之黨元帝復用至此其卒

多散去也清波有敗軍者謂胡僧祐朱買臣之敗也智士今安用忠臣且未聞惜無萬金產

東求滄海君

言江陵敗後智士忠臣無所可用惜己無資不能為國報讎也史記曰秦滅韓張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讎以大父父五世

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相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顏師古漢書注曰滄海君當時賢者之號也

吉士長為吉善人終日善大道忽云乖生民隨事蹇

易曰蹇難也險在前也

有情何可豁忘懷固難遣麟窮季氏置虎振

周王圈

左傳哀十四年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當云麟窮叔氏置然魯三家季孫為政故可通用也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生搏虎而獻天子命為柙而畜之東號是曰虎牢說文曰圈養獸閑周禮鄭注云牢閑也

平生幾種意一旦衝風卷

漢書韓安

國曰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言己道乖事蹇如麟在置中虎居圈內平生志意若衝風之盡卷也

六國始咆哮縱橫未定交

史記索隱注曰六國韓魏趙燕齊楚是也與秦為七國亦謂之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其三國

蓋微又前亡又曰東西為橫南北為縱山東地形縱長蘇秦相六國令縱親而擯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縱而連秦之衡

欲競連城玉翻徵

縮酒茅

史記曰秦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左傳云管仲謂楚王曰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酒茅者時西魏方威比之強秦管與江陵方宜合縱攻秦而反會兵來伐責楚包茅大寶是以西去矣襄陽形勝其為連城也與

析骸猶換子登爨

已懸巢

左傳宣十五年華元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杜預曰爨炊也何休公羊傳注曰骸骨也左傳成十六年曰晉楚戰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曰巢車車上為櫓巢說

文作轆云兵馬高如巢以望敵也檣澤中守草樓也
是巢與檣俱是樓之別名言江陵之危急也

壯冰初開地盲風正折膠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冰始壯地始拆仲秋之月盲風至鄭注云盲風疾風也正義曰皇天云
秦人謂疾風為盲風漢書龜錯曰欲立威者始于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

輕雲

飄馬足明月動弓梢

西京雜記稱漢文帝馬有浮雲之名故馬曰輕雲言馬壯也劉
熙釋各云弦月半之名若張弓弛弦故弓曰明月言兵彊也

楚師正圍鞏秦兵未下

嶠左傳昭二十三年曰二師圍郊郊潁潁杜預注云河
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鞏中郊鞏二邑皆子朝所得昭

二十六年傳曰晉師克鞏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至定四年楚柏舉之敗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正
圍鞏者言楚方盛也僖三十二年傳曰秦穆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曰晉人禦師必

於穀杜預曰穀在弘農滎池縣
西穀字或作嶠戶交反

始知千載內無復有申包

左傳定四年曰昭王
在隨申包胥如秦乞

師立依於秦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明年包
胥以秦師至大敗吳師遂復楚國按江陵之師在承聖三年甲戌冬十一月壯冰以下言自春至秋馬壯

兵彊此時楚師方威秦兵未來何不急徵諸援以備不虞若王僧辯王琳陸法和諸
軍一戰可勝而保守羅郭遂為于謹所破竟無申包胥之一人報讎復國也

橫石三五片長松一兩株對君俗人眼真興理當無

野老披荷葉家童掃栗跔竹林千戶封甘橘萬頭奴

此子山小園賦也言其可以棲遲矣毛詩鄭箋鄂不曰鄂拊鄂足也釋文云拊亦作跔此云栗跔亦栗之
足也漢書曰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吳志曰李衡臨終嘗勸其子曰龍陽洲千頭木奴歲收絹

千疋君見愚公谷真言此谷愚
傷己於此築室真為愚也韓非子曰齊威公入
山問父老曰此何谷曰臣嘗畜牛生犢以子買

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
傍隣以臣為馬遂名為公谷

日晚荒城上蒼茫餘落暉都護樓蘭返將軍疎勒歸

漢書曰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為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又西域傳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巨

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又鄭吉傳曰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後漢書曰耿恭為戊己校尉引兵據疏勒城匈奴攻恭食盡困窮稍稍死亡餘數十人會漢遣軍迎校

尉遂相隨俱歸漢書西域傳曰疏勒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馬有風塵氣人多關塞衣曹子建出行詩曰蒙

霧犯風塵關塞衣謂征衣也言見征客初歸也陣雲平不動秋蓬卷欲飛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曹子建朔風詩曰風飄蓬飛

聞道樓船戰今年不解圍漢書曰楊僕宜陽人也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此章述其南北絕遠之情也

尋思萬戶侯中夜忽然愁言己不能為國建勳也漢書李廣傳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琴

聲遍屋裏書卷滿牀頭雖言夢蝴蝶定自非莊周莊子曰昔

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殘月如初月新秋似舊秋露泣連珠下螢飄

碎火流樂天乃知命何時能不憂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言己功業都捐琴書何益光華已晚隣息衰

秋思之甚為可憂也

憤憤天公曉精神殊乏少

言天道無知有如長夜也莊子曰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憤上內反說文蒼

頭篇並云亂也

一郡催曙雞數處驚眠鳥

說文曰曙旦明也

其覺乃于于其

憂惟悄悄

莊子曰泰氏其餘徐其覺于于邴風柏舟之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毛傳曰悄悄憂貌

張儀稱行薄管仲

稱器小

史記曰張儀魏人也嘗從楚相欽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驛之論語曰管仲之器小哉

天下

有情人居然性靈天

言天道味昧不可問也

在死猶可忍為辱豈不寬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

言人死且可忍豈不能忍辱乎然古人有烈性者獨不安於此故寧死不辱也

其面雖可熱其心長自寒

面可熱者自慚之辭

若兩頰發赤矣漢書鄭崇曰臣心如水慚己面雖可熱而心寒如水異於熱中者也

匣中取明鏡披圖自照看幸無

侵餓理差有犯兵欄

史記曰許負相周亞夫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干寶搜神記曰魏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

問曰男也女也曰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言取鏡照看己面雖無餓死之法亦有兵死之相何竟不能一死行陣也

擁節時驅傳乘亭不據鞍

漢書曰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古漢書注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驛騎漢書曰秦法十里一亭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言己但有驅傳之舉而無據鞍之事也

代郡蓬初轉遼

陽桑欲乾

王僧達咏古詩云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漢書地理志曰代郡秦置屬幽州應劭曰故代國又地理志曰代郡有桑乾縣孟康曰乾音干

秋雲

粉絮結白露水銀團

言衰秋之氣白雲如粉秋露垂珠若水銀團也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一思探禹

穴無用鑿臯蘭

漢書司馬遷傳曰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閉云禹入此又霍去病傳曰過焉支山千有餘里令短兵鑿臯

蘭下師古曰臯蘭山名鑿謂苦擊而多殺也言衰老不能復戰也

倏忽市朝變蒼茫人事非

言建鄴江陵之變也古出夏北門曰市朝易人千載墓平

避讒猶采

葛忘情遂食薇

言在江陵時使於魏是為采葛仕於周是為食薇也子夏詩序曰采葛懼讒也鄭箋曰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史記曰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採薇

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譙周古史考云夷齊採薇有婦人曰薇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是夷齊并不食薇也子山仕周為餐粟矣

懷愁正搖落中心

愴有違

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搖落而變衰

獨憐生意盡空驚槐樹衰

世說曰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

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眾在廳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子山引此作枯樹賦以為世異時移忽忽不樂矣

日色臨平樂風光滿上蘭

西京賦曰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又曰正壘壁乎上蘭三輔黃圖曰上林有上蘭觀又史記周勃傳曰御史

大夫施屠昆邪破縮軍上蘭

南國美人去東家棗樹完

離騷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注云美人謂懷王也王逸章句云靈修美人

以媿於君漢書曰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隣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婦還里中為之歌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

還南國謂楚也美人喻君也時元帝都江陵本楚地故比之南國美人吉婦自喻也東家鬻完喻己身在長安如出婦不還矣抱松傷別鶴向鏡絕

孤鸞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劉敬叔異苑曰罽賓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饗珍羞對之愈戚三年

不鳴夫人曰嘗聞鸞得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沖霄一奮而絕喻己身在異域如別鶴孤鸞也不言登隴首惟得望

長安隴首即隴頭歌所謂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又云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言登隴首得望長安

今己之鄉關在於南國不能復見也

鬪麟能食日戰水定驚龍春秋孔演圖曰麟木精也麒麟鬪日無光博物志曰麒麟鬪而蝕日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

王宮王卒壅之及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章昭曰穀洛二水名也鬪者兩水格有似於鬪喻梁元帝與西魏兩國爭戰也鼓鞞喧七萃風塵

亂九重禮記曰君子聞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周禮注及字林並曰鞞小鼓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王仲宣雜詩曰風飄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呂向日風起舉揚塵埃喻兵戈

暴起也風塵亂九重者言元帝出降天子蒙塵也九重謂君也鼎湖去無返蒼梧悲不從三輔黃圖曰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

有龍下迎迎地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漢武帝於此建鼎湖宮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言魏人戕帝時己在長安不能從君死也徒勞銅爵妓遙

望西陵松魏志曰曹公臨死謂媵好妓人曰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言元帝葬於津陽門外遙望如西陵墓田矣

無悶無不悶有待何可待易曰避世無悶昏昏如坐霧漫漫疑

行海

寧戚歌曰長夜漫漫何時旦沈約詩曰歸海流漫漫

千年水未清 一代人先改

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

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黑黑變黃各三日無悶無不悶言己不隱不仕也有待何可待言欲待梁興而梁反亡也昏昏如坐霧言己之昏憤也漫漫疑行海言己無所歸也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蓋傷梁運之速

昔日東陵侯惟有瓜園在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

卻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言己本梁臣今梁亡而留於長安若東陵故侯也

懷抱獨昏昏平生何所論由來千種意併是桃花源

搜神後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

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

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為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

語云不足為外人論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言已平生懷抱至此皆不足論惟有避秦而已

書帙壺盧一酒樽自知費天下也復何足言

史記貨殖傳曰天山西饒材竹

穀蘆索隱曰穀木名皮可為紙詩云其下維穀毛詩草木蟲魚疏曰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布紙長

數丈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王子年拾遺記曰張儀蘇秦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感天下良書說文曰帙書衣也世說曰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詰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

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壺盧
可以威酒也言己既有避秦之志惟有兩峽之書一樽之酒不足復論天下事也

蕭條亭障遠悽慘風塵多
劉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漢書西域傳曰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陸士龍答張士然詩曰飄飄

風塵 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
春秋左傳僖三十三年曰晉師敗狄於箕卻缺獲白狄子杜預曰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

白部胡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謂之赤白其義
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也關門臨白狄者言關門之

外白狄所居也城影入黃河者
言地近黃河為日景所照也 秋風蘇武別寒水送荆軻
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以天漢元年使匈奴

不降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於是李陵置酒賀武云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催士衆滅兮名已曠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

泣下數行因與武決戰國策荆
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史記曰項羽晨起帳中歌曰力拔山兮氣

蓋世言己入長安之後即景傷懷若李陵之長
絕荆卿之不還又傷江陵之亡同於垓下也

被甲陽雲臺重雲久未開
子虛賦云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堂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李周翰曰陽雲

臺則高唐觀寰宇記曰巫山縣西有陽臺古城即襄王所遊之地亦
曰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被甲陽雲臺謂江陵之師也 雞鳴楚地盡鶴唳

秦軍來
漢書曰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鷓鴣歌也晉書載記曰苻堅淝水之敗其走者聞風聲鶴唳以為晉兵楚地盡言江陵陷秦軍來言魏師至也

羅梁猶下碯揚排久飛灰
言魏師攻城之急也碯大石也古有矢石蓋用石擊之也左傳檣動而鼓買達以旛為發石一曰飛石引

范蠡作飛石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礮以礮敵也魏志曰袁尚使審配守鄴太祖進攻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生擒配礮字或作礮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音力對反羅梁猶下礮者言城上轉石自高而下也時魏軍大攻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矣後漢書曰楊璇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獮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置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擊弓弩刺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此言久者謂兵弱敵強不能固守也

出門車軸折吾

王不復回

言元帝出降遂見害也漢書曰上徵臨江王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返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郵都簿責訊王王

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咸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時元帝出降見執如梁王蕭管營甚見詰辱督遣尙書傅準監行刑進土囊而殞之是去不還矣

和張侍中述懷

張侍中疑卽張綰也梁書曰張綰字孝卿繼第四弟也承聖二年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病免後卒於江陵或當時有述懷之詩子山和之其旨與上詠懷二十

七首同

陽窮乃悔吝世季誠屯剝

乾上九亢龍有悔子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荀爽曰升極當降故有悔屯卦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崔

憬曰於人事則是運季業初之際也剝卦辭曰剝不利有攸往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荀爽曰謂陰外變五五者至尊爲陰所變故曰剝也言梁運之將終也

奔河

絕地維折柱傾天角

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

成羣海水

飛如雨天星落

揚雄劇秦美新曰神歇靈液海水羣飛劉良曰海水羣飛喻天下亂也漢書劉向封事諫曰夜中星隕如雨

負鋪遂

移山藏舟終去壑

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即石壑壤運於渤海之尾河

曲智叟笑而止之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錡也聲楚甲切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生民忽已魚君子徒為鶴

左氏傳曰微禹吾其魚乎抱樸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鶴小人為沙蟲以上言

梁朝太清承聖之亂公私塗炭也

疇昔逢知己生平荷恩渥故組竟無聞程

嬰空寂寞

言梁朝舊臣蒙君知己之恩無一人可圖報復也傷簡文諸子及元帝子愍懷始安也故組疑作胡組漢書丙吉傳曰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幾不全者

數焉吉數勅保養乳母視遇甚有恩惠吉曰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史記曰屠岸賈作難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趙武於山中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

永

嘉獨流寓中原惟鼎鑊

此下自序也王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號永嘉永嘉之後懷愍遇害劉石繼亂矣獨流寓者謂己此時流寓長安也

謝靈運述祖德詩曰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李善注曰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中原謂洛陽也說文曰鑊鑊也胡郭切周禮烹人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鄭注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臘之器既熟乃烝於鼎齊多

道險臥槐櫨身危累素殼

槐櫨井上汲水圓轉

木也言人臥於槐櫨之上木轉則大有墜井之患是其至險者也道險臥槐櫨者言如臨深淵也世說曰顧愷之作危語曰井上轆轤臥嬰兒劉子政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

蒼加九鷄其上公曰子作之荀息以葦子置下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危哉潘岳西征賦曰危素卵之累殼

戰國策蘇代謂孟嘗君曰子東園之桃梗耳逢雨下溜水至則漂之而去言己之漂泊無定如木梗之在漂流秋風之卷飛籜也服虔曰籜笋皮也詩云籜兮籜兮風其吹女注稿也

不歸吳陸機猶在洛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張翰

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晉書曰漢陽錢遂盡長陸機年二十而吳滅太康末與弟雲同入洛以喻己本吳人今留秦地矣

安米空索後漢書趙壹漢陽人賦曰文籍徒滿腹不如一囊錢漢書東方朔曰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時占季主

龜乍販韓康藥史記曰者傳曰司馬季主者楚人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同輿而之市遊於卜肆中聞其言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以為老莊之

義未有以異也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伯休嘆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

為乃遯入霸陵山中言己在長安特如季主賣卜韓康市藥耳無求見用於世也

伏轅終人絆垂翅猶離繳漢書曰局趣效轅下

徒懷琬琰心空守黃金諾周禮曰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圭以易行以除惡鄭注云琬猶圓也琬圭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

錫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琬圭亦王使之瑞節琬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令為善者以此圭責讓諭告之也又曰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焉楚辭曰懷琬琰以為心漢書曰得黃金百不

如季布一諾言當使魏之持此瑞節本以王命出使而魏不保其信為徒然也

號鄭終無寄齊秦竟何託國語曰鄭桓公從史

伯之言乃東寄帑與賄號節受之後二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號節之地史記曰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曰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使使者從儀西取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懷王大悅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曰西起秦惠北絕齊交兩國之兵必至楚王弗聽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發兵擊之大敗我軍遂取漢中之郡號節終無寄者言當使魏之後師下江陵帝與愍懷始安俱戮何所寄帑也齊秦竟何託者魏分東西大夫唯閱西魏本秦地高氏受禪東魏是曰北齊都於鄴秦師來征齊兵不救竟何所託也

周君子常思毫
言江陵亡後有黍離麥秀之感也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故殷

寂寥共羈旅蕭條同負郭
左傳陳公子完曰羈旅之臣史記曰張負

農談
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做席為門劉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子在周日久雖位望通顯周之帝王並遇恩禮而鄉關之思彌殷是以義共羈旅之疎情同負郭之貧也

止穀稼野膳惟藜藿
周禮鄭注曰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

樂楚琴悲忘憂魯酒薄
左氏傳曰晉侯觀囚於軍府見鐘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渭濱觀坐釣谷口看秋穫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

惟有丘明恥無復榮
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遇太公於渭之陽漢書曰谷口鄭子真

期樂
論語曰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孔曰左丘明魯太史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傳三十卷後漢陳元所謂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者也高士傳曰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

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矣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

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言己惟有自取而已無復可樂也 夷則火星流天根秋水涸高誘淮南

子注曰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言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詩云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杜預左傳注曰大火心星也七月即見爾雅曰天根氐也郭璞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

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淮南子 仲秋之月云是月也水始涸 冬嚴日不暖歲晚風多朔冬嚴嚴寒也朔風北方風也爾雅曰朔北方

也王正長雜詩云朔風動秋草言秋冬之際觀搖落變衰之象為可悲也 楊浮有怪雲細凌聞災雹漢書曰楊浮雲淮南子曰浮楊

於無吟崖之際高誘曰浮楊猶遊翔也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曰分春秋分至冬夏至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楊浮有怪雲者言當此秋冬殺物之候見怪雲遊翔而起也周

禮曰凌人掌冰十二月令斬冰三其凌鄭注云凌冰室也左傳昭四年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杜注云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也西京雜

記云董仲舒曰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兩則凝結成雹焉細凌聞災雹者亦言十二月固陰沍寒之時也 木皮三寸厚涇泥五斗濁

漢書晁錯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羸毛其性能寒能音耐又溝洫志鄭白渠歌曰涇泥一石其泥數斗斗音主言己來此西北苦寒之地加以秋冬肅殺之

景且喻顏之厚矣有如木皮身名混濁無分涇渭也 雖忻曲轅樹猶懼雕陵鵠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觀者如市而

匠石不顧曰是不材之木也又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 生涯實有始天道終

虛橐言人生有始天道不終也毛萇云大曰橐小曰囊埤蒼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 且悅善人交無疑朋友數

論語何宴注云謂速數之數言張侍中為善人與己為朋友不嫌其廣也 何時得雲雨復見翔寥廓雲雨謂際時也言何時梁運復

興得遂其冲霄之志也廣雅曰寥空也廓深也

奉和示內人

然香鬱金屋吹管鳳凰臺

說文曰然燒也鬱金香草也樂府云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列仙傳曰蕭史善吹簫秦穆公

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為作鳳凰臺

春朝迎雨去秋夜隔河來

春朝迎雨去即宋玉所謂朝為行雲暮為

行雨是也秋夜隔河來即續齊諧記桂陽成武丁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是也

聽歌雲即斷聞琴鶴倒回

列子曰薛談學謳於

秦青辭歸青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風俗通曰春秋師曠為晉平公作清角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於天平

公大悅坐者皆喜

春牕刻鳳下寒壁畫花開定取流霞氣時添承

露杯

抱樸子曰項曼都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三輔舊事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二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

奉和趙王美人春日

直將劉碧玉來過陰麗華

樂府有碧玉歌樂苑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後漢書曰

光烈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為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抵言滿屋裏併

作一園花

言美人顏色如花也

新藤亂上格春水漫吹沙

幽明錄云句章人至東野還暮見路傍有

小屋燈火因投宿有女子彈絃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綫復一綫欲知我姓名
姓陳名阿登釋名曰穀謂沙穀取蹴蹴如沙也亦言美人與春花相若矣

步搖釵梁動

紅輪跛角斜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女弟上襪三千五條有黃金步搖梁簡文云九梁
插花步搖為古沈約詩云畫扇迎朝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詩云粉白映輪紅

或疑如婦女所執暖
扇之類所未詳矣

今年逐春處先向石崇家

續文章志曰石崇資產累巨萬
金宅室與馬僭擬王者庖膳必

窮山陸之珍後房數百皆曳紈繡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時之選築樹開沼彈極
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後靡而崇為居最瑋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奉和趙王春日

城傍金谷苑園裏鳳凰池

晉書曰石崇有別業在河內縣金谷
澗中又荀勗曰奪我鳳凰池

細管調

歌曲長衫教舞兒向人長曼臉由來薄面皮

楚辭曰蛾眉曼
睩目騰光長髮

曼鬢豔陸離王
逸曰曼澤也

梅花絕解作樹葉本能吹

梅花樹葉謂笛箏之類笛中有落梅
花曲傳玄筵賦曰吹葉為聲

香煙龍口出蓮子帳心垂

香煙龍口出者言香爐刻為龍形薰香煙從口中出
也蓮子帳心垂者所謂金蓮帳是也鄭中記曰石虎

冬月用複帳帳之四角安金銀鑿鏤香爐燕以
百和香帳頂安金蓮花中縣金箔織成錦囊

莫畏無春酒須花但見隨

詩云
為此

春酒

夢入堂內

雕梁舊刻杏香壁本泥椒

間居賦曰飾文杏以為梁西京雜記曰温室以椒塗壁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泥塗取其温而芬芳也

幔繩金麥穗簾鉤銀蒜條

言金繩如麥穗銀鉤若蒜條象其形也

畫眉千度拭梳

頭百遍撩

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畫代其處也黛說文作騰畫眉也聲徒耐切字同漢書比疎一史記作比余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比音鼻廣雅云比橫也蒼頡篇

曰靡者為比蠱者為梳說文曰撩理也聲洛蕭切

小衫裁裏臂纏絃掐抱腰

釋名曰衫芟也衫未無袖端也抱腰疑即抱腹注見

下夜聽搗衣篇纏絃抱腰如古鞞帶之飾矣

日光釵焰動牕影鏡花搖

說文曰釵筴屬飛燕外傳有七出菱花鏡一奩故云

鏡花歌曲風吹韻笙簧火炙調

漢書音義曰律得風氣而成聲周禮笙師掌教笙鄭注曰笙十三簧爾雅郭璞注曰列管箏中

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

即今須戲去誰復待明朝

和詠舞

和梁簡文帝也簡文有詠舞詩

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

楚辭曰娉容俯態絙洞房又云蘭膏明燭華容備張衡七辨曰淮南清歌燕餘才舞荀悅漢紀曰趙氏善

舞號曰飛燕上悅之由體輕而封皇

頓履隨疎節低鬟逐上聲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昂

頓足起舞四聲中有上聲上音賞

步

轉行初進衫飄曲未成鸞迴鏡欲滿

鶴顧市應傾

范泰鸞鳥詩序云昔罽賓王結置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一奮

而絕越絕書曰闔廬子女冢在
閻門外舞鶴吳市殺生送死

已曾天上學詎是世一作見地中生

夜聽搗衣

秋夜搗衣聲飛度長門城今夜長門月應如晝日明

字林云直春曰搗古人搗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春米然今易作臥杵對坐搗之取其便也漢書外戚傳曰陳皇后罷退居長門宮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三輔黃

圖曰長門宮離宮在長安言明月夜
砧長門別怨聞之愈增愁思也

小鬟宜粟瑱圓腰運織成囊髻也粟眉飾也瑱耳飾也

東觀漢記曰明帝馬皇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尙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左氏傳曰縛一如瑱杜注云瑱充耳也劉熙釋名曰瑱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或

曰充耳塞耳所以止聽也故里語云不瘖不聾不成姑公圓腰疑抱腹也釋名云抱腹上下有帶抱裹其腹上無襜者也又有帕腹橫帕其腹也言施小鬟更束縛其腰便於春杵也

秋砧

調急節亂杵變新聲

謝惠連搗衣詩云欄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善曰砧搗帛之質也文字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猪金切爾雅曰砧謂之虔

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絕鳴石砧石也砧以石為之桐謂杵以桐木為之

鳴石出華陰

虛桐採鳳林

言砧石杵桐之所出也山海經曰長石之山有谷名曰共谷共水出焉西南流至於洛其中多鳴石郭璞注云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

聞七八里今零陵泉陵縣永正鄉有鳴石二所其一狀如鼓俗謂之石鼓卽此類也張協七命曰鳴鳳在林穎於黃帝之園

北堂細腰杵南市女

郎砧

搜神記曰何文暮入北堂梁上有一人高冠朱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文呼細腰問向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曰杵也今在竈下文掘金燒杵由是大富水經注漢水南

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窺窺狀高及即其所裁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廟及搗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 擊節無

勞鼓調聲不用琴言砧杵能諧音節不須鼓琴也並結連枝縷雙穿長命針

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闌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

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言搗衣之時見衣中縷猶並結針尙雙穿則思婦之獨守倡樓蕩子之遠為征客能無愁怨乎蓋傷別之辭也

同心竹葉碗雙去雙來滿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張協七命曰豫北竹葉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言同心

及雙去雙來者按春杵兩人對為之謝惠連搗衣詩云微風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皆取兩人之義矣 裙裾不奈長衫袖偏宜短

釋名曰裾下羣也連接裾幅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常見裾也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 龍文鏤剪刀鳳翼纏蓼管言裁衣也

謝惠連搗衣詩云裁用箚中刀縫為萬里衣龍文鏤剪刀者言剪刀之上刻鏤龍形用為裁剪也蓼說文云差也聲所今切蓼疑即蓼音讚綴衣也鳳翼纏蓼管者言綴以鳳文也蓼字从竹參故云蓼管

風流響和韻哀怨聲悽斷新聲繞夜風嬌轉滿空中

應聞長樂殿判徹昭陽宮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長信長秋永壽永寧四殿高帝居此後太后常居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

俱為婕妤貴傾後宮班婕妤居增成舍漢書曰趙氏姊弟嬌妬班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言長樂宮有長信殿班姬失寵聞此砧聲愈增愁怨昭陽趙氏姊弟所居最為寵幸故判徹也判與

拚同 花鬢醉眼纈龍子細文紅鬢髮也纈胡結切廣韻云結也言淚眼如醉當此春杵之際或亂髮下垂與眼若相繫也李

賀詩云青琴醉眼淚泓泓本此古今注曰蠓蛭守宮一名龍子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濕摺通真朱體盡赤重七斤搗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耦則落故云守宮知守宮名龍子也

夕露吹衣一夜風說文曰摺之涉切玉堦風轉急長城雪應闐班婕妤

傷賦曰華殿塵兮玉堦苔江淹詠班婕妤詩云竊愁涼風至吹我玉堦樹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譴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陸機從軍行云北戍長城阿是也言婦在下堦搗衣寒風

甚急因思夫在長城遠戍飛雪應闐矣蓋傷征夫之苦寒也新綬始欲縫細錦行須纂後漢書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解

去絨佩留其係遂以為章表秦以采組連結於襪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有黃赤綬赤綬綠綬紫綬青綬黑綬黃綬釋名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於其價加金故其制字帛與金也言搗帛裁衣將以寄遠

也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魏志注嵇康別傳云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

矣後漢書曰曹操聞彌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吏衡方為漁陽參搗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章懷太子注云搗及搗並擊鼓杖也參搗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儒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

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詩意參曲奏之名則搗字入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搗而去足知參搗二字相連而讀參字音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按此詩所云漁陽搗三字

與廣陵散對是為曲奏之名參加手旁韻為七紺從僧儒之義也蓋言砧杵之聲較煩於琴更急於鼓也新月動金波秋雲汎濫過

漢書月穆穆以金波秋雲白雲也誰憐征戍客今夜在交河漢書有七科適戍屯兵而守也又曰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有交

遠城下河水分流

復

令悲此曲紅顏餘幾多言彼柳陽以離別為賦臨江之愁思作歌者復令悲此搗衣之曲紅顏無復多也

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周書明帝紀曰帝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刊校經史公之得預蓋此時也又北史庾季才傳曰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劉儀同劉臻也

止戈興禮樂修文盛典謨 左氏傳曰夫文止戈為武尚書有典謨 壁開金石篆河

浮雲霧圖 孔安國尚書序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

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篇寫之增多伏生五篇竹書紀年曰黃帝五十年天霧三日三夜龍圖出河 芸香

上延閣碑石向鴻都 魚豢典略曰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曰芸臺漢書曰武帝時內有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

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有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後漢書曰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書冊於碑令工鐫刻於太學門外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諸

為尺牘及書為篆者皆引 誦書稱博士明經拜大夫 漢書曰伏生濟南人也故召遂至數千人焉 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

尚書者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詔使朝錯往受之又曰韋玄成以明經擢為諫大夫 壁池寒水落學市舊槐疎 一作枯三輔黃圖曰

壁廳如壁之圓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又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 高譚變白馬雄辯塞

飛狐 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 月落

將軍樹風驚御史烏 後漢書曰馬異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漢書朱博傳曰御史府中列柏常有野烏數千棲

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休廢御史大夫之職

子雲猶一作方

汗簡温舒正削蒲

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劉向別錄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漢書曰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

用寫書後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位至臨淮太守

連雲雖有閣終欲想江湖

曹子建節遊賦曰連雲閣以遠徑潘岳秋興賦序曰

高閣連雲又曰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恩

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

和宇文內史和悼周明帝也周書明帝紀云武成二年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漸辛丑崩於延壽殿

北原風雨散南宮容衛疎

北原北陵也原陵通稱西都賦曰北眺五陵三輔黃圖曰太上皇葬櫟陽北原漢書音義曰原再也謂已

立廟更立者為原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

待詔還金馬儒林歸石渠

三輔黃圖曰金馬門宦者署武帝時大宛

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為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石渠閣蕭何造其下韞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為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秘書焉

徒懸

仁壽鏡空聚茂陵書

周書明帝紀云帝善屬文採探衆書自黃農以來訖於漢魏末敘為世譜凡五百六卷所著文章十卷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

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二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漢武內傳曰武帝遺詔以雜道書三十卷置棺中河中太守張純以書進宣帝時有武帝典書即再登見之流涕曰此先皇殯時物也漢書

云武帝葬茂陵臣瓚曰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竹淚垂秋筍蓮衣落夏蕖

博物志云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淚揮竹

竹盡斑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
王逸曰芰菱也荷芙蓉也
顧成始移廟陽陵正徙居三輔黃圖曰故文帝廟號顧成廟孝文四

年作顧成廟在長安城南文帝自為廟制度逼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
成也景帝陽陵在長安城東北四十里按景帝五年作陽陵起邑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丈舊蘭

憔悴長殘花爛熳舒别有昭陽殿長悲故一作婕妤漢書

婕妤成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威婕妤失寵希復進見退
處東宮作賦自傷悼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囂因葬園中以喻宇文內史入重陽閣有傷悼之辭也

忝在司水看治渭橋

本傳云孝閔踐祚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是也漢書注蘇林曰渭橋在長安三里跨渭水為橋王褒集中有和庾司水修渭橋詩

大夫參下位言己為下大夫之職也司職渭之陽言為司水看治渭橋在渭水之陽也富平移

鐵鑠一作鑠柱甘泉運石梁晉陽秋曰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博物志曰秦始皇在驪山之北運取大石於渭北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為

不流千人唱萬人鉤金陵餘石大如壚跨虹連絕岸浮龜續斷航爾雅曰婦竦謂之雲婦竦虹也郭注云俗呼為美人虹江東呼

雲月令季春之月虹始見音義云虹雙出鮮威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蛺是陰陽交會之氣言橋
以之也爾雅注曰兩匡累者為岸說文曰龜大龜也女中要記曰千歲之龜能與人語江淹恨賦曰方欲

駕龜鼉以為梁方言云關西東或謂舟為航說文作航在方部航胡郎切春洲鸚鵡色流水桃花香水經注曰黃鸝磯在鸚鵡之下

尾此云鸚鵡色言綠色似之也漢書溝洫志曰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師古日月
星令仲春之月如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水洋泉流猥集波瀾威故謂之桃花水耳

精逢漢帝釣叟值周王

千寶搜神記曰蜀張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侍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

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史記曰呂尚蓋嘗困窮年老矣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

平堤

石岸直高堰柳陰長

廣雅曰堰漚堰也謂潛築土以壅水也

羨言杜元凱河橋獨

舉觴

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

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不能施其微巧

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

虹粉跂鳥翼山節拱蘭枝

爾雅曰蟠螭虹也粉疑作芬說文曰芬複屋棟也翼屋榮也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又云列栱棟以布

翼呂延濟曰梁曲如虹故言虹梁臣向曰言棟上布椽如翼也此言虹若虹梁矣芬音汾包咸論語注云節者栒也刻鏤為山蘭枝木蘭枝也

畫梁雲氣繞彫

牕玉女窺

王褒甘泉頌曰采雲氣以為楯西京賦曰繡栒雲楣薛琮曰楯梁也皆雲氣畫如繡也魯靈光殿賦曰玉女窺牕而下視

月懸惟返

照蓮開長倒垂

魯靈光殿賦曰璧暉曜以月照李善曰言璧之白如月之照也賦又曰反植芙蓉張載曰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

盤根細

壤石行雨暴澆池長藤連格徙高樹帶巢移鳥聲唯

雜囀花風直亂吹白虎題書觀玄熊帖射皮

後漢有白虎觀周禮王大射共

熊侯

文絃入舞曲月扇掩歌兒

張揖廣雅曰琴五絃官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見世本班婕妤怨歌行曰裁爲合

歡扇團團似明月

玉節調笙管金船代酒卮

說文曰古者玉瑄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瑄前零陵文學姓奚于冷道舜祠

下得笙玉瑄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凰來儀也漢書音義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古以玉作不但竹也按瑄从玉管从竹節竹約也以玉爲之故云玉節矣八王故事曰陳思有神思爲鴨頭杓浮於九曲酒

池王意有所勸鴨頭則迴向之又爲鶻尾杓柄長而直王意有所到處於罇上鏃之鶻則指之大業拾遺云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船行酒每一船一人藥酒杯一人捧酒鉢一人撐船二人盪

槩遶曲水池隨岸而行疾於水飾水飾遶池一匝酒船得三遍每到坐客處即停住藥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酒客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向捧酒鉢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飾自行按金船即鴨頭杓之遺陳

思王所制也後李白詩云却放酒船回李商隱詩云兩送酒船香皆云酒卮蓋本此也

若論曹子建天人本共知

鄴渾嘆曹植之材謂之天人

同會河陽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

周書曰李綸爲河陽郡公

橫階仍鑿澗對戶卽連峯暗石疑藏虎盤根似臥龍

楚熊渠子漢李廣皆夜行射寢石以爲虎故石疑藏虎抱樸子云于龍之松其狀如龍故根似臥龍也

沙州聚亂荻洞口礙橫松

陸機云亂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

引泉恆數派開巖卽十重北閣聞吹管南

鄰聽擊鐘

左太冲詩曰南隣擊鐘磬北里吹笙等

菊寒花正合杯香酒絕濃由來

魏公子今日始相逢

漢書地理志云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故河陽公稱魏公子比戰國信陵矣

登州中新閣

跨虛凌倒景連雲拒少陽

漢書如淳注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魯靈光殿賦曰承明堂於少陽李善注云漢

書曰少陽東方也凌倒景言其高也拒少陽言其在東也

璇極龍鱗上雕甍鵬翅張

甘泉賦曰璇題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棖椽

之頭皆以玉飾也漢書音義曰三輔間謂屋梁為極也魯靈光殿賦曰翦綵綬而龍鱗說文曰甍屋椽也徐鍇曰所以承瓦聲莫耕切莊子曰北海有鳥曰鵬璇極言以玉飾梁也龍鱗似龍之鱗雕甍畫棟也鵬

翅謂棟翅若飛翔者

千尋文杏照十里木蘭香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文杏材有文采者也述異記曰木蘭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

昔吳王闔廬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閒居賦曰刻木蘭以為棖兮飾文杏以為梁

開牕對高掌平坐望河梁

西京賦曰

巨靈夙最高掌遠懸以流河曲開牕對高掌者言對二華之山也魏文帝燕歌行曰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平坐望河梁者言閣之高上凌天河也梁橋也

歌響聞長

樂鐘聲徹建章

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建章宮在未央宮西長安門外

賦用王延壽書須

韋仲將

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遊魯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賦甚奇之遂輟世說曰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

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用勅兒孫勿復學書

龍來隨畫壁鳳起逐吹簧

毛萇曰簧笙也說文曰笙象鳳身言畫龍疑真刻鳳

儼若吹簧也

石作芙蓉影池如明鏡光

郭璞曰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

花梁反披葉

蓮井倒垂房

所謂井者淮南子曰大樽駕與宮室延樓棧道鷄棲井餘高誘曰雞棲井餘復金癸井刻花置其中也餘音貫漢書有井餘樓餘音韓西京賦曰蒂倒茄於藻

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棖與璧璫流景曜之鑠鑠薛綜注曰茄藕莖也以其莖倒植於藻井其華下向反披也華棖畫其棖也魯靈光殿賦曰圓淵方井反植荷葉綠房紫的密窠垂珠張載注云綠房芙蓉之房也芙蓉蓮也窠張滑切窠丁嫁切反坡倒垂皆謂根在上而葉在下也云藥井者當棟中交木方若井幹刻以蓮花也

徒然思鷺賀無以預

鷓鴣翔

淮南子曰大廈成而鷺雀相賀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各曰鯤化而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鷓鴣賦云鷺鷥鷓鴣鴻李善注云鷓狀如鷓而大

歲晚出橫門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

年華改歲陰遊客喜登臨

楚辭曰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據鞍垂玉帖橫腰

帶錦心

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

冰弱浮橋沒沙虛馬跡深倚弓依石

岸回牀向柳陰智瓊來勸酒文君過聽琴

干寶搜神記曰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以

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遺令下嫁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非常人之容覺悟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軒

車從一婢服羅綺之衣姿顏言體壯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車上有壺榼青白琉璃五貝飲嚼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遂為夫婦漢書曰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

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

明朝雲雨散何處更相尋

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

朝暮暮陽臺之下日而視之如言故為立廟曰朝雲

北園射堂新成

周書若干惠傳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徙堂於惠宅

軒臺聊可習仙的不難登

山海經曰西王母之山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

轉箭初調筈

橫弓先望朔

筈音括筈會也謂與弦相會也朔射埒也

驚心一雁落連臂兩猿騰

上更羸事

下養由基事注已見

直知王濟巧誰覺魏舒能

世說曰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營其角王武子語君夫曰我射不如卿今指賭

卿牛以錢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駁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鸞便去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少工射為後將軍鍾毓

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間雅殆盡其妙毓嘆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

空心不死樹無葉

未枯藤擇賢方知此傳卮喜得朋

禮記鄭注曰卮酒器也易曰東南得朋

庾子山集卷之三

庾子山集卷之四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詩

園庭

杖鄉從物外養學事閑郊

禮記曰六十杖於鄉

窮愁方汗簡無遇始

觀爻

後漢書曰吳陔殺青簡以寫經書章懷太子注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易有三百八十四爻

谷寒已

吹律簷空更剪茅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齊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漢書曰茅茨不翦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

樵

隱恆同路人禽或對巢

臧榮緒晉書云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山則異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

巢故一號巢父

水蒲開晚結風竹解寒苞

鮑照採桑詩曰早蒲時結蔭爾雅曰如竹箭曰苞郭注云條竹性叢生

古

槐時變火枯楓乍落膠

淮南畢萬術曰老槐生火山海經曰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化為楓郭璞曰楓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之香

楓是膠楓樹脂也

倒屣迎懸榻停琴聽解嘲

魏志王粲傳曰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

之後漢書徐穉傳曰豫章太守陳蕃不接賓客惟見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陳蕃傳曰太尉李固表薦遷樂安太守郡人周瑒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

之二傳互載在豫章則特設以待穉在樂安則特設以待璆並有懸榻之事也揚子解嘲序云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香螺酌美酒枯蚌

藉蘭殺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獄有香螺卮出南海一名丹螺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思懷李夫人侍者覺帝容色慙怨乃進泱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祗之國

知螺可用為酒卮也邊讓章華賦曰蘭殺山疎椒酒淵流注云蘭殺芳若蘭也飛魚時觸釣翳雉屢懸庖王子年拾遺記曰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沙海七言頌曰百齡暫死食飛魚此云飛魚蓋言遊魚之觸釣也周禮有庖人鄭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宜釋曰言庖者今之廚轉作包者欲取庖人主六獸

六禽以供庖廚有裹肉之意也庖扶交反但使相知厚當能來結交

歸田子山欲歸田里故作是詩

務農勤九穀歸來嘉一廛周禮冢宰職云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稻麻大小豆

大小麥也後鄭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秫大麥而有梁苳苳音述苳音瓜彫胡也周禮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注云廛民之區域也以廛里在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天一廛百畝揚子雲有田一廛

謂百畝之居也穿渠移水碓燒棘起山田漢書曰穿漕渠通渭孔融曰水碓之巧勝於聖人斷木掘地說文曰碓春也棘荆棘

燒棘謂芟草除地也鄭司農注周禮三農平地山澤知有山田矣樹陰逢歇馬魚潭見酒船苦李無

人摘秋瓜不直錢晉書曰王戎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吳越春秋曰

越伐吳吳王遜去走三日三女腹餒口饑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撥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嘆曰子胥所謂且食者

越伐吳吳王遜去走三日三女腹餒口饑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撥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嘆曰子胥所謂且食者

也 社雞新欲伏原蠶始更眠荆楚歲時記曰春分曰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

田以為候社日四鄰並結綜合社牲醪為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周禮曰馬質禁原蠶者鄭注云天文辰為馬故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今日張

平子翻為人所憐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衡著歸田賦李周翰曰衡遊京師四十不仕順帝時閭官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子山本張平

子之賦而作此詩焉

寒園卽目

寒園星散居搖落小村墟釋名曰星散也列位布散也青遊仙半壁

畫隱士一牀書子月泉心動陽爻地氣舒禮記曰仲冬泉水動律書云十一月律中

黃鍾黃鍾者陽氣鍾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爻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後漢書魯恭議奏曰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芰而猶感陰在上地凍水

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至十一月堅冰至也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雪花深數尺冰牀

厚尺餘韓詩外傳曰雪花六出故雪曰雪花左氏傳曰闕地下冰而牀焉故冰曰冰牀博物志曰北方地寒冰厚三尺氣出口為凌蒼鷹斜望雉

白鷺下觀魚春秋文曜鉤曰金伐木故鷹擊雉李陵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燿似蒼鷹張華鷓鴣賦云蒼鷹鷺而受縲爾雅曰鷺春鉏郭注云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

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攤名之曰白鷺縵陸機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更想東

都外羣公別二疎

漢書曰疎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即日父子俱移疾三月還稍篤上書乞骸骨上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帳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言雖仕者亦思乞骸骨歸也

幽居值春

山人久陸沉幽逕忽春臨

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

決渠移

水碓開園掃竹林

西都賦曰決渠降雨

欹橋久半斷崩岸始邪侵短

歌吹細笛低聲泛古琴

琴有泛音

錢刀不相及耕種且須深

風俗通曰錢刀俗說利傍有刀言治生得金者必有刀錢之禍漢書王莽造大錢作契刀錯刀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故稱錢刀也

長門一紙賦何處

覓黃金

長門賦序云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守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於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陳

皇后復得親幸

臥疾窮愁

危慮風霜積窮愁歲月侵留蛇常疾首映弩屢驚心

晉書曰杜預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
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題是臥疾似用此語又疑疾首是用孫叔敖兩頭蛇事賈誼新書
云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
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及長爲楚令尹
今云留蛇常疾首者疑言留此兩頭之蛇常疾惡其首也有將死之徵矣映駑屢驚心者風俗通曰汲令
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其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蛇宣惡之因得疾彬知之延宣於舊處置酒指曰此弩
影似耳疾遂瘳又晉書樂廣請親客飲酒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是河南聽事壁
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卽角影也復置酒前處所見如初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

稗川

求藥錄君平問卜林

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揚句容人也師事南陽太守上黨鮑玄
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

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有金匱藥方肘後要急方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
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師古
曰地理志謂君平爲嚴遵
三輔決錄云君平名尊
野老時相訪山僧或見尋
應劭藝文志注云年老居
田野相民耕種故稱野老

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
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詎知長抱膝徒爲梁父吟

蜀志

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
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注云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
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
其所至亮笑而不言言己在周臥疾窮愁其狀似危求醫問卜訪尋者多豈知己抱膝而吟實有諸葛之
志也

山齋

寂寥尋靜室蒙密就山齋

楚辭曰聲噉噉以寂寥兮王逸曰寂寥空無人

滴

瀝泉澆

一作

路穹窿石臥階

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江淹謝臨川詩云乳

淺

槎全不動盤根惟半埋圓珠墜晚菊細火落空槐

江淹

曰秋露如珠淮南子曰老槐生火

直置風雲慘彌憐心事乖

望野

試策千金馬來登五丈原

漢書曰漢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

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則諸君無事矣亮果屯此原與懿相遇水經注曰武功縣西南衙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諸葛亮與步騭書曰僕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

有城仍舊縣無樹即新村

言野望有城之處仍舊時郡縣無樹之鄉即今時村落也

水向蘭池

泊日斜細柳園

括地志云蘭池陂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為池築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漢書曰周亞夫屯細柳

涸渚通沙路寒渠塞水門但得風雲賞何須人事論

後漢二十八將論曰然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言古佐命之臣風雲相感為可嘆賞至於人事感衰不足論也

蒙賜酒

金膏下帝臺玉曆在蓬萊

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鐘鼓之山帝臺之石所以觴百神也郭璞注云帝臺神人名

舉觴燕會則於此山因名爲鍾鼓也玉曆疑作玉瀝郭璞山海經注所謂白玉膏是也蓬萊三神山名

仙人一遇飲分得兩三杯

忽聞桑葉落正值菊花開

水經注曰河東郡民有劉白墮者宿擅工釀採涪河流醞成芳耐懸食同枯枝之年排子桑落之辰故酒

得其名矣自王公支庶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

謂之菊花酒

阮籍披衣進王戎含笑來

世說曰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

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

從今覓仙藥不假向瑤臺

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

奉報趙王惠酒

梁王修竹園冠蓋風塵喧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九域志曰梁孝王苑囿中有修竹園西都賦曰冠蓋如雲

陸士衡詩曰京洛多風塵

行人忽枉道直進桃花源

陶潛桃花源記曰武陵人捕魚爲業忽逢桃花林夾岸林盡水源便得一

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自云先世避秦亂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

穉子還羞出驚妻倒

閉門

史記曰楚懷王穉子子蘭范雲贈張謖詩云還聞穉子說有客款柴扉

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

漢書如淳

注曰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師古曰中尊者宜為黍米作酒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又
按盛酒器爾雅曰卣中尊也彝卣壘器也禮圖云六尊為中受五十是中樽為盛酒器也 野罏

然樹葉山杯捧竹根 王韶南雍州記曰辛居士名宣仲家貧春月鬻筍充腸酌載竹
為罏用充盛置人問其故宣仲曰我惟愛竹好酒欲令二物常

相並 風池還更煖寒谷遂成暄 風池如風井之類宋玉風賦曰夫風生於地起
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威怒於土囊之口李善

注引威弘之荊州記曰宜都狼山縣有山山下有穴大數尺為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此云風池亦猶是
矣劉向別錄曰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鄉衍乃吹律而溫氣至堪植黍今人謂之黍谷喻己如風池

寒谷得此酒而
溫暖也 未知稻梁雁何時能報恩 說苑曰齊景公
嘗救粟鳧雁

有喜致醉

此子山生子之辭也某息荀娘豈以此
時舉之耶或即嗣子各立者所未詳矣

忽見庭生玉欣看蚌出珠 晉書謝玄曰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階耳史記龜策
傳曰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生玉出珠喻得

子也 蘭芬猶載寢蓬箭始懸弧 左氏傳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之
蘭曰以是為而子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

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生穆公名之曰蘭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禮記曰子生男
子設弧於門左三日始負子男射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鄭注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

方男子所
有事也 既喜枚都尉能歡陸大夫 漢書曰枚乘為弘農都尉孽子皋乘在梁
時取皋母為小妻乘東歸皋母不肯隨乘

乘怒分舉數千錢與母居又曰陸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乃出使越囊中裝賣
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曰過子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 頻朝中散客

連日步兵廚

晉書曰嵇康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魏氏春秋曰阮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爲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雜曲隨琴用殘花聽酒須脆梨裁數實甘查惟一株

兀然已復醉搖頭歌鳳雛

劉伶酒德頌曰兀然而醉豁爾而醒宋書樂志曰鳳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然則

其來久矣

喜晴應詔 勅自疏韻

御辯誠膺錄維皇稱有建

應禎華林園集詩曰五德更運膺錄受符李善注云春秋命曆序曰五德之運同徵合符膺錄次相代洪

範次五曰建用皇極

雷澤昔經漁負夏時從販

史記曰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正義曰括地志云雷夏

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山海經曰雷澤有雷神龍首人頰鼓其腹則雷也索隱曰尚書大傳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

柏梁驂駟馬高

陵馳六傳

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座梁孝王云驂駕駟馬從梁來史記文帝本紀曰代王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

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

有序屬賓連無私表平憲河

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

廣雅曰堰潛堰也謂潛築土以壅水也一作場音場亦作塢爲古切堰一建切三字義同而音則異也

心

齋愍昏墊樂徹憐胥怨

禮記曰齋之爲言齊也心不苟慮必依乎道書曰下民昏墊孔傳曰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周禮曰大傀異

裁令去樂凡國之大憂令地縣商書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

禪河秉高論法輪開勝辯

水經注曰佛國記云拘那竭城

北雙樹間希連禪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盤泥洹佛說四十二章經曰世尊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橋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維摩經曰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

王城水

鬪息洛浦河圖獻

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章昭注曰穀洛二水名也鬪者兩水格有似於鬪洛在王城之北東人於遷至靈王時穀水

咸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郊周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

國以為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

伏泉還習坎歸風已回巽

巽音旋蘇貫切易曰習坎有孚又曰巽為風

桐枝長舊圍蒲節抽新寸

寸音斷爾雅曰觀梧郭云今梧桐也又爾雅曰榮桐木郭云即梧桐與上觀梧一也說文曰榮桐也又曰

蒲水草也可以作席

山藪欣藏疾幽棲得無悶

悶音慢莫半切左傳伯宗曰山藪藏疾杜注云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易曰遯世

無悶

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詩江漢云天子萬年箋云臣受恩無可以報謝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樂府遠如期云增壽萬年亦誠哉

同顏大夫初晴

顏大夫顏之儀也北史曰顏之推字介瑯邪臨沂人也弟之儀字升博涉羣書好為辭賦江陵平隋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為麟趾學士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大夫進爵

為公

夕陽含水氣反景照河隄爾雅曰山西曰夕陽郭注云暮乃見日說文曰景光也景即影字日景也古字無夕說文曰隄唐也聲都

夕切
濕花飛未遠陰雲斂向低燕燥還為石龍殘更是

泥羅含湘中記曰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舞如燕止則為石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止待之而得食高誘注曰土龍致雨兩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

香泉酌冷澗小艇釣蓮溪爾雅曰山夾水澗疏云謂山間有水者名澗詩云考槃在澗是也說文曰艇小舟也

徒鼎切
但使心齊物何愁物不齊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奉和趙王喜雨

元霓臨日谷封蟻對雲臺說文曰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日谷暘谷日所出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東觀漢記曰永平五年秋

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與投壺欲起

電倚柱稍驚雷神異經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投而不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張華注云今電是也世說曰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柱衣服燦然神

變色不
白沙如濕粉蓮花類洗杯荊州記曰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言雨落沙中有如漬粉垂於荷上又類洗杯也驚

烏洒翼度濕雁斷行來浮橋七星起高堰六門開華陽國志

曰兩江有七橋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間水經注曰湍水逕穰縣為六門波漢孝成之世南陽太守邵信成斷湍水立穰西石碣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為六石門故

號六門碣也溉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又云昔在晉世杜預繼信臣之業復六門之
披遏六門之水下結二十九陂諸陂散流咸入朝水事見六門碑六門既陂諸陂遂斷 猶言祀

蜀帝卽似望荆臺 華陽國志曰蜀人爲蜀侯禪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
禱之此云蜀帝承杜宇開明之稱也荆臺卽高唐賦陽臺是也 厥

田終上上原野自莓莓 禹貢曰厥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爾雅云廣平曰原詩傳
云郊外曰野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草莓

莓然言不惟田成沃壤卽
荒郊之草俱得生也

和李司錄喜雨

純陽實久亢雲漢乃昭回 易乾卦上九云亢龍有悔詩序云雲漢矣宣王也首
章云俾彼雲漢昭回于天箋云雲漢謂天河也昭光

也時旱渴雨故宣王
仰視天河望其候焉 臨河沉璧玉夾道畫龍媒 雲漢之詩云圭璧既卒寧莫我
聽淮南子注云土龍致雨高誘

曰雲從龍故致雨也法言曰象龍之致雨艱矣哉龍乎龍乎新論劉歆曰致雨其作土龍龍見者輒
有風雨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漢書曰龍之媒此云畫龍爲媒亦土龍致雨之義 離

光初繞電震氣始乘雷 易曰離爲電鄭康成曰取火明也久明似日暫明似
電也又震爲雷虞翻曰太陽火得水有聲故爲雷也 海

童還碣石神女向陽臺 神異經曰西海有神童乘白馬見則天下大水郭璞江賦
曰海童之所巡遊吳都賦曰海童於是燕語索隱史記註

云地理志曰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太康地理志曰樂浪遂城有碣石山長城所起水經注曰在遼
西臨遼縣南水中蓋碣石山有二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海當非北平之碣石也宋玉高唐賦曰妾在巫山

之陽高丘之岨且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
陽臺之下又有神女賦卽巫山神女也 雲逐魚鱗起渠從龍骨開 淮南
子曰

水雲魚鱗高誘注曰水氣出雲似魚鱗西京雜記曰昆明池刻玉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
鳴吼警尾皆動漢世祭之祈雨往往皆驗史記河渠書曰穿渠得龍骨名曰龍骨渠 崩沙雜

水去臥樹擁槎來言為驟雨所漂激也嘉苗雙合穎熟稻再含胎孝經援神

契曰王者德至則嘉禾生應 積華林園集詩曰嘉禾重穎 屬此欣膏露逢君搗挾才君謂李司錄也言李君作此喜雨之詩也說文

舒也 愧乏瓊將玖無酬美且偲詩衛風曰投之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毛傳曰瓊玖玉名又詩曰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毛傳曰玖

石次玉者爾雅曰酬報也齊風盧令之詩曰盧重姆其人美且偲毛傳曰偲才也說文曰強也愧已和非瓊玖不足酬李君之美才也

郊行值雪

風雲俱慘慘原野共茫茫爾雅曰慘慘愠也登樓賦曰原野闐其無人兮楚辭曰莽茫茫之無涯毛萇曰茫茫廣大也雪

花開六出冰珠映九光韓詩外傳曰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漢武內傳曰燃九光之燈言雪之明亦猶是矣還如

驅玉馬暫似獵銀獐陣雲全不動寒山無物香薛君

一狐白唐侯兩驪驩史記曰田文代立於薛為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

時孟嘗君有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秦王幸姬姬為言昭王釋孟嘗君左傳定三年曰唐成公如楚

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賈寒關日欲暮

遠云色如霜紈者也肅如字爽音霜既以肅霜名馬後遂加馬旁作驪驩 庚子山集卷四詩 七 中華書局聚

披雪上河梁李陵與蘇武詩曰攜手上河梁

奉和趙王西京路春日

直城龍首抗橫橋天漢分

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又曰日營未央因龍首以制前殿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

南渡以法牽牛西京賦云疏龍首以抗殿

風鳥疑近日露掌定高雲

郭延生述征記曰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鳥遇風乃動按日有

三足鳥故云疑近日也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二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

新渠還入渭舊鼎更開

汾漢書武帝紀云穿漕渠通渭又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

漢獵熊攀檻秦田雉失羣

續列女傳曰漢馮昭儀者孝元

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日爲美人生中山孝王爲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園格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傳昭儀貴人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前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孝王封乃立婕妤爲昭儀大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爲糞弗迷糞弗迷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寶難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糞弗迷逐二童子化爲雉雄止陳倉化石雌如楚上南陽

宜年

動春律御宿斂寒氛

宜年疑即宜春宮也漢書元后傳曰夏遊籞宿鄠杜之間三輔黃圖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帝爲離宮別館禁

御人不得往來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時值春且陽氣已動故寒氛斂也

弄玉迎蕭史東方覓細君

列仙傳曰蕭史秦繆

公時人善吹蕭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凰去漢書曰伏曰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宴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

起自責也朔日受肉不賜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楊柳成歌
曲蒲桃學繡文楊柳折楊柳也崔豹古今注曰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不復具存世用者黃鸝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華子赤

鳥鳴還獨解花開先自薰誰知灞之陽望行人等十曲西京雜記曰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

陵下猶有故將軍漢書曰李廣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灞陵尉醉呵止廣廣曰故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何故也

奉和夏日應令

朱簾捲麗日翠幕蔽重陽五月炎蒸氣三時刻漏長

說文曰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周禮挈壺氏下士二人鄭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為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

昏明之度數也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云三時刻漏長者時維夏日夜短晝長也麥隨風裏熟梅逐雨中

黃月令曰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風景風也淮南子曰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蓋謂五月夏至之時故仲夏稱為麥秋矣風俗通曰夏至霖霖至前為黃梅先時為迎梅雨

開冰帶井水和粉雜生香衫含蕉葉及時為梅雨後之為送梅雨二語皆為五月夏至之節也

氣扇動竹花涼早菱生軟角初蓮開細房爾雅曰菱蒹攢郭云凌今水中菱疏云菱

一名蕨攔字林云楚人名菱曰菱可食國語曰屈到嗜菱俗云菱角是也又爾雅云薜荔郭云或曰菱也關西謂之薜荔說文云陸楚曰菱秦曰薜荔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菱荷王逸云菱菱也秦人謂之薜荔矣

爾雅曰荷芙蓉其實蓮郭云蓮謂房也按菱與蓮至夏末始實今五月時菱角尚軟蓮房猶細故云早菱初蓮矣 願陪仙鶴舉洛浦聽笙

簧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

去人而

和樂儀同苦熱

樂儀同樂遜也北史儒林傳曰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大統六年與諸儒分經教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

府儀同大將軍以老病賜安車衣服奴婢等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隋開皇元年卒年八十二樂儀同有苦熱之作于山和之

火井沉熒散炎洲高燄通

左太冲蜀都賦曰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燄飛煽於天垂劉淵林注曰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欲出其

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許隆隆如雷聲燄出通天光輝十里以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東方朔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有風生獸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

盡而獸不然以石上葛蒲塞其鼻即死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林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為布時人號為火浣布此是

也言炎夏熱如火矣 鞭石未成雨鳴鳶不起風 虞喜志林曰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

止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鄭注曰鳥鳶鳴則將風正義曰鳶今時鷓也鷓鳴則風生風生則塵起故畫鷓於旌首而載之也言久熱思風雨也 思為鸞翼扇願

借明光宮

陸機芙蓉詩云夏搖比翼扇傅毅扇銘云夏則鳳舉鸞鳳通稱故云漢書曰成都侯王商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

臨淄迎子禮

中散就安豐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建安十九年封臨淄侯魏略云邯鄲淳字子淑注見三卷上趙王後漢書列女傳注會稽典錄云邯鄲淳字子禮知邯鄲淳又一字

子禮也嵇康魏時拜中散大夫王戎封安豐侯皆竹林之友也見晉書

美酒舍蘭氣甘瓜開蜜筒

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晉灼

曰布列芬芳若蘭之生筒當作箭蜜箭瓜名陸機瓜賦曰其種族類則有括樓定桃黃瓜白傳金文蜜箭小青大班元軒素樹狸首虎躍說文曰箭斷竹也徒紅切筒通箭也徒弄切蜜箭者其甘如蜜形如斷竹

故取義焉又箭平聲筒去聲知其當作箭矣

寂寥人事屏

音并

還得隱牆東

後漢書曰平原王君公遭亂僧牛自隱時人為

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和裴儀同秋日

裴儀同裴政也北史曰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邃父之禮南史並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為夷陵侯給事黃門郎江陵平周文聞

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議車服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隋開皇元月上儀同三司裴儀同

有秋日詩大抵詠懷之作子山和之各述其羈旅之情也

蕭條依白社寂寞似東臯

此子山自喻也曹子建詩曰中野何蕭條晉書曰董京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寂寞閑靜也楚辭曰野寂

寞兮無人阮藉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是也

學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騷

左傳昭七年曰孟僖子病不能

相禮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專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晏子春秋曰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網捆蒲葦織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廩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先國之侵也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至國郊請而反之晏子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出身以明之哀哉亦見劉向說苑按信父肩吾奔赴江陵未幾而卒攜母入關蒸蒸色養自喻父死之後學異南宮有母在堂貧同北郭也

蒙吏觀秋

水萊妻紡落毛

莊子有秋水篇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高士傳曰萊子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於蒙山之陽堯萌為牆蓬蒿為室枝本為牀蓄

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願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樵爨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銜錢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走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續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喻己與其妻皆有隱居之志也小園賦云蓬頭王靈之子椎髻梁鴻之妻即此意也時子山老幼皆在長安矣

旅人嗟歲暮田家厭作勞

杜預左傳注曰旅客也不得歸故嗟歲暮也楊惲報孫會宗書曰田家作

苦歲時伏臘烹羊庵羔斗酒自勞

霜天林木燥秋氣風雲高

張協七命曰風高送秋曹植秋思賦曰雲高氣靜露凝衣

遑終不定方欲涕沾袍

詠園花

暫往春園傍聊過看果行枝繁類金谷花雜映河陽

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經石崇故居石季倫思歸引序云河陽別業晉書曰潘岳為河陽令滿縣皆栽桃花自紅無假染真

白不須粧 言花有自然之色不須粧染也崔豹古今注曰燕支花非燕支所染自為紅藍爾舊謂赤白之間為紅今所謂紅藍也 燕送歸菱

井蜂銜上蜜房 言此花燕送歸巢在於梁上蜂銜作蜜乃上窠中也燕元鳥也菱井若藻井也西京賦曰蒂倒茄於藻井薛綜注云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為之如井

幹也善云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象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厭火也蜀都賦曰蜜房郁毓被其阜輪曰蜜房蜜窠房也 非是金爐氣何關

柏殿香 言花有自然香氣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薰香三輔舊事曰柏梁以香柏為梁也 裏衣偏定好應持奉

魏王 文字集略曰裏坐衣香也魏王魏文帝也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名曰夜來妙於鍼工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鍼神言美人以此花香裏衣是以魏

王定好也

西門豹廟

史記滑稽傳曰戰國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約諸三老曰為河伯娶婦幸來告語吾欲送女皆曰諾至時三老廷掾賦

斂百姓取錢百萬巫覡行里中有好女者咒當為河伯婦以錢三萬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狀豹往會之三老巫掾與民咸集赴觀巫覡年七十從十四弟子豹呼婦視之以為非妙

令巫覡入告河伯投巫於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並投於河豹磬折曰三老不來奈何復欲使亭掾趣之亭掾皆叩頭流血乞不為河伯娶婦淫祀遂斷西

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自溉名聞天下澤流後世水經注曰漳水東北逕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碑隱起為字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中所修也

君子為利博達人樹德深蘋藻由斯薦樵蘇幸未侵

言西門豹決渠溉田其利斯溥又能斷茲淫祀是為達人故祠祭至今不絕也左氏傳曰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杜預曰蘋大辨也蘊藻聚藻也爾雅釋草云荜苳其大者蘋郭璞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陸機毛詩義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許慎說文云藻水荳陸璣疏云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著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煮熟撻去腥氣米麵糝蒸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鄭康成注庖人云備品物曰薦史記淮陰侯傳曰樵蘇後爨注云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言後人念其功德不敢樵蘇於其上故廟貌常新也

恭聞正臣一作直祀良識佩韋心正臣謂豹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也容

範雖年代微猷若可尋菊花隨酒馥槐影向牕臨西京雜記

曰九月九日飲菊花酒說文曰馥香氣芬馥也聲房六切爾雅曰懷槐大葉而黑守宮槐葉晝聶皆 煇郭云槐樹葉大色黑者名為懷槐葉晝日聶合而夜煇布者名為守宮槐聶音輒煇吁即切張也鶴

飛疑逐舞魚驚似聽琴王逸楚辭注曰師曠鼓琴天下元鶴皆銜明月之珠以舞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言廟中飛鶴似

逐舞而來遊魚若聽琴而出象生時也 漳流鳴磴石銅雀影秋林史記河渠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括地志曰漳水一名濁漳

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漢書地理志曰濁漳水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水經注曰魏武王塲漳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二磴磴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為十二流皆懸水門左

思魏都賦謂澄流十二同源異口者也魏志曰建平十五年冬作銅雀臺水經注曰魏武以郡國之舊引漳流自城西東入逕銅雀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溝水南北夾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漑故魏武

登臺賦曰引長明灌街里謂此渠也

和王少保遙傷周處士

周處士者梁故處士周弘讓也南史曰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川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獲譏於代承聖初為國子祭酒至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壘按讓既仕侯景又仕梁元不得復稱處士所以云者信為金陵舊臣讓本句容處士得稱其故子山之志也少保王褒也周書王褒傳曰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褒與梁處士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弘讓亦復書焉周處士卒於陳信與褒在周作詩遙傷之也

冥漠爾遊岱淒涼余向秦雖言異生死同是不歸人

岱泰山也博物志曰泰山有天孫主招魂遊岱者言其死也信聘西魏身留長安是為向秦言已與周處士一死一生同是不歸之人也昔余仕冠蓋值子

避風塵言已仕梁時正弘讓隱居茅山之日也西都賦曰冠蓋如雲陸士衡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望氣求真隱何關

待逸民列異傳曰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史記曰老子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

之意忽聞泉石友芝桂不防身傷弘讓之死也泉石喻隱者也謝宣城別傳曰眺常有言煙霞泉石惟隱遊者得之宦遊而癖

此者鮮矣芝桂不防身者言隱士死如芝草之焚桂枝之落也悵然張仲蔚悲哉鄭子真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與同郡

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儻身自保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師古曰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樸三山猶有鶴

五柳更應春

漢書曰蓬萊方文瀛洲此三神山者在焉晉書曰陶潛字淵明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云宅邊有五柳因為號

遂令從

渭水投弔往江濱

史記曰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渭水言已在長安江濱言讓居江表遙傷之也說

文曰濱水際也

傷王司徒褒

周書曰王褒字子淵瑯邪臨沂人也初仕梁元帝出降褒與眾俱出後至長安太祖喜之甚荷恩眊忘其羈旅焉周世宗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授太子

少保遷小司空出為宣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信傷之故作是詩

昔聞王子晉輕舉逐神仙

王氏本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汲冢周書曰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

五顧而問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汝色白汝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時上賓於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二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知去期故

傳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於平陽王氏田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謂言潛夫論風俗通亦云是矣王氏又一源出於齊王法章是為陳田之後本嬌姓與此為異也

君積善還得嗣前賢

君謂王褒也言褒為子晉後裔又能積善宜得神仙度世之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

四海皆

流寓非為獨播遷

北史庾信傳曰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本國惟信及褒並惜而不違言人生如寄四海之內皆為流寓何必離家始為

播遷也又按梁已禪陳信褒即歸已非故國是以羈北歸南總為流寓也

豈意中台圻君當風燭前

晉陽秋曰張華將死中台星折

大元中復還今正太傳謝安爲相所致也淮南
子曰人生於世修而爾止如風火之燭
自君鐘鼎族江東二百年言王

也王氏之族一出太原一出瑯邪褒爲瑯邪王臨沂人蓋瑯邪王氏族也按王褒先世見於晉宋齊梁諸書
南北史本傳所載自漢諫議大夫吉之後至晉太保王祥祥弟覽覽生六子長子裁晉撫軍長史裁子導

晉丞相謚曰文獻導六子其第二子洽晉中領軍洽子珣晉司徒珣子弘宋太保弘弟曇首宋光祿大夫
豫寧文侯曇首子僧綽宋吏部尚書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僧綽子儉齊待中南昌文憲公儉子騫

梁待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騫子規梁待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規即褒父也並有威名於江左晉
書曰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

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張衡
西京賦曰擊鐘鼎食郭璞曰江表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江東謂南朝也自東晉至宋齊梁王業幾三

百年而王氏之
族冠蓋極盛也寶刀仍世載琯戈本舊傳寶刀謂王祥佩刀也祥以與弟奕世

穀梁傳曰孟勞者魯之寶刀也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按晉書王導平王敦輔幼主加羽葆鼓
吹班劍二十人詔加大司馬假黃鉞出討石勒石季龍是其征伐之事如古彤弓之賜矣說文曰琯治玉

也一曰石似玉
聲都察切綠紱紆槐綬黃金飾侍蟬漢書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

緜音戾草名也以染似綠又云似紫紫緜名緜音瓜其色青紫緜字亦作藍音同也後漢書輿服志
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鞞實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鞞所以執事禮之共也三代同之

五伯迭興戰爭不息於是解去鞞佩留其係遂以爲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璫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
謂之綬注云徐廣曰鞞如巾蔽膝也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槐綬謂三公之綬也綠紱紆槐綬者王導爲

晉丞相也後漢書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
侍蟬謂侍中之冠飾以蟬也黃金飾侍蟬者謂王儉儉子騫騫子規皆爲侍中也地建忠

臣國家開孝子泉言王氏世以忠孝相傳也建國如豫寧南昌之屬皆王氏封域也注
見上文家開孝子泉疑引王祥臥冰事見晉書及搜神記後漢書曰

姜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江水嗜魚鱸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魚焉

自能枯木潤足得流水圓

荀子曰玉

在山而水潤尸子曰凡水其圓折者有珠

以君承祖武諸侯無間然

謂褒襲南昌侯之爵人無間言也

青衿

已對日童子即論天

言褒幼而聰敏也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辯慧祖父琬育之琬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

琬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琬思其對而未知所出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對應詔晉書曰明帝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

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博物志曰孔子東遊見二小

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高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謂兩小兒日孰謂汝多知乎事出列子

頽陰珠玉麗河陽脂粉妍

言褒尚翁主也褒本傳云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後漢書曰順帝女堅七年封穎

陰長公主郡國志曰穎陰縣屬穎川郡漢書外戚傳曰趙皇后少壯屬河陽王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王見而說之褒所尚王女也以梁武愛褒之才妻以其弟鄱陽王女若帝女也故借引公主之事矣

名高六國共價重十城連

史記曰蘇秦佩六國相印又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和氏璧

辯足觀秋

水文堪題馬鞭

莊子有秋水篇陸劇鄴中記曰魏文帝云余從上拜墳墓遵渭水倘伴乎高樹下駐馬書鞭為臨濁賦題都年切說文曰走頓也

迴

鸞抱書字別鶴繞琴弦

索靖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若安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

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

擁旄裁甸服垂帷非被邊

爾雅曰旌謂之

尾也又釋旌旂云注旌首曰旌郭云載旌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疏云李巡曰旌牛尾著竿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旌上也其上亦有旒參禹貢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傳曰規方十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康成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各甸也甸田遍反說文曰在旁曰帷後漢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口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褻去其帷擁旒裁甸服者按元帝紀自侯景之難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至建康緣以長江為限荆州界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籍戶口不盈三萬中興之盛盡於此矣言梁地侵削旌旒所擁裁及甸服之地也垂帷非被邊者按褻仕元帝時為尚書左僕射在於江陵非邊遠之地帝性猜忌褻在左右不足舒其所長也

靜亭空繫馬閑烽直起煙

言魏師之至也後漢書光武紀曰築亭候舉烽燧注云亭候伺候望敵之所前書曰秦法十里一亭亭有

長漢因之不改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臬桔臬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舉烽夜乃舉燧廣雅曰兜零籠也梁與西魏久無兵革之事故曰靜亭閑烽靜亭空繫馬者言其不備不虞也閑烽直起煙者言魏師忽至舉烽相告也

不廢披書案無妨坐

釣船

言江陵亡後褒卒仕於周也按元帝紀魏人燒柵王褒勸帝出降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質請降左僕射王褒以下並為俘以歸長安不廢披書案者言褒文士不爛武略也無妨坐釣船者按

史記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魏相安定公周之太祖如古西伯矣王褒之坐釣船庾信之餐周粟也

茂陵忽多病淮陽實未痊

言褒之疾病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曰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又汲黯傳曰黯多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不瘳後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侍醫逾默默神

理遂綿綿

漢書藝文志曰侍醫李柱國檢方技注醫學書也世說戴公見林法師墓曰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永別張平子長

埋王仲宣

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詁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應問七辯巡詰懸圖凡三十二篇崔瑗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

造化彌衡弔張衡文云余今反國命駕言歸路由西鄂道弔平子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建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言褒之文學如二公也 柏谷移松樹陽陵

買墓田 晉書曰王濬葬柏谷山漢書李廣傳曰李蔡以丞相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 陝路秋風起寒堂已颯

焉 說文曰颯翔風也聲蘇合切 邱楊一搖落山火即時然 本草曰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白山火鬼火也說

文曰然燒也 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漢成帝時歌謠曰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世

途旦復旦人情玄又玄 說文曰旦明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故人傷此別留

恨滿秦川 隴頭歌有遙望秦川肝腸斷絕之句庾信王褒皆南人羈土生離之後繼以死別故多留恨矣 定名於此定全德

以斯全 世途旦復旦至全德以斯全言世代既已移易人情總歸玄虛似此生死之際思及平生若使定名者名亦於此而定矣全德者德且以斯而全矣微意以為我兩人於進退之間

其名辱矣有懣德矣是其愧心之辭也 惟有山陽笛悽余思舊篇 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舍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

才其後各以事見法余之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其辭曰經山陽之舊居信因此作思舊銘故云漢書地理志云河內郡

有山陽縣

仰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紫閣旦朝罷中臺夕奏稀晉書曰漢書尚書為中臺無復千金笑徒勞

五日歸鮑照書曰千金顧笑賣芳年漢書葛石君傳曰每五日洗沐歸謁魏文穎曰即官五日一下又張安世傳曰休沐未嘗出步簷朝未掃

蘭房書掩扉宋玉諷賦曰乃更於蘭房之室苔生理曲處網積迴文機張景陽雜詩曰房櫳

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曲李善注云淮南子曰窮谷之滄生以蒼苔說文曰魏龜蝥也魏文帝詩曰蜘蛛繞戶牖野草當階生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

計安能過也晉書載記曰竇韜妻蘇若蘭織錦端中作迴文詩以贈之故瑟餘絃斷歌梁秋雁飛韓娥去齊餘響遠梁三日故曰

歌梁朝雲雖可望夜帳定難依宋玉高唐賦云故為立廟號曰朝雲願憑甘露入

方假慧燈輝瑞應圖曰露色濃者為甘露甯知洛城晚還淚獨沾衣傷己獨不能還也本

傳拜洛州刺史故云洛城

送靈法師葬從英華作靈一作戻法師

龍泉今日掩石洞卽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辯鋒

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云舍珠口寶鱗施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西京雜記曰漢帝送死皆珠襪玉匣世說云郭子元辯若懸河香爐猶是柏

麈尾更成松松柏墓上樹也故世說稱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人謂張屋下陳屍今云法師墓上柏似香爐松如麈尾若平生時也世說云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

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長柄麈尾著柩中因慟絕

郭門未十里山迴已數重尚聞

香閣梵猶聽竹林鐘送客風塵擁寒郊霜露濃性靈

如不滅神理定何從

隋書經籍志稱佛經所說云人生雖有生死之異至于精神則恆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精神清淨深見佛

性以成至道神理注見上篇傷王司徒褒

和春日晚景宴昆明池

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巨教習水戰因而于上游戲養魚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周迴四十里三輔黃圖曰甘泉宮南有昆明池

春餘

一作餘春

足光景趙李舊經過

漢書谷永傳曰成帝數微行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又阮籍詩曰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

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蓋指是事顏延年注云趙漢成帝趙飛燕李漢武帝李夫人也

上林柳腰細新豐酒徑多

上林苑名

西京雜記曰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懷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酷酒賣餅鬪雞蹴鞠以此為權今皆無此以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以實之太上皇乃悅

小

船行釣鯉新盤待摘荷蘭臯徒稅駕何處有凌波

曹植洛神

賦曰爾乃稅駕於蘭臯又云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對宴齊使

周書武帝紀曰天和四年夏齊遣使來聘

歸軒下賓館送蓋出河堤酒正離杯促歌工別曲悽

周禮有酒正之官杜預左傳注曰工樂師也

林寒木皮厚沙迴雁飛低

漢書鼂錯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其

性耐寒崔豹古今注曰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體肥不能高飛按子山昔在梁時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甚為鄴下所稱北齊本東魏所禪遣使聘周子山對宴齊使自傷顏

之厚矣有如木皮又似鍛翻之雁不能高飛也

故人儻相訪知余已執珪

史記曰莊寫故越之細鄣人也為楚執珪病而猶尚

越聲漢書曹參傳曰擄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員者號執珪古爵也子山鄉關之思屢動越吟聘魏仕周有如秦擄言齊地舊相識者儻或問余知余今已執珪矣蓋自慙語也

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天和四年夏齊遣使來聘遣子山報聘當在秋矣

欣茲河朔飲對此洛陽才

後漢書曰袁紹公孫瓚相擊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袁紹於是引軍南還

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按河北青兗冀諸州瓚紹所據故稱河朔飲也魏志云沮授說紹曰將軍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史記曰賈生各誼洛陽人也潘岳西征賦云賈生洛陽之才子按東魏本從洛遷

都鄴地齊受魏禪故於齊之諸臣稱為洛陽才也

殘秋欲屏扇餘菊尚浮杯

班婕妤咏扇詩云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

篋笥中恩情中道絕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按此二語聘齊當在秋深矣屏必鄂切

漳流

鳴二水日色下三臺

史記河渠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正義曰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漢書地理志曰濁漳水出長子谷鹿山東至鄴入清漳此言二水蓋謂濁漳清漳也鄴中志曰魏武帝於漳水立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虎北名冰井左思賦曰列三臺以崢嶸是也

理志曰濁漳水出長子谷鹿山東至鄴入清漳此言二水蓋謂濁漳清漳也鄴中志曰魏武帝於漳水立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虎北名冰井左思賦曰列三臺以崢嶸是也

無因侍

清夜同此月徘徊

曹子建公宴詩曰清夜西園遊

奉和濬池初成清晨臨汎

王褒集有玄圃濬池臨汎奉和

千金高堰合百頃浚源開

楊佺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有穀水塢沈休文湖中雁詩云高出千金堰周

易曰井渫不食鄭康成云謂已浚渫也浚源謂濬池也百畝為頃百頃謂池有百萬畝之廣也

翻逢積翠

一作草

浪更識昆明灰

高僧傳曰昔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梵人後竺法蘭既至衆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驗矣

猿嘯風還急

雞鳴潮即來

神異經曰沃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潮水應之矣述異記曰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云石雞清

響而應潮是也

時看青雀舫遙逐桂舟迴

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注云舟為鳧形今之青雀舫即其遺象也楚辭沛吾乘

舟今桂

和靈法師遊昆明池二首

靈法師一作昞

漢書武帝紀曰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臣瓚曰西南三傳有越嶲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迴四

十里上篇送靈法師葬當在後此篇和靈法師詩當
在前知成集之日其敘題錯落多不詮次類是矣

遊客重相歡連鑣出上蘭說文曰鑣馬銜也聲補矯切顏師古
漢書注曰上蘭觀名在上林中值泉傾

蓋飲逢花駐馬看孔叢子曰程生反自鄒遭孔子於途
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平湖汎玉軸高

堰歇金鞍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人呼世
為軸張華詩云青蓋被金鞍半道聞荷氣中流覺水寒

秋光麗晚天鷁舸汎中川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
首方言曰南楚江湖船大謂之舸密菱障

浴鳥高荷沒釣船碎珠縈斷菊殘絲繞折蓮落花摧

斗一作十酒栖鳥送一絃曹子建名都篇曰美酒斗十千古樂府
有為栖曲高士傳曰孫登彈一絃琴

見遊春人

長安有狹邪金穴盛豪華樂府長安有狹邪行曰長安有狹邪狹邪不容車後
漢書光武郭皇后傳曰郭况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

會公卿諸侯親家燕賞賜金錢繡帛
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連盃勸上馬亂菓擲行車晉書曰潘岳美
姿儀少時常挾

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
手縈繞投之以菓遂滿車而歸深紅蓮子豔細錦鳳凰花那能學喫

酒無處似欒巴神仙傳曰欒巴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
不敬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詔

即以驛書問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行東北來火乃息兩皆酒鼻後忽一日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問之其曰還成都與親友別也

珍做宋版印

別周尚書

一作處士非

弘正

南史云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也元帝時為左戶尚書魏平江陵弘正避歸建鄴太平元年為都官尚書陳武帝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宣帝三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五禮事宣帝太建二年授尚書右僕射按陳武帝天嘉元年周明帝之武成二年也天嘉三年周武帝之保定二年也弘正以周武成二年至長安保定二年還陳故贈別云一作處士知其非者按處士乃弘正之弟周弘讓非弘正也知其誤矣

扶風石橋

一作天柱

北函谷故關前此中一分手相逢知幾

年

漢書地理志曰在扶風故秦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為右扶風又云右扶風渭城故咸陽蘇林曰渭橋在長安三里跨渭水為橋函谷谷名因谷以名關舊在弘農

湖城縣漢書楊僕為樓船將軍取居關外武帝乃為徙於新安故關弘農湖城之關也地理志云弘農故秦函谷關街山嶺下谷是也言弘正在周將欲南還已在長安之地別故人也

黃鵠

一反顧徘徊

一作戀

應愴然自知悲不已徒勞減瑟絃

晉書樂志

淮南王篇云願為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歌奇舞無不奏徘徊桑梓遊天外傷已不能歸故鄉也漢書郊祀志曰秦帝傳素女鼓五十絃瑟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

別張洗馬樞

別席慘無言離悲兩相顧君登蘇武橋我見楊朱路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為典屬國淮南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同而未異也按張洗馬當是南朝人與子山同為羈土周陳通好之時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本國子山留而不遣故贈別焉言我兩人離別君如蘇武得遇南歸我若楊朱終悲歧路也

寒歸心之 願子著朱鳧知余在元菟 後漢書曰文趾女子嫁為朱鳧人詩索妻反光武遣伏波將軍馬援討之郡國志交

州交趾郡朱鳧縣是又幽州元菟郡武帝置洛陽東北四千里即高句驪也朱鳧南之極元菟北之極

別庾七入蜀

峻嶺拂陽鳥長城連蜀都 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蜀都賦曰羲和假道於峻岐陽鳥迴翼於高標又曰長城豁

險 石銘懸劍閣沙洲聚陣圖 水經注曰小劍去大劍飛閣通衢謂之劍閣張孟陽著劍閣銘晉書曰初諸葛亮造八陣於魚

復平沙上累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 山長半股折樹老半心枯由來兄弟

別共念一荊株 吳均續齊諧記曰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費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欲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

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覆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陸機詩云三荊懽同樹是也

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

隋志江都六合有瓜步山

述異記曰水際謂之步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因以名焉吳楚之間謂浦為步語之訛耳鮑照瓜步山楊文其略曰鮑子辭吳客楚楫克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途北眺

鄉高曠炎國分風代川接氣閩
澤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

校尉始辭國樓船欲渡河

漢書鄭吉傳曰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之後初置校尉又楊僕傳曰南越反拜楊僕為樓船將軍

輜軒臨磧岸旌節映江沱

尚書孔安國注曰泥乘輜說文曰軒曲輶藩車聲虛言切又曰磧水階有石者聲七迹切爾雅曰注旄首

曰旌史記索隱注曰節使者所擁也釋名曰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詩召南云江有沱毛傳曰沱江之別者鄭箋曰岷山道江東別為沱

觀濤想帷蓋爭

長憶干戈

枚乘七發曰海水上潮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左傳哀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

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軒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平太子死乎且巨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

乃先雖同燕市泣猶聽趙津歌

史記曰荆軻嗜酒日與屠狗及高漸離飲酒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於市中

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及使秦太子丹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劉向列女傳曰趙津女涓者趙河津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

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持械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

灑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

簡子將渡用械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械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械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誓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北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驪右

驂牝驪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

乃清妾持幟令操其維蛟龍助令主將歸呼來權令行弗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媼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醉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媼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反命河朔始入武州

隋書地理志曰下邳郡下邳梁曰歸政置武州

輕車初逐李定遠未隨班

漢書曰李廣從弟蔡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安樂侯後漢書曰班

超使西域通三十六國明帝永元七年封定遠侯

受詔祁連反申威疎勒還

漢書曰霍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驃騎將

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楊武平饒得單于單桓酋塗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祁連乃天山也匈奴呼天爲祁連漢書西域傳曰疏勒國治

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後漢書云耿恭引兵據疏勒城漢遣兵迎校尉遂歸

飛蓬損腰帶秋鬢落容顏寄言

舊相識知余生入關

後漢書班超上疏曰臣不敢望頭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

冬狩行四韻連句應詔

三川羽檄馳六郡良家選

韋昭曰三川河伊洛也史記陳豨傳上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注云魏武奏事曰今邊有少警輒露檄插

羽飛羽檄之意也裴駟曰推此言則以爲羽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後漢書百官志曰羽林郎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嚴下

室中故號巖郎

觀兵細柳城校獵長楊苑

三輔黃圖曰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云漢文帝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

呼古徽是也又黃圖曰射熊館在長楊宮武帝好自擊熊司馬相如從上林作賦諫揚雄亦作長楊賦

驚雉逐鷹飛騰猿看箭轉

鳴笳河曲還猶憶南皮返

爾雅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漢書渤海郡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遼河曲從

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記乘於後車又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泚今復河曲遊鳴笳汎蘭汜是也呂向曰魏近河故云河曲篋笛也笳說文作篋字同

和王內史從駕狩

王內史王褒也周書王褒傳曰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

冬狩出離宮還過獵武功

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預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漢書賈山曰起咸陽而

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不常居也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武功縣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縣東

澗橫偏礙馬

山虛絕響弓更羸承落雁韓盧鬪螫熊

博物志曰更羸謂魏王曰臣能射為虛發而下鳥王

曰然試可於此乎聞有鳥從東來羸虛發而下之也事出戰國策烏雁也國策作雁又國策曰韓盧天下之駿犬也淮南子曰熊羆螫藏毛詩草木蟲魚疏云熊能攀緣上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則入穴

而螫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羸有黃羸有赤羸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羸不如熊白美也

猶開三面網誰肯一山重

呂氏春秋

曰湯見網置四面拔其三面置其一面祝曰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聞之歸者四十國

入道士館

金華開八景玉洞上三危

黃庭內經曰兼行形中八景神二十四真出自然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有八景城呂氏春秋曰水之美者

有三危之露高誘曰雲袍白鶴度風管鳳凰吹黃庭內經曰丹景雲袍帶虎符

音義曰律得風氣而成聲風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尺二寸列仙傳曰秦女吹簫作鳳凰鳴曹植樂賦云鳳凰吹笙野衣縫蕙葉山中

簞筍皮楚辭曰荷衣兮蕙帶王逸云蕙香草也漢書曰高帝為亭長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

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鶴尾冠是師古曰竹皮鄭康成周易覆公餗注云繆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鍊之為葉也茲作簞蓋從竹也何必

淮南館淹留攀桂枝淮南王安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攀援桂樹兮仍淹留

奉和永豐殿下言志十首

永豐殿下梁故永豐侯蕭矯也北史云蕭矯字智遐武帝弟成安王秀之子也在梁封永豐侯武陵王儋號宗室在蜀惟矯一人尉遲迥入蜀從迥歸魏仕周歷少保少傅改封蔡

陽郡公晉書地理志始安郡有永豐縣

立德齊今古資仁一毀譽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論語曰誰毀誰譽譽乎聲無機抱甕汲

有道帶經鋤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樁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

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說文曰甕汲瓶也音於貢反魏略曰常林少單貧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鋤其妻嘗自餽餉之林雖在林野其相敬如賓又

漢書云兒寬帶經而鋤

處下惟名惠能言本姓蘧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門人將蓋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

諡能言本姓蘧者按下文寵辱慘舒二語疑持蘧伯玉也左傳襄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見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二十六年寧喜欲納公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疑此二語能言者也

未論驚寵辱安知係慘

言如柳下惠蘧伯玉者可以無驚寵辱不係慘舒者也

王子從邊服臨邛惜第

舒則慘此章深慕避世之人身無榮辱不可及也

如傳曰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領益州刺史是也

冠蓋錦水照簪裾

星橋錦水皆蜀地也水經注曰李冰造橋上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後漢書曰公孫述募敢死五千人以配延

岑於市橋注云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謙周益州志曰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也爾雅曰扱謂之裾方言曰即衣後裾也

論文報潘岳詠史答應瓌

晉書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諫之文世說曰孫興公云潘

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魏志曰應瑒弟瓌以文章顯官至侍中裴松之注云文章敘傳曰應瓌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

帳幕參三顧風流盛

七輿

蜀志諸葛亮上疏曰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左傳僖十年云及七輿大夫又襄二十三年云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服虔於僖傳言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於襄傳言下軍之

輿帥七人屬欒盈者杜預曰七輿官名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劉炫謂服言是矣此章言攜從武陵王紀在蜀領益州刺史聲名之感也

茫茫實宇宙與善定馮虛

言宇宙茫茫天與善人之說為虛也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又曰絃宇宙而章三光後漢郎顛傳

易曰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

大夫傷魯道君子念殷墟

史記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

際何其亂也按孔子嘗為魯司寇故云大夫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此父
母之國志動心悲也大夫傷魯道者喻湘東武陵兄弟構讐亂如叔牙閔公之際也君子念殷墟者喻
在蜀而蜀亡也周書本傳曰成都為

尉遲迥所破遂請降許之

程鄉既開國安平遂徙居

史記曰重黎氏在周程伯休甫

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其字也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漢書地理
志曰當川國東安平孟康曰季紀以鄴入於齊今鄴亭是也師古曰博陵有安平故此加東鄴晉攜按左

傳莊三年紀季以鄴入於齊紀於是始判杜預曰季紀侯弟鄴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
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程鄉既開國者喻攜歸魏仕周封蔡陽郡公是開國也

安平遂徙居者喻攜從蜀徙魏武陵滅而
丞豐封若春秋時紀亡而季存也

詎能從小隱終然遊太初

晉王康琚反招隱詩

曰小隱隱陵數大隱隱朝市易乾鑿度云太初者氣之始言不能隱
於陵數在此朝市終當遂其初志也此章言蜀亡攜歸於魏也

直城風日美平陵雲霧除

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漢書地理志云平陵屬右扶風

來往金

張館絃歌許史閭

漢書曰功臣之後惟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又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

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左太
沖詠史詩云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

鳳臺迎弄玉河陽送婕妤

仙傳拾遺

曰蕭史善吹簫作鸞鳳之響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數年吹簫
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為作鳳女祠時

聞簫聲今洪州西上絕頂有蕭史石仙壇石室及巖屋真像存焉列女傳曰趙飛燕姊娣者成陽侯趙臨
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成帝嘗微行出過河陽王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

為婕妤河陽漢書作陽阿
五馬遙相問雙童來來車
古詩曰出東南隅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此誰家

姝又相逢狹路間曰相逢狹路間道路不容車如何
兩少年夾轂問君家此章言其歸魏仕周之事也

託情忻六學遊目愛三餘
六學疑六經詩書禮易春秋也又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魏略曰董暹字季真善左氏傳言學當以三

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覆局能懸記看碑解暗疏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棋局壞粲復為之棋者不信以

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世說曰魏武過曹娥碑下楊修見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壑白八字魏武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

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
詎
壑曰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嘗遊魏冉邠時說范睢
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異父長弟封穰侯相秦魏人范睢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奸說秦昭

王昭王於是用范睢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又曰范睢為秦相封應侯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應侯聞之使人名蔡澤澤說

應侯稱善以聞秦昭王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為客卿范睢免相
池水朝含墨流螢夜聚書
羊愔能書人姓名曰弘農張芝字伯

英高尙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中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每書云匆匆不暇草人謂為草聖弟和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芝草者多是租作也晉書曰車胤貧不得油夏月囊螢照書讀

北史列傳云蕭撝善草書名亞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豫焉此章言撝以文學見重於周也

興雲榆莢晚燒薙杏花初
春秋元命苞曰三月榆莢落月令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鄭注云薙謂迫

也芟草也謂欲稼來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
薙人掌殺草職曰夏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汜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
土莖花落復耕之輒闢之此謂一耕而五穫淮南時則訓曰二月官倉其樹杏按杏華在二月又按周禮
五月夏至薙之六月合燒之燒薙當在五六月此云燒薙杏花初者蓋謂二月為興農播穀之初也

漑池侵黍稷谷水播蓄畬

說文曰漑水流貌从水彪省聲皮彪切詩曰漑池北
流文說文曰蓄不耕田也畬三歲治田也易曰不蓄

畬蓄側詞切畬以諸切徐鍇曰蓄从艸从
《從田田不耕則艸塞之故从《音災

六月蟬鳴稻千金龍骨渠

月令曰仲夏之月蟬

始鳴孟秋之月寒蟬鳴是五月蟬鼓翼始鳴六月蟬正鳴時稻將熟矣楊佺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
城西三十五里漢書溝洫志曰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
石於是發卒萬人穿渠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
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 含風搖

古度防露動林於

吳都賦曰松梓古度劉欣期交州記曰古度樹不華而實實從皮中
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有如蒲梨者取之為粽數日不煮

即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著屋正黑楚辭曰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戴凱之竹譜曰蓋竹所
生大抵江東上密防露下疎來風林於竹名吳越春秋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吾
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作林於竹竹枝上頭橋未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
上樹化為白猿吳都賦云其竹則簣簣箴箴是也此章謂攜言志所在以穀稼為事也

自憐循短綆方欲問長沮

此下皆子山自謂也淮南子曰短綆不可以汲深器
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住也高士傳曰長沮桀溺者不

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長沮曰是知津矣

茂陵體猶瘠淮陽疾未祛

史記曰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

陵又曰汲黯多病以諸侯
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翻疑承毒水忽似遇昌菹

左氏傳曰晉伐秦秦人毒
涇上流師人多死又傷三

十年傳曰王使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歎杜元凱注云昌歎昌蒲菹也歎在感反周禮鄭注云昌本昌蒲相切之四寸為菹漢陽嗟欲盡咎繇懼

忽諸左氏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文五年傳曰楚子變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曰六與蓼皆臯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此章言已

本小材素有隱志况復多病疑承毒水者有若江陵陷後隨例入關似遇昌菹者本以聘問來秦備物宜饗今久留長安傷梁之宗室蕩然欲盡而梁國亦忽然而亡者也

弱齡參顧問疇昔濫吹噓言己少年在東宮時得備顧問濫竽粟食也齡年也陶潛詩云弱齡寄事外後漢百官志本注曰掌侍左

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綠槐垂學市長楊映直廬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

出物於此賣買號曰槐市又曰長楊宮在整屋縣東南三十里漢書音義張宴曰直宿曰廬連盟翻滅鄭仁義反亡徐史記鄭世

家曰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言負黍之地來歸是連盟也負黍反鄭卒以滅喻侯景以十三州內屬梁卒以之亡也徐羸姓國春秋徐子章羽奔

楚是也徐偃王志曰徐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為天瑞遂因名為號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二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關遂為楚敗北

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山下立石室亦有神靈民人請禱焉徐偃行仁而徐亡以喻梁武佞佛而梁亡也還思建鄴水終

憶武昌魚晉書五行志云吳孫皓初童謠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按建鄴梁武帝所都武昌漢之江夏鄂縣吳曰武昌梁屬鄂州本云不食武昌魚

今子山羈旅長安建鄴武昌舊都舊國皆可思也又按子山曾為鄂州別駕與湘東王論水戰事深為梁主所賞從建鄴至江陵途之所經故武昌為可憶矣此章追述平生時抄撰東宮出入禁闈及侯景內附

有如負黍之侵梁武行仁終蹈偃王之轍而已身遭離亂心念鄉關建鄴舊宮似渴江流之水武昌魚味不啻秋風之鱸矣

崩堤壓故柳衰社臥寒樗詩曰采荼薪樗草木蟲魚疏云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野鶴能自

獵江鷗解獨漁說文曰鷗水鳥也漢陰逢荷篠緇林見杖拏高士傳曰漢陰丈人

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又曰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也論語遇丈人以杖荷篠包曰篠竹器說文作筱芸田器也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

之上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有士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

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向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言畢乃刺船而去延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

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取乘司馬云拏橈也阮籍嘗思酒愁康懶著書晉書阮籍傳曰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

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魏志曰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

披林求木實拂雪就園蔬濁膠非鶴髓蘭肴異蟹胥

魏都賦曰濁醪如河漢書郊祀志曰先鸞鶴髓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釋名曰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野情風月曠山心人

事疏徒知守瓴甃空欲報璠璣爾雅曰瓴甃謂之甃郭璞注云甃甑也今江東呼爲瓴甃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

將以瓴甃斂杜注云瓴甃美玉君所佩說文云魯之寶玉也張景陽雜詩云瓴甃奇璠璣瓴甃喻己才如瓦礫也璠璣喻永豐侯才如美玉也意指發於蕭撫子山和之故云報矣以上二章言志意所欲惟是棄

絕人間超踰世網追踵嵇阮寄情風月富貴名利非所願也

率爾成詠

此亦詠懷之作臧榮緒晉書曰阮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沈休文有三月三日率爾成篇良曰率爾率疾也

昔日謝安石求為淮海人彷彿新亭岸猶言洛水濱

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露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

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莊矜之心頓盡令部左右促燕行鵠笑語移日謝安字安石求為淮海人者安本放情邱壑不獲已乃出故云新亭桓溫止處晉都洛陽在洛水之濱也濱水際也桓溫新亭陳兵將

移晉室安石得承顧命盡忠匡翼終能輯穆猶言洛水濱者言其能存晉祚也南冠今別楚荆玉遂遊秦

左氏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韓子曰卞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史記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和氏璧蘭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

如相如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相如持璧歸別楚者喻己去江陵也留秦者喻己身留長安也倘使如楊僕甯為關外人

漢書應劭注曰楊僕數有大志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言謝安石昔者新亭之禍尚能全身為國已今日西魏之使遂致屈節比之楊僕翻以入關為恥也

慨然成詠

亦詠懷之作也慨然嗟嘆之詞慷慨發聲者也

新春光景麗遊子離別情

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言己羈旅長安雖春光甚麗惟有別離之情也交讓未

全死梧桐唯半生

劉逵注蜀都賦云交讓木名也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俱枯俱生也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

死半生喻己非死非生若枯樹也
值熱花無氣逢風水不平
喻己如花之無香又如水之不靜也
寶雞

雖有祀何時能更鳴
漢書曰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太

牢祠之名曰陳寶喻己今食周粟如寶雞為秦所獲雖有祭祀不能更鳴言何時能得志也

奉和賜曹美人

月光如粉白秋露似珠圓
江淹別賦云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
絡緯無機織流

螢帶火寒
崔豹古今注曰絡緯亦曰莎鷄詩疏云絡緯鳴懶婦驚促織也古今注曰螢火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烏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為之食蚊蚋

何年迎弄玉今朝得夢蘭
列仙傳曰秦穆公有女號弄玉左氏傳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

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訝許能含笑芙蓉宜熟看

和趙王看伎

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
晉書曰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號曰飛燕
琴曲隨

流水簫聲逐鳳凰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曰巍巍乎若泰山湯湯乎若流水風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
細縷

纏鐘格
一作細莖纏鐘板
圓花釘鼓牀
一作膺風蟬鬢亂映日鳳釵光格音閣懸鐘之木也言密緝其繩縮鐘於木令枝格不得下也一作纏鐘

板者義同若有髻之詩所謂設業設虞崇牙樹羽又綿篇云縮版以載是也毛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虛橫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爾雅曰繩之謂之縮之郭云縮者約束之孫炎云繩束築版謂之束莖束葦也說文云其巨切牀鼓欄也若井欄淮南王篇以為銀牀矣圓花鼓釘也鼓釘圓刻作花文釘其上故云圓花釘鼓牀言作妓用鐘鼓也一作膺風蟬鬢亂映日鳳釵光者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蟬鬢縹緲如蟬故曰蟬鬢王子年拾遺記石崇愛婢翔風瑩金為鳳冠之髻是也

懸知曲不誤無

事畏周郎

吳志曰周瑜少時精意於音樂惟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云曲有誤周郎顧

奉答賜酒

仙童下赤城仙酒餉王平

神仙傳曰茅蒙字初成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泰清時

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又曰王遠字方平以一貫錢與餘杭姥求沽酒須臾還得一油囊酒五斗野人相就飲山鳥一

羣驚細雪翻沙下寒風戰鼓鳴此時逢一醉應枯反

更榮

奉答賜酒鵝

雲光偏亂眼風聲特噤心冷猿披雪嘯寒魚抱凍沉
今朝一壺酒實是勝千金負恩無以謝惟知就竹林

魏氏春秋曰嵇康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瑯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流於竹林號爲七賢

正旦蒙趙王賚酒

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

荆楚歲時記注練化篇云正月旦吞雞子赤豆七枚辟瘟氣又肘後方云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十七

枚消疾疫張仲景方云歲有惡氣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十七枚雞子白麻子酒香之麻豆之設當起於此崔寔月令云元日進酒降神畢室家尊卑次列於几之前各上椒酒於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

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

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梁昭明錦帶啓太簇正月

云柏葉汎三元之酒晉書曰劉蕢妻元日獻椒花頌

流星向椀落浮蟻對春開

流星浮蟻皆酒也王子年拾遺記曰張華爲九醞酒

以三薇漬麴藥出西羌麴出北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獲之以之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太醉不叫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爲消腸酒閩里歌曰甯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南都

賦曰瑋勳數寸浮蟻如萍注云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如萍之多者

成都已救火蜀使何時迴

神仙傳曰欒巴蜀郡

人也少而學道不修俗事爲尙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

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兩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冥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衛王贈桑落酒奉答

周書云文帝十三子文宣皇后生高祖衛刺王直直字豆羅突武成初進封衛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愁人坐狹邪喜得送流霞

古詩云長安有狹邪夾穀不容車陸機詩有長安有狹邪行抱樸子曰項曼卿修道山中自言至天上遊

紫府遇仙人與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饑渴愁人自謂也狹邪謂長安之地也言己本流寓愁坐長安狹邪之處喜衛王送酒而至也

跂牕催酒熟停杯

待菊花

言得此酒煮之更待酌也跂倚也菊花酒名也

霜風亂飄葉寒水細澄沙高陽

今日晚應有接籬斜

世說曰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

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就蒲州使君乞酒

蒲州使君中山公訓晉國公護世子也周書武帝紀天和元年二月以開府中山公訓為蒲州總管六年五月為柱國建德元年護誅徵赴京師見害此就乞酒下篇有許乞之事

蕭瑟風聲慘蒼茫雪貌愁

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王逸注曰陰令促急風暴疾也

鳥寒棲

不定池凝聚未流

言己本流寓之人在此苦寒之地如鳥寒棲欲飛池凍流還聚也

蒲城桑葉落灑

岸菊花秋

蒲城蒲州城也灑岸灑陵岸也桑落菊花謂酒也洛陽伽藍記曰河東郡民劉白墮宿擅工釀排子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王粲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飲

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

後漢書曰袁紹公孫瓚皆威震河朔紹數擊破瓚軍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天子遣

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共同斯好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史記蕭相國世家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

瓜從召平以爲名也按子山身留長安江陵失守隨例入關者如王褒等有數十人願乞此酒分勸諸彼自言本故梁亡國之臣與諸南人羈士若東陵故侯矣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

上乞酒求乞之乞此乞酒乞讀曰氣與也後漢書楊政傳詔曰乞楊生師晉書謝安謂其甥羊曇曰以聖乞汝皆與也與求乞之乞字同而音義俱異矣

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迴三輔黃圖曰長安西渭水北古徵西有細柳倉三齊記曰般城南有蒲臺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頓處在臺

下繁蒲繫馬今蒲猶繁者見郡國志平原般縣注江淹別賦云去復去兮長河湄細柳謂己在長安蒲臺謂中山公在蒲州也言兩處相望也秋桑幾過落春

蟻未曾開桑落注見上篇謝眺詩曰淥蟻方獨持釋名云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言許乞而未送也瑩角非難馭槌輪

稍可催瑩角謂馭車之牛也槌輪謂車也以中山公許乞一車故云世說曰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較常瑩其角昭明文選序曰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呂向曰椎輪古棧車槌與椎字同

只言千日飲舊逐中山來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

答王司空餉酒

一作答王褒餉酒

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爲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與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

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盜執而縛之知爲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饗側取醉而去世說曰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王戎字

濬冲郡邪臨沂人也
爵安豐縣侯

仙人一捧露判不及盃中

漢書云孝武作柏梁銅柱
承露仙人掌之屬

舟中望月

舟子夜離家開舫望月華

詩云招招舟子高誘
淮南注曰舫小船也

山明疑有雪岸

白不關沙

言月之所照則山如
積雪岸似銀沙也

天漢看珠蚌星橋似桂花

河圖括地
象曰河精

上為天漢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龜策傳曰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蚘蠶伏之西陽雜俎曰舊言月中有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

人學仙有過謫
令伐樹

灰飛重暈闕莫落獨輪斜

淮南子曰晝隨灰而月暈闕注云月
暈以盧灰為環缺其一面則月暈亦

闕於上竹書紀年曰帝堯在位七十年有草莢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莢莢

望月

夜光流未曙金波影尚賒

漢書曰月穆穆
似金波

照人非七子含風

異九華

七子疑卽七枝燈名西京雜記有七枝鐙言照人異於燈也又疑鏡名西京雜記云秦始皇
皇常以鏡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漢書曰漢興因秦之名號妾有美人夏人八子七

子之號焉梁簡文望月詩云形同七子鏡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襖三十五條有九華扇
曹子建九華扇賦序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知九華

是扇名言月之
舍風異於扇也 莫新半壁上桂滿獨輪斜

莫桂注見
上篇 乘舟聊可望

無假逐仙

一作靈

槎

荆楚歲時記曰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河渚織女取支機石與騫而還後為東方朔所識

對雨

繁雲猶暗嶺積雨未開庭階舍侵角路鑊滿溜疎萍

濕楊生細榘爛草變初螢

榘諸深切音榘木跌也月令腐草化為螢

徒勞看蟻封無

事祀靈星

易林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後漢書祭祀志曰漢興八年有言周與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星食也舊謂

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祀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

喜晴

比日思光景今朝喜暫逢雨住便生熱雲晴即作峯

水白澄還淺花紅燥更濃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龍

湘中記曰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舞如燕止則為石淮南子曰土龍致雨高誘注云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

詠春近餘雪應詔

送寒開小苑迎春入上林

上林苑名

絲條變柳色香氣動蘭

心待花將一作思對酒留雪擬彈琴宋玉賦曰臣援琴而鼓陪遊愧

並作空見奉恩深

奉和初秋和梁簡文帝也簡文集中有初秋詩

落星初伏火秋霜正動鐘詩豳風云七月流火毛傳曰火大火也流下也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曰火大火心

也季冬十二月平日正中在南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哀十一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郭璞注曰霜降則鐘鳴北閣

連一作更橫漢南宮應鑿龍漢天漢也黃圖曰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大戴禮云七月案戶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

北也西都賦云抗應龍之虹梁祥鸞棲竹實靈蔡上一作芙蓉白虎通曰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於東園食常竹實棲常

梧桐終身不去史記龜策傳曰余至江南問故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又曰臣為即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靈蔡龜也論語臧文仲居蔡鄭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

漢書食貨志云元龜曰蔡芙蓉蓮也爾雅曰荷芙蓉其實蓮郭璞注云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蓮謂房也自有南風曲還來吹九重

樂記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楚辭曰君門兮九重

晚秋

淒清臨晚景疎索望寒階濕庭凝墜露搏風卷落槐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

日氣斜還冷雲峯晚更霾可憐數行雁點點

遠空排

和潁川公秋夜

沈寥空色遠葉黃淒序變

楚辭曰沈寥今天高而氣清王逸曰沈寥曠蕩空虛靜也沈音血說文曰沈水從孔穴疾出也聲呼穴切

月令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

洞浦落遵鴻長飈送巢燕

淮南子曰燕雁代飛高誘曰燕元鳥也春分而來雁春分而去北詰漢中

也燕秋分而北雁秋分而南詰彭蠡也故曰代飛

千秋流夕景百籟含宵囀

說文曰籟三孔翕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籟小者

謂之籟籟洛帶切

峻雉聆金柝層臺切銀箭

峻雉謂高城也左傳祭仲曰城都過百雉杜預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也易繫辭云

重門擊柝以禦暴客鄭康成云手持兩木以相敲是為擊柝守備警戒也顏延年陽給事誅曰金柝夜擊李善曰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李周翰曰金謂刁也柝打

更木也柝音托周禮作甕字同枚乘七發曰臺城層櫺周禮挈壺氏鄭注云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

屏風之制古所謂展皆有畫飾禮記鄭注曰斧展者畫屏風也又周禮注云黼依其制如屏風東觀漢記曰宋引常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鄴中記曰石虎作金銀鈕屈膝

屏風以白練畫義士仙人子山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其畫不一蓋雜詠之也

浮橋翠蓋擁平日

淮南子曰馳要夏建翠蓋高誘注云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淮南子曰日至於曲阿是為日明高誘注云

平日也潘岳關中詩曰雍門不啓

石崇迎客至山濤載妓來

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小名齊奴財產豐積室宇宏麗

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又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

水紋恆獨轉風花

直亂迴誰能惜紅袖甯

一作迎

用捧金杯

碧玉歌云碧玉奉金杯攄酒助花色

停車小苑外下渚長橋前澁菱迎擁楫平荷直蓋船

殘絲繞折藕芰葉映低蓮遙望芙蓉影只言水底然

爾雅曰荷芙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別名芙蓉江東呼荷

昨夜烏聲春驚聞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

流星浮酒泛粟瑱繞杯脣

真宅殿反粟瑱注見秋夜搗衣詩

何勞一片雨喚

作陽臺神

宋玉高唐賦云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逍遙遊桂苑寂絕到桃源

毛詩曰於焉逍遙謝莊月賦云蕭桂苑陶潛有桃花源記

狹石分花

逕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知歡未

足橫琴坐石根

三春冠蓋聚八節管絃遊陸機文賦云流管絃而日新石險松橫植巖懸

澗豎流小橋飛斷岸高花出迴樓定須催十酒將來

宴五侯曹植名都篇云美酒斗十千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潭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柱連柱疑作注枚乘七發云連廊四注歌聲上扇月舞

影入琴弦班婕妤怨歌行曰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澗水纔牕外山花即眼前但

願長歡樂從今盡百年

日晚金槌路一作絡朱軒流水車漢書賈山曰隱以金椎服虔曰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鄭康成

曰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幘拂緣堤柳蕘飄夾路

花蒼頡篇曰帛張車上曰幘說文曰蕘屋棟所以承瓦也聲莫耕切定迎劉碧玉將過陰麗華樂苑曰碧玉宋汝南王妾

名後漢書光武帝曰娶妻當得陰麗華非是高陽路莫畏接羅斜晉書曰山簡出鎮襄陽惟酒是耽諸習氏荆上豪族有佳

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各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徘徊出桂苑徙倚就花林

謝莊月賦云蕭桂苑潘岳詩云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李善注引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張銑曰徙遷

移也倚立也

下橋先勸酒跂石始調琴蒲低猶抱節竹短未

空心絕愛猿聲近惟憐花徑深

千尋木蘭館百尺芙蓉堂

何平叔景福殿賦曰於是蘭栴積重李善曰蘭木蘭也以木蘭為栴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芙蓉始發

雜芰荷

落日低蓮井行雲礙芰梁

魯靈光殿賦云圓淵方井反植荷蕖張衡西京賦所謂藻井是也薛綜曰藻井當棟中交木方

為之如井幹也漢書郊祀志有井幹樓師古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井幹臺而百層幹或作韓義同子山引之或稱蓮井或稱菱井皆

謂棟中交木方若井幹之形也芰水草蓮與菱皆水中之物梁上畫以水草所以厭火若藻稅也落日行雲言其高插天也

流水桃花色春洲杜

若香

漢書曰來春桃花水感楚辭曰搴汀洲兮杜若王逸曰杜若香草也

就階猶不進催來上伎牀

搗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

青陽度歌云碧玉搗衣砧七寶金蓮杵

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

寄霍嫫姚

漢書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師古曰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姚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

出沒看樓殿間關望綺羅翔禽逐節舞流水赴絃歌

王逸楚辭注曰師曠鼓琴天下元鶴皆銜明月之珠以舞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琴湯湯乎若流水

細管吹叢竹新杯

捲半荷南宮冠蓋下日暮風塵多

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西都賦曰冠蓋如雲

玉柙珠簾捲金鉤翠幔懸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白珠為簾箔玳瑁柙之象牙為篋

荷香薰水

殿閣影入池蓮平沙臨浦口高柳對樓前上橋還倚

望遙看采菱船

楚辭曰涉江采菱發揚阿

高閣千尋跨重簷百丈齊雲度三分近花飛一倍低

吹簫迎白鶴照鏡舞山雞

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致孔雀白鶴於庭異苑曰山雞愛其羽毛映水則舞魏武帝時

南方獻之公子倉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鑿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

何勞愁日暮未有夜烏啼

樂府有夜烏啼

河流值淺岸斂轡暫經過弓衣濕濺水馬足亂橫波

半城斜出樹長林直枕河今朝遊俠客不畏風塵多

漢書有遊俠傳

度橋猶徙倚坐石未傾壺淺草開長埒行營繞細廚

沙洲兩鶴一作岸迴石路一松孤自可尋丹竈何勞憶酒

壚江淹別賦云守丹竈而不顧史記曰令文君嘗壚韋昭曰壚酒肆也以土為墮邊高似壚

上林春逕密浮橋柳路長上林苑名三輔黃圖曰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龍媒

逐細草鶴斃映垂楊漢書曰天馬徠龍之媒邱遲待宴樂遊苑詩云細草籍龍騎晉書曰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

斃裴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說文曰斃折鳥羽為旗纛之屬从毛敝聲昌兩切水似桃花色山如甲煎香

桃花水見漢書溝洫志注見前語林云石崇廁置甲煎沉香無不異備白石清一作春泉上誰能待月光

白石春泉滿黃金新埒開晉書曰王濟移第北芒山下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戚

里車先度蘭池馬即來二輔黃圖曰萬石君奮徙家長安戚里漢書地理志曰渭城縣有蘭池宮又按尸子云馬有紫燕蘭池與宮名同矣

落花承舞席春衫拭酒杯行廚半路待載妓一雙迴

神仙傳曰麻姑入拜王遠遠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無限也

將軍息邊務校尉罷從戎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

池臺臨戚里絃管入新豐漢書地理志云京兆新豐高祖

皆掌兵及四巨有長史秩千石又云八校尉皆武帝初置秩皆二千石

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

浮雲隨走馬明月逐彎弓

西京雜記

稱漢文帝有馬名浮雲

比來多射獵惟有上林中

上林苑名天子射獵處也司馬相如作賦亡是公陳上林之事

三危上鳳翼九坂度龍鱗

楚辭曰馳六龍於三危兮王逸云三危西方山也穆天子傳曰西升九阿郭璞曰旋今新安縣十里有九

坂又蜀有九折坂蜀都賦云馳九折之坂劉注云九折坂在漢壽嚴道縣邛萊山鳳翼龍鱗言其山形之相似也

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

人懸巖泉溜響深谷鳥聲春住馬來相問應知有姓

秦

古詩日出東南隅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此誰家姝笞云秦氏女且言名羅敷

聊開鬱金屋暫對芙蓉池

樂府云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魏文帝有芙蓉池作

水光連

岸動花風合樹吹春杯猶雜泛細菓尚連枝不畏歌

聲盡先看箏柱斂

阮瑀箏賦云柱三寸三才具也

洞靈開靜室雲氣滿山齋古松栽數樹盤根無半埋

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仲春徵隱士蒲輪上計偕

漢書武帝紀師古注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計者上計簿使也偕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也

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

謝朓遊東田詩曰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

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跂石多時望

蓮船始復歸

金鞍聚積岸玉軸汎中流

張華詩云青蓋覆金鞍郭璞方言注云今江東人呼世為軸

畫鷁先防

水媒龍即負舟

淮南子曰龍舟鷁首高誘曰龍舟大舟也刻為龍文以飾之鷁水鳥也畫其象著船首晉書曰王濬作大船連舫畫鷁首於船頭以懼江神呂氏春

秋曰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

沙城疑海氣石岸似江樓崩槎時半沒壞

舸或空浮定是汾河上戈船聊試遊

漢武帝秋風辭曰汎樓船今濟汾河漢書如淳注曰汾在睢之

北西流與河合武帝紀曰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張宴曰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

竟日坐春臺芙蓉承酒盃

老子曰如登春臺

水流平澗下山花滿

谷開行雲數番過白鶴一雙來

行雲謂歌也博物志云秦青撫節悲歌響過行雲白鶴謂舞也韓子云師曠援琴鼓

清角有元鶴二八集於廊門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古詩云飛來雙白鶴

水影搖叢竹林香動落梅直上山

頭路羊腸能幾迴

高誘淮南注曰羊腸山名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西河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大行孟門之限也此云羊腸者言其山勢之紆迴也

贈周處士

處士周弘讓也嘗是弘讓隱茅山時所贈故下篇云尋周處士若入魏而後南北異處雖仁威築壘而子山難可復尋矣故知是陽都集中之作也

九丹開石室三徑沒荒林

抱樸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三

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控廉逃名不出陶潛歸去來辭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李周翰曰荒蕪也

仙人翻可見隱士

更難尋

上九丹句謂仙人也三徑句謂隱士也言隱士幽居較諸仙人更難訪也

籬下黃花菊邱中白雪琴

續晉陽秋曰陶潛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王宏送酒至即便就酌而歸左太冲招隱詩云邱中有鳴琴宋玉對問曰其爲陽春白雪二語謂隱士也

方欣松

葉酒自和游仙吟

本草云松葉可爲酒能已疾松葉六十斤細剉咬咀水四石煮取四斗九升以釀五斗米如常法煮松葉浸米并饋飯泥釀封頭七日發

飲之得此酒力者甚衆曹子建愁叔夜何敬祖郭景純並著游仙詩言樽酒共酌招隱之思同於游仙矣

尋周處士弘讓

試逐赤松遊披林對一邱

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下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

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漢書張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

名果有大谷梨潘岳洛陽記曰洛陽有張公居大谷有大梨海內惟此一株閑居賦云張公大谷之梨是也楚辭招隱士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石鏡

菱花發桐門琴曲愁

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曰攀崖照石鏡李善注引張僧鑒尋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又吳興郡記云

臨安縣東有石鏡山東有石鏡具見人形又蜀本紀云蜀王妻以石鏡一枚表其慕魏武有菱花鏡以鏡有菱花之名故云石鏡菱花發也七發曰龍門之桐故云桐門以桐木堪為琴瑟也

泉飛

疑度雨雲積似重樓王孫若不去山中定可留

劉安招隱士曰王孫

遊兮不歸又云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王孫周喻處士也言其避世在山誠可隱處也

鏡

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

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

月中有桂鏡圓如月而無桂也鏡有菱花菱開夏時故不逐春也

試挂淮

南竹堪能見四鄰

淮南子曰高懸大鏡坐見四鄰

梅花

當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闌

秦始皇本紀曰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廣雅曰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

不

信今春晚俱來雪裏看

言春晚兩雪舒梅也

樹動懸冰落枝高出手

寒早知覓不見真悔著衣單

春衣單袷之時早知梅花獨遲必將有春寒雨雪非重幄輕裘難可耐寒也

詠樹

交柯乍百頃擢本或千尋楓子留為式桐孫待作琴

爾雅曰攝木生江上有寄枝高二丈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塗之即雨述異記曰南中有楓子鬼木之老者為人形亦呼為靈楓焉風俗通曰梧桐生於嶧陽山巖石之上采東南孫枝為琴聲清雅周禮鄭注

曰孫枝竹之末生者也桐孫亦然 殘核移桃種空花植棗林 漢武故事曰王母以桃食帝留核欲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三

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 幽居對蒙密蹊徑轉深沉

鬪雞

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 平子春秋時季平子名意如者也左傳昭二十五年曰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

益官於郈氏且讓之郈昭伯亦怨平子陳王陳思王曹植也植各都篇云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狸膏燻鬪敵芥粉盞春場

子曹建鬪雞詩曰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左氏傳曰季氏介其雞杜預注云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正義曰杜此二解一讀介為芥擣芥子為末播其雞羽賈逵云擣芥子為末播其雞翼

可以至郈氏雞羽是此說也鄭衆云介甲也為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曰鏜著雞頭蓋以膠塗雞之足然以沙搽之令其齧得傷彼雞也此云芥粉用杜氏之前說也說文曰盞塵也聲於蓋切 解

翅蓮花動猜羣錦臆張 鮪照雉朝飛云勿繡頸碎錦臆臆膺也言翅若蓮花膺色如錦也

應令

望別非新館開舟卽舊彎浦喧征棹發亭空送客還
路塵猶向水征帆獨背關

杏花

春色方盈野枝枝綻翠英依稀暎村塢爛熳開山城
好折待賓客金盤襯紅瓊

集周公處連句

周公陳尚書周弘正也弘正入周信集其處有傷舊國之詞

市朝一朝變蘭艾本同焚故人相借問平生如所聞

謝朓詩曰寂寞市朝變淮南子曰紫芝與蕭艾俱死傅元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

寄徐陵

南史云徐摛子陵字孝穆晉安王爲皇太子東宮學士陵充其選陳武帝以爲尚書左丞封建昌縣侯爲尚書左僕射位至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笛悲

向秀思舊賦序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辭曰經山陽之舊居

寄王琳

南史云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蕃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平景之勳與杜龕俱爲第一後平武陵王紀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元帝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警乃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趣之計師老兵疲不能進陳武帝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待中司空徵琳不受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陳武帝遣將侯安都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嘆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禽安都等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温太真何人哉後因歲星在牛斗自知有喪軍敗爲吳明徹所殺哭者聲如雷矣按王琳方志雪讎取故子山有是寄焉

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

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謝朓鼓吹曲云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玉關喻已身留長安如遠戍玉門也金陵謂建鄴舊都也元帝遷都江陵爲蕭警所敗敬帝仍都建鄴又爲陳霸先所篡王琳西攻岳陽東拒陳武蓋梁室之忠臣子山爲之下淚矣

奉和趙王

花徑日相攜花林鳥未棲比看中郎醉堪聞烏夜啼

樂府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時所作也

和劉儀同臻

隋書文學傳云劉臻字宣華沛國人也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選中書舍人江陵陷後歸蕭管以為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為中外晉室參軍羽檄多成其手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

南登廣陵岸回首落星城不言登舊浦烽火照江明

漢書曰廣陵國屬吳也吳都賦曰饗戎旅乎落星之樓劉淵林注云吳有落星樓在建鄴東北十里

和庾四

疑即庾季才與信同八世祖潛江陵平隨例入長安鄉關之思相為倡和云

離關一長望別恨幾重愁無妨對春日懷抱只言秋

禮記曰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淮南子曰秋土悲

和侃法師三絕

一作和侃法師別詩

秦關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幾人應淚落看君馬向南

奏關函谷關灞岸灞岸謂長安也楚路江潭謂江陵也後周都長安江陵本元帝所都言在周想望故國也楚辭曰寄生平江潭時侃法師南還與子山作別故云

客遊經歲月羈旅故情多近學衡陽雁秋分俱渡河

左氏傳曰羈旅之臣地記云衡山一峯極高雁不能過遇春北歸故名迴雁或曰峯勢如雁之回故名

迴首河隄望眷眷嗟離絕誰言舊國人到在他鄉別

言與侃法師本南人今在北方別也舊國謂梁也他鄉謂長安也

送周尚書弘正二首

交河望合浦元菟想朱鳶共此無期別知應復幾年

漢書曰車師王治交河城又曰合浦郡武帝六年開屬交州元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屬幽州交趾郡朱戴縣交河與合浦玄菟與朱戴皆極遠之地以喻己與弘正南北隔絕若胡越矣

離期定已促別淚轉無從惟愁郭門外應足數株松

傷己將老死於長安也

重別周尚書二首

尚書周弘正也

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惟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

漢書西域傳曰東則吃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月令曰季秋之月鴻雁來賓言己留長安如在陽關之外弘正南還若秋雁渡河也

河橋兩岸絕橫岐數路分山川遙不見懷袖遠相聞

贈別

藏啼留送別拭淚強相參誰言畜衫袖長代手中浹

音含言濕衫袖若水和物也於韻宜在十三覃俗本不載或見去聲時俗字書須以此詩證入庶為近雅

徐報使來止得一見

徐陵也

一面還千里相思那得論更尋終不見無異桃花源

述異記曰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為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於此避難食桃李實者皆得仙

行途賦得四更應詔

四更天欲曙落月垂關下深谷暗藏人欹松橫礙馬

說文曰曙旦明也

和江中賈客

一作賈客詞

五兩開船頭長橋發新浦懸知岸上人遙振江中鼓

淮南子曰譬若侃之見風也高誘曰侃候風者也世謂之五兩凡盡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文為旗

奉和平鄴應詔

周書本紀云建德六年帝至鄴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

天策引神兵風飛掃鄴城陣雲千里散黃河一代清

左傳杜預注云天策傳說星也鄴城北齊所都也鄴漢屬魏郡故三國魏都也掃平也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王子年拾遺記曰丹邱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

送衛王南征

周書曰文帝子衛刺王直天和中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來附詔直督緩德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兵赴援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等戰於沌口是其事也

望水初橫陣移營寇未降風塵馬足起先暗廣陵江

漢書地理志曰廣陵國屬荊州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屬王胥皆都此枚乘七發云並往觀濤平廣陵之曲江言伐陳從廣陵渡江矣

仙山二首

金竈新和藥銀臺舊聚神相看俱莫怯先師應識人

江淹恨賦曰守丹竈而不顧陳金鼎而方堅郭璞遊仙詩曰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

石軟如香飯鉛銷似熟銀蓬萊暫近別海水遂成塵

朱彥伯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以與康即疑為石抱樸子曰道士李根煎鉛錫以藥投鼎中鐵匙攪之冷即成銀神仙傳曰尹軌入荆山銷鉛成銀

山齋

石影橫臨水山雲半繞峯遙想山中店懸知春酒濃

野步

值泉仍飲馬逢花即舉杯稍看城闕遠轉見風雲來

山中

澗暗泉偏冷巖深桂絕香住中能不去非獨淮南王

楚辭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辭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王孫兮歸來山中不可以久留

閨怨

明鏡圓花發空房故怨多幾年留織女還應聽渡河

神仙傳曰桂陽成武丁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

和趙王看妓

長思統紗石空想

一作定憶

擣衣砧臨邛若有便

一作使

為說解

琴心

十道志曰句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亭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紗石絕異記曰嵩山之上玉女擣帛石瑩徹光潔山下人日立秋前一日中夜嘗聞杵聲漢書司馬相如傳曰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臨邛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既罷相如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看舞

鸞迴不假學鳳舉自相關到嫌衫袖廣恆長礙舉鬢

袁宏舞賦云舞迴鸞以紆袖又云為鳳翼之姿迤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

聽歌一絕

協律新教罷河陽始學歸但令聞一曲餘聲三日飛

漢書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列女傳曰趙皇后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列子曰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遠梁三日不絕雍門人至今善歌效韓娥之遺意也

暮秋野興賦得傾壺酒

劉伶正促酒中散欲彈琴但令逢秋菊何須就竹林

世說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皆相比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

對酒

數杯還已醉風雲一作春風不復知惟有龍吟笛桓伊能獨

吹晉書曰桓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

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春日極飲

檻前聞鳥囀園裏對花開就中言不醉紅袖捧金杯

樂府碧玉歌碧玉奉金杯漱酒助花色

春望

春望上春臺春牕四面開落花何假拂風吹會併來

老子曰熙熙然如登春臺

新月

鄭環惟半出秦鉤本獨懸若交臨酒影堪言照弩弦

左氏傳曰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釋器云肉好若一謂之環鮑照翫月詩曰纖纖如玉鉤秦羅敷詞曰桂杖爲籠鉤故曰秦鉤言新月類枝又如鉤也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

秋日

蒼茫望落景羈旅對窮秋
賴有南園菊殘花足解愁

望渭水

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
猶言吟溟浦應有落帆還

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思里吳舊亭也謝朓有新亭渚別范零詩越絕書曰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西大決通安湖又曰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言望長安如江南也

塵鏡

明鏡如明月恆常置匣中
何須照兩鬢終是一秋蓬

和淮南公聽琴聞弦斷

嗣宗看月夜中散對行雲
一弦雖獨韻猶足動文君

晉書曰阮籍字嗣宗善彈琴稽康字叔夜拜中散大夫常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漢書曰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一弦謂一弦斷也言此斷弦之聲亦足

挑動文君也

弄琴二首

雉飛催晚別鳥啼驚夜眠若交新曲變惟須促一絃

古辭有雉朝飛為夜啼言其以為琴曲也神仙傳曰孫登善彈一絃琴

不見石城樂惟聞鳥噪林新聲逐絃轉應得動春心

古辭有石城樂五曲其一云生長石城下開牕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唐書樂志云石城樂者宋臧所作也石城在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古今樂錄曰石城樂舊舞十六人為噪林即為夜啼曲也樂志云為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又有西為夜飛五曲樂錄云宋元徽五年荊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楚辭曰目極千里蕩春心

詠羽扇

搖風碎朝翻拂汗落毛衣定似回谿路將軍垂翅歸

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灑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迴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灑池

題結綫袋子

交絲結龍鳳鏤彩織雲霞一寸同心縷千年長命花

賦得鸞臺

九成吹玉琯百尺上瑤臺能將秦女去終是鳳皇來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說文曰古者玉琯以玉
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秦女弄玉也見列仙傳

賦得集池雁

逢風時迴度逐侶作爭飛猶憶方塘水今秋已復歸

劉禎詩曰方塘含白
水中有鷺與雁

詠雁

南思洞庭水北想雁門關稻梁俱可戀飛去復飛還

威宏之荊州記曰雁塞北接陽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雁飛者至此卽回翼惟一處稍下每雁
飛遠則矯翼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雁塞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雁出其間郭璞注云雁門山
卽北陵西喻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魯連子曰君雁鷺
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君稻梁

忽見檳榔

密含南方草木狀曰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銅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
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蕉條派開破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
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御衛
其實也味苦澁剝其皮嚙其膚熟如黃之堅如乾棗以扶留藤古賣灰并食則滑美下氣

滑穀出林邑彼人以爲貴婚族客必先進
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一名賓門藥錢

綠房千子熟紫穗一作百花開莫言行萬里曾經相識
來

賦得荷

秋衣行欲製風蓋漸應欹若有千年蔡須巢但見隨

楚辭曰製芰荷以爲衣又曰援芙蓉以爲蓋張景陽七命曰北發靈蔡漢書食貨志曰元龜名蔡師古曰李以蔡出善龜故名龜爲蔡抱樸子玉策記曰千歲龜五色額骨起如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

移樹

酒泉移赤柰河陽徙石榴雖言有千樹何處似封侯

漢書地理志曰酒泉郡武帝太初六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西京雜記曰初修上林苑羣民遠方各獻名果異樹柰三白柰紫柰綠柰潘岳集中有河陽庭前安石榴賦其序云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也漢書貨殖傳曰蜀漢江陵千樹橋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

奉梨

接枝秋轉脆含消落更香擎置仙人掌應添瑞露漿

三輔黃圖曰御宿園出大梨落地則破其取梨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漢書曰孝武作承露仙人掌

傷往二首

見月長垂淚花開定斂眉從今一別後知作幾年悲

此子山鄉關之思也

鏡塵言苦厚蟲絲定幾重還是臨牕月今秋迴照松

論衡曰蜘蛛輕絲以網飛蟲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

春日離合二首

秦青初變曲未有逐琴心明年花樹下月月來相尋

列子曰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響過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漢書曰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

田家足閒暇士友暫流連三春竹葉酒一曲鷓鴣弦

張衡七辨曰元酒白醴葡萄竹葉張協七命曰豫北竹葉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嵇叔夜琴賦曰嚶若離鷓鳴清池又曰鷓鴣遊絃李善注云古相和歌有鷓鴣曲

和迴文

和湘東王後園

早蓮生竭鑊嫩菊養秋鄰滿池留浴鳥分橋上戲人

問疾封中錄雙聲

形骸違學宦狹巷幸為閒虹迴或有雨雲合又含寒

橫湖韻鶴下迴溪狹一作狹猿還懷賢為榮衛和緩惠綺

紈原本疑是何丸左傳有醫和醫緩良醫也

示封中錄二首似吃語詩

貴館居金谷關局隔藁街冀君見果顧郊間光景佳

漢書曰郵支首懸囊街蠻巨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高階既激澗廣閣更交柯葛巾久垂角菊徑簡經過

後漢書曰郭太字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一葛巾以葛為之

秋夜望單飛雁

失羣寒雁聲可憐夜半單飛在月邊無奈人心復有

憶今暝將渠俱不眠

代人傷往二首

青田松上一黃鶴相思樹下兩鴛鴦無事交渠更相

失不及從來莫作雙

鄭緝之永嘉記曰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恆餘父母一隻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淨邱

公相鶴經云青田之鶴于寶搜神記云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自殺妻投臺而死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有鴛鴦各一恆棲樹上交頭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

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注詳見鴛鴦賦

雜樹本惟金谷苑諸花舊滿洛陽城正是古來歌舞

處今日看時無地行

石崇金谷詩序曰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思歸引序柏木幾於萬株董嬌詩云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枝枝自相對

葉葉自相當

狹客行

一作畫屏風詩二十五篇之首在詩集文苑英華另作狹客行在樂府今附錄四卷詩末五卷樂府之前

狹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

說文曰鑣馬勒旁鐵也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旁包斂其口也

細塵鄣路

起驚花亂眼飄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驕

漢書天馬歌曰歸沽赤汗沫流赭

鞍畏日晚爭路上河橋

晉書杜預建河橋於富平津

庾子山集卷之四

庾子山集卷之五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樂府

對酒歌

文苑英華作范雲

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

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又云山中人兮芳杜若

琴從

一作隨

綠珠借酒就文君取

晉書曰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長門賦序曰孝武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

牽馬

一作牛

就

一作

渭橋日曝山頭脯

三輔黃圖曰渭橋秦始皇造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雍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淮南子曰日至

於悲谷是謂鋪時高誘注云悲谷西南方之大壑也

山簡接羅倒王戎如意舞

晉書曰山簡鎮襄陽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

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酪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羅舉兵向葛疆何如并州兒語林曰王戎以如意指

林公曰何柱汝憶搖櫓時否何柱林公小字也世說曰謝仁祖能作異舞王公熱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箏鳴金谷園笛韻平陽塢

晉書曰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陽太高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經石崇故居馬融長笛賦云融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獨臥鄆縣平陽塢中有雒容舍逆旅

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

人生一百年歡笑惟三五

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度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

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而已矣
何處覓錢刀求為洛陽賈貨殖傳曰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

白或錢或布或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
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為侍中

昭君辭應詔

玉臺作明君辭序曰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

斂眉光祿塞還望夫人城漢書曰單于朝天子於甘泉宮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又曰漢軍乘勝追北至

范夫人城**片片紅顏落**雙雙淚眼生冰河牽馬渡雪路抱鞍

行胡風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調琴上曲變入一作胡

笳聲虞羲詠霍將軍北伐詩曰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呂延濟曰笳簫也起於胡

王昭君

玉臺作昭君詞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嘆越席而起乃賜單于

拭啼辭戚里回顧望昭陽漢書曰萬石君奮徙家長安中戚里三輔黃圖曰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殿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

鏡失菱花影釵除却月梁西京雜記曰飛燕始加大號婕妤奏上三十六物有七尺菱花鏡一奮龍輔女紅餘志曰燕昭王賜掖媚

以金梁却月之釵

圍腰無一尺垂淚有千行綠衫

一作衫身

承馬汗紅袖

拂秋霜別曲真多恨哀絃須更長

出自薊北門行

漢書曰薊故燕國也鮑照有出自薊北門行李周翰曰薊北門名敘征戰辛苦之意薊音計

薊門還北望役役盡傷情關山連漢月隴水向秦城

古樂府有關山月恨賦關山無極辛氏三秦記隴右西關欲上者七日乃越上有幾水四注下流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噓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笳寒蘆葉脆弓

凍紵絃鳴

杜摯菴賦曰惟葭蘆之為物葭字或作笳笳寒弓凍言北地之苦寒也

梅林能止渴復姓可防

兵

淮南子曰百梅足可以為百人酸世說曰魏武行役失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其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復姓按代北之人隨後魏遷河南者獻帝為之定姓為

復姓或二字或三字或四字其音多似西域羌書三合四合皆指一字之義又按隋經籍志兵法有黃帝復姓符二卷時後周賜姓如普屯紆千爾綿賀蘭步六孤普六姑之屬蓋當時武將皆用復姓為之也

將軍朝挑戰都尉夜巡營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未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

四戶應劭漢官儀曰都尉秦官也

燕山猶有石須勒幾人名

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遂登

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結客少年場行

曹植結客篇云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荒鮑照有結客少年場行李善引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嘗為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李周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遊樂之場終無所

成故有斯作也

結客少年場春風滿路香歌撩一作嫌李都尉果擲潘河

陽漢書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晉書曰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隔一作折

花遙勸酒就水更一作便移床今年喜夫婿新拜羽林郎

漢書曰飲飛射士羽林孤兒應劭曰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林喻若林木之威羽羽翼擊之意故以名武官焉如淳曰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儀注云

羽林從官七百人後漢百官志云羽林郎比三百石定知劉碧玉偷嫁汝南王樂府有碧玉歌樂苑曰碧玉歌者宋汝南王之

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

道士步虛詞十首

渾成空教立元始正圖一作塗開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抱樸子道經有混成經二卷按不執著為空老子貴虛無為空教

後漢書稱浮屠道家之流空有兼遺矣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有玉清三元宮元始天尊為主赤玉靈文下朱陵真氣來列仙傳曰

安期先生賣藥于東海秦始皇與語三日三夜去留書以赤玉鳥一量爲報曰後數年求我于蓬萊山神
異經曰東方朔云會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登海宴夜之丘真誥曰朱陵北絕臺上嬪管妃又曰近
得度名南宮定策朱陵藏
精待時方列爲仙
中天九龍館倒景八風臺
中天半天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謝

靈運會吟行曰層臺指中天張衡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薛綜曰九龍本周時殿名也門上有三
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如淳漢書注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徙下照故其景倒八風淮南
子云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
風西方閭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漢風此疑謂靈臺也
雲度絃歌響星移

宮殿迴青衣上少室童子向蓬萊
後漢張安超有譏青衣賦此謂仙家
隸暨青衣童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

嶽也東謂大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登仙臺
在少室山下續齊諧記云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
逍遙聞四會倏忽

度三災
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宋玉高唐賦曰五變四會善曰四會四懸化會也東都賦曰指
顧倏忽李善注曰倏忽疾也真誥曰且方交兵曰會三災向臻神風驅除臭氣參天樓炭

經曰天地有三災變一者火災變二者水災變三者風災變隋書經籍志道經所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
略與佛經同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

人度
無名萬物始有道百靈初
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
物之母東都賦曰懷百靈
寂絕乘丹

氣元明上玉虛
左思蜀都賦曰舒丹氣以爲霞李善注引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
之氣上蒸爲霞而赫然也呂氏春秋曰冬至日行遠道周四極命之曰元

三元隨建節八景逐迴輿
真靈位業圖有玉清
三元宮有八景城真

明外國放品經曰北方元洲地
方三千里有玉虛紫館
三元隨建節八景逐迴輿

詰曰仙道有八景之
輿以遊行上清

赤鳳來銜璽青鳥入獻書

赤鳳銜璽疑即竹書紀年西伯
呂尚時所謂赤雀銜書是也後

鳳凰銜書遊于文王之都矣後漢書王景傳注
云送葬造宅之法若黃帝青鳥之書也

壞機仍成機枯魚還作魚

周易
鄭注

曰機弩牙也十洲記鳳麟洲仙家煮鳳喙及鱗角合煎為膏名之為續絃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絃
及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二年王使至獻

此膠四兩武帝以付外庫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絃斷使者時從駕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絃帝驚
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按機為弩牙絃斷膠續是仙家之術壞機

成機也神仙傳曰葛元見買魚魚者在水邊元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
能為元曰無苦也乃以魚與元元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躍上吐墨書青色如大華而飛去

栖心浴日館行樂止雲墟

淮南子曰日浴咸池又云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
七千三百九里注云白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

州七舍也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際自出道理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又莊子曰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厭俗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又按飛燕外傳成帝所謂武

帝求白雲鄉也楊惲報孫
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

凝真天地表絕想

一作相

寂寥前

老子曰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王逸
楚辭注曰寂寥空無人民之貌也

有象

猶虛豁忘形本自然

老子曰無象之象是謂恍惚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張衡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和莫與為隣

開經壬子世

一作歲

值道甲申年

漢書藝文志曰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
說易陰陽符在本經曰桐柏真人授道士許遠

遊言至甲申乙亥癸巳歲九月一日七月一日四月八日當有道士著七色法
衣手持九曲策杖子若見之勸請其道必授子神虎上符此南嶽真人也

迴雲隨舞曲

流水逐歌筵列子曰秦青撫節而歌響遏行云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曰湯湯乎志在流水言迴雲流水皆成自然之音節也石髓香

如飯芝房脆似蓮列仙傳曰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又神仙傳曰王烈之太行山中見山破石裂石中有青泥流出如

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如粳米飯嚼之亦然漢武紀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按蓮亦有房故芝似之魯靈光殿賦云綠房紫的謂蓮房也抱樸子曰木渠芝寄生大

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服之白日昇天也停鸞讌瑤水歸路上鴻天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王融曲水詩序云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

道生乃太乙守靜卽玄根漢書曰天神之貴者太乙其佐皇帝抱樸子曰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華訣淮南子曰帝者體

太乙王者法陰陽又曰體太乙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綱紀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紀而無私黜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焉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中

和煉九氣甲子謝三元後漢書襄楷傳注太平經典曰元氣有三名爲太陽太陰中和四真人降魏夫人歌有方諸青童曰七霞扇神曜九

氣無常形漢書律曆志用數三統天以甲子李奇曰夏正月朔日玉燭寶典曰正月一日爲三元隋書經籍志云道經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年號居心受善水教

學重香園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士推不爭故無尤香園未詳維摩經曰有國名衆

香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按佛經道書之流疑或通用也鳧留報關吏鶴去畫城

後漢書方術傳曰葉令王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覺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鳧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

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神仙傳曰蘇仙公乘白鶴飛去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更以
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彈何為

忻無迹還來寄絕言言王喬丁令威仙去還使鸞鶴來寄言也

洞靈尊上德虞石會明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虞石未詳裴君傳云五帝曰君與裴君登明真之臺要妙

思元牝作絕作紀者非虛無養谷神老子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楊注云谷養也神為五臟之神人能養其神炁則長生不死列仙傳曰容成公善補導之事取精於元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又按列子有谷神元牝之言云黃帝書也丹

邱乘翠鳳元圃御斑麟一作麟楚辭曰仍羽人於丹邱注云丹邱晝夜常明之處也王子年拾遺記曰丹邱千年一燒按翠鳳翠鳳輦也李斯上書曰見翠鳳之旗知鳳得稱翠鳳言其色也十洲記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西名曰元圃漢武內傳曰王母駕九色斑麟移黎付苑吏種杏

乞山人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吳王從象學隱形之術後告言病帝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晡時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惟一符耳述異記杏園洲在南海洲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别有冬杏神仙傳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奉每年貨杏得穀以賑救貧乏自此逢何世從今復幾春

海無三尺水山成數寸塵神仙傳曰王方平遣人召麻姑姑至自說云接待已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陸乎方平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陸乎方平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陸乎方平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陸乎方平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陸乎方平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陸乎方平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東明九芝蓋北燭

一作屬

五雲車

真誥曰夏啓爲東明公領斗君師孫策爲東明公寶友四明公有四寶友四公後並升仙階也

四明主領四方鬼四明公及北斗君並有侍帝晨五人其向者八人是北斗大帝官隸耳選用亦同四明東西南北也張衡西京賦曰芝蓋九龍漢武帝內傳曰元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又曰漢武帝好仙道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雲車而至于殿

飄飄入倒景出沒上煙霞

嵇叔夜琴賦云或飄

飄以輕邁陵陽子明經曰倒景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列

春泉下玉溜

一作青鳥

向金華

嵇康琴賦云據神泉而吐溜李善曰溜亦流也楊雄太元賦曰飲玉醴以解渴一作霽者禮記鄭註曰堂前有承霽漢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

方來集殿前東方朔曰此王母欲來也有項王母至按金華亦漢殿名三輔黃圖有金華山經漢帝看桃

核齊侯問棗花

漢武帝內傳曰王母命侍女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遣帝三顆自食桃味甚甘美口有盈味帝

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晏子春秋齊侯謂晏子曰東海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

海而據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

上元應送酒來向

一作蔡經家

陝西石刻作應逐上元酒同來訪蔡家神仙傳曰王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遂住其家七月七日王君至因遣人召麻姑來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輓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輓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輓者遠告經曰吾輓不可妄得也

歸心遊太極迴向入無名

乾鑿度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淮南子曰引類於太極之上高誘曰太極天地始

形之時也維摩詰經曰志當安住方便迴向又云無名無相僧
肇曰迴彼雜行向于一乘此迴向心也老子曰無名萬物之始
五香芬紫府千燈照

赤城 抱樸子曰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三輔黃圖曰華山記及三輔舊事云昔有太元真人茅盈曾祖濛于華山白日昇天邑人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

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
鳳林採珠實龍 一作春
山種玉榮 莊子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鳳所

居積石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瓊琳琅玕爲寶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以伺琅玕尸子曰龍
泉有玉英山山海經曰黃帝取崆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郭璞云謂玉華也以爲玉種一作春山者

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是也云種玉者搜神記稱陽
翁伯無終山種玉于玉田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
夏簧二舌響 一作夏笛
春鍾九

乳鳴 神仙傳曰王遙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樂叶圖徵曰黃鍾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爲鐘鐘有九乳宋

均曰九乳
法九州也
絳河應遠別黃鵠來相迎 武帝內傳曰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蒼問曰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

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洞冥記曰西域看火龍高七尺光如聚炬有童子遙見黃鵠
白首鼓翅于帝前即方朔着黃綾單衣頭已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北闕 一作閣
臨元水南宮生 一作坐
絳雲 淮南子曰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元闕高誘注云元闕北方之山也杜預左

傳注曰闕象魏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爲道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徑東還乃循黑水至
于羣玉之山郭璞曰山海經云羣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真誥曰大都將陰德多恤窮厄例皆速詣南宮爲

仙按北方元武主黑色故云元水南
龍泥印玉策大 一作天
火煉真文 白虎通云或曰封禪

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風俗通曰封太山禪梁甫傳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知人年壽修短
武帝探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壽果如策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陽穆天

子傳曰天子子得玉策枝斯之英本相經曰吾昔孝明元年與高上大聖玉帝于此土中煉其真
文以火瑩發字形爾時真文火漏餘處氣生北為七寶林是以枝葉成紫書金地銀鑄玉文

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武帝內傳曰帝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
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列子曰周穆王執化

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
非人間之有王寶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靈駕千尋上空香萬里

聞武帝內傳曰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道從
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為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

地鏡皆基遠天牕影迹深地鏡圖云欲知寶所在地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
鏡中者物在下也隋書經籍志有天鏡二卷乾坤鏡

二卷梁天鏡地鏡日月鏡經各一卷地鏡圖六卷亡泰山記云五十餘盤經小大門
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窗矣魯靈光殿賦曰天窗綺疎張載曰天窗高窗

樹空青為一林楊雄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眾寶為之用
供神也本草經曰空青生小谷久服輕身延年能化銅鉛作金生益州范

子計然曰空青出巴郡白青曾青出宏農豫章白青出新淦青
色者善博物志曰徐公時令人于西平青山採取空青 鵲巢堪煉石蜂房得

資金真誥曰仙道有九轉神丹服之化為白鵲班固終南山頌曰蜜房溜
其巔神仙傳曰陰長生事馬鳴生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為金 漢武多驕慢

淮南不小小心漢武帝內傳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又
云得仙之下神仙傳曰淮南王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為卑下

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
八公為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廂三年後為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 蓬萊入海底

何處可追尋山海經曰蓬萊山在海中郭璞注曰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玉為之鳥獸盡白
望之如雲在渤海中也言神仙可學漢武淮南終不能得也郭璞詩燕昭無靈

氣漢武非仙才與此意同
謂不能得仙者也

麟洲一海闊元圃半天高

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
西海之中央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

多鳳麟數萬各為羣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為膏名之為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絃及
刀劍斷折之金異物也山海經曰帝之平圃郭注云即元圃也穆天子傳曰乃為銘迹于元圃之上浮

邱迎子晉若士避盧敖

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于
伊洛間道士浮邱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神仙傳曰若士

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若士曰一
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于此乃語窮豈不陋哉

經餐林慮李舊食綏山

桃神仙傳曰林慮山一名隆慮其山高連大行北接恆岳有仙人樓高五十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隆
慮應劭曰隆慮山在北避殤帝名改曰林慮師古曰慮音慮隋書地理志云魏郡林慮縣有林慮鎮

仙人臺洹水其淦李之事未詳列仙傳曰葛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日騎羊而入
西蜀蜀中王侯貴人遣之上綏山隨之者不復皆得仙道故里諺曰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丹須竹節刻髓用蘆刀

神仙傳曰沈文泰李文淵以竹根汁煮丹漢書郊祀志曰
先鸞鶴醴師古曰鸞古鸞字醴古髓字鸞取汁以漬穀子

也此云刻髓疑
刻鶴髓也

無妨隱士去即是賢人逃

神仙傳曰白石先生好禮拜事神讀
幽經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

天之藥蒼曰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號白石先生
為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為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烏夜啼

唐書樂志云烏夜啼者宋臨江王義慶所作也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于豫章義慶時為
江州至鎮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慶大懼伎妾夜聞烏夜啼聲扣齋閣云明日應

有赦其年更爲南兖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和云籠臆臆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本音辭曰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跡萋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

桂樹懸知遠風竿詎肯低古樂府曰爲生八九子端坐秦樹桂樹間三輔黃圖曰長安宮南有相風銅鳥遇風乃動獨

憐明月夜孤飛猶未棲魏武帝樂府曰月明星稀烏嚙南飛繞枝三匝何枝可依虎賁誰見惜

御史詎相攜漢明帝起居注曰上東巡泰山到榮陽有烏飛鳴來輿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烏鳴啞啞引弓射之洞左腋陛下壽萬萬臣爲二千石賜錢二萬漢書朱

博傳曰御史府舍百餘區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長老異之誰言入玄堂冬之是由中

啼

怨歌行

怨歌行者自喻信本吳人羈旅長安同于女子傷嫁如烏孫馬上之曲明妃出塞之詞也

家住金陵縣前嫁得長安少年吳錄曰張絃言于孫權曰金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謝眺鼓吹曲云江南佳麗地

金陵帝王州真誥曰金陵古名伏龍句曲山生金漢靈帝時諸勅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逮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輸官兵帥百家遂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爲金陵之墟時梁都建業即金陵之地長安

西魏所都言已聘魏不歸也回頭望鄉淚落不知何處天邊胡塵幾日應

盡漢月何時更圓漢書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胡來人馬之威揚塵上覆飛鳥也鮑照詩曰舉袖拂胡塵任昉宣德皇后令曰胡塵

罕嘗夕起漢月喻梁也時宇文拓拔擬于呼韓矣漢書匈奴傳曰匈奴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

為君能歌此曲不覺心

隨斷弦

舞媚娘

朝來戶前照鏡含笑盈盈自看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眉心濃黛直點

額角輕黃細安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畫代其處也梁簡文帝詩云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黃眉黑妝其風流于後世祇

疑落花謾去復道春風不還少年惟有歡樂飲酒卮

得留殘一作錢

烏夜啼

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後漢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顧野王箏賦曰調宮商

于促柱轉妙音于繁絃蜀都賦曰起西音于促柱呂向云促柱急絃也宋書樂志曰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儻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

子夜殷允為豫章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又按樂志曰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後人更為四時行樂之歌謂之子夜四時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皆

曲之變也宋書樂志曰前溪歌者晉車騎沈玩所制邨昂樂府題辭曰前溪舞曲也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

得棲

御史注見前篇烏夜啼續漢書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哺後漢都洛陽故云洛陽城頭也

彈琴蜀郡卓家女織

錦秦川竇氏妻

一作織錦城頭劉氏妻史記司馬相如傳曰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臨邛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

雍容間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惟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使人重賜文君侍者誦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織錦迴文詩序曰竇韜為秦州刺史徙沙漢其妻蘇氏竇韜臨去別蘇誓

不更娶至沙漢便娶婦蘇氏織錦端詎不自驚長淚落

一作渡洛

到頭

一作處又

啼

烏恆夜

一作何處啼

燕歌行

歌錄曰燕地名猶楚苑之類起自魏文帝周書王褒傳云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苦寒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為悽切之詞後元帝出降哀與衆方出至此方驗故信

亦有此歌矣

代北雲氣晝昏昏千里飛蓬無復根

漢書地理志曰代郡秦置屬幽州應劭曰故代國燕地在趙代

之北也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王僧達和瑯琊王詠古詩云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

寒雁邕邕

一作丁丁又作一一

渡遼水桑葉紛紛落薊門

毛詩曰離離鳴雁楚辭曰雁噙噙而南遊王逸曰雌雄和樂羣戲行也鮑照鳴雁行豈豈鳴雁鳴始日漢

書地理志曰元菟郡高句驪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曹子建詩曰出自薊北門遙望胡地桑漢書曰薊燕國也水經注曰薊則西北有薊邱因取名焉

晉

陽山頭無箭竹疎勒城中乏水源

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趙宣子奔保晉陽原過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

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智氏女亦立我百邑

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陷者三版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于韓魏韓魏合謀三國滅智氏共令其地遂祠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祠祀戰國策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談曰臣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廡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籜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爲戊巳校尉恭以疎勒城傍

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

水示虜虜以爲神明引去漢書西域傳曰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言趙氏遭晉陽之難耿恭被疏勒之圍此時天吏不來井泉尙竭究何能爲以此見事由天定不可強求不如早歸也下

文言離別屬國征戍久離居陽關音信絕能疎

漢書昭帝紀曰移中勸歸之事屬國征戍久離居陽關音信絕能疎

于庭十九歲還奉使全節以武爲典屬國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願

得魯連飛一箭持寄思歸燕將書

史記曰魯仲連齊人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不議之燕燕將懼因保守聊

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于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

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渡遼本自有將軍寒風蕭蕭生水紋

帝元鳳三年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應劭曰常度遼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爲官號漢官儀曰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縣也楚辭曰秋風兮蕭蕭

妾驚甘泉

足烽火君訝漁陽少

一作多

陣雲

漢書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

數月乃罷又匈奴傳曰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于甘泉長安漢書地理志漁陽郡秦置屬幽州京房易要占曰陣雲貫月

自從將軍出細柳蕩

子空牀難獨守

漢書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

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古詩曰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李善注云列子曰有人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為狂蕩之人也呂延齊曰婦人比夫為蕩子言夫從征役也

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

漢秦嘉字士會隴西人嘉為上郡掾其妻徐淑寢疾還不獲而

別贈詩三章有寶釵好耀首明鑒可鑒形之句妻亦答詩見玉臺新詠晉書曰韓壽與賈充女私時西域貢奇香一着人經月不脫武帝以賜充充女盜以予壽充僚屬聞其芬馥稱于充充知與壽私也秘之以

女妻

春分燕來能幾日二月蠶眠不復久

玉臺作不能食左傳昭十七年鄉子曰元鳥氏司分

者也杜預曰元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郭璞曰詩云燕燕于飛一名元鳥齊人呼亂按蠶三俯三起俗稱蠶眠

洛陽遊絲百丈連黃河

春冰千片穿

沈約三月三日詩曰遊絲映空轉禮云立春後十日為上冰

桃花顏色好如馬榆

莢新開巧似

一作似細錢

爾雅釋畜曰黃白雜毛駮郭璞曰今桃花馬春秋元命苞云三

蒲

桃一杯千日醉無事九轉學神仙

博物志云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醱彌月乃解所

食愈少心開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焉又云中山有酒飲者千日醉劉元石于酒家沽酒以千日酒飲之至家大醉以為死葬之後酒家千日後往視之開棺醉始醒也抱朴子云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

百年霜露奄離披 一旦功名不可為 楚辭曰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 定是

懷王作計悞無事 翻覆用張儀 史記曰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贄事楚曰誠能

絕齊秦願獻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取楚之漢中地而齊怒不

救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顧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之乃請如楚復釋去張儀懷王竟死于秦 不如飲酒高陽池

日暮歸時倒接羅 晉書曰山簡鎮襄陽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士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

至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離舉兵向葛疆何如并州兒 武昌城下誰見移官渡營

前那可得 一作知 晉陽秋曰陶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戍陳武士皆勸勵之性纖密好問頗類

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魏文帝柳賦序曰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于官渡時余從行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又王粲亦有柳賦蓋同作也

獨憶飛絮鵝毛下 非復青絲馬尾垂 晉書謝道蘊曰夫若柳絮因風起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言楊

花吹落柳葉凋殘其色不復青也鵝毛馬尾取其相似也 欲與梅花留一曲 其將長笛管中吹

笛中有落梅花曲鮑照樂府有梅花落崔豹右今注稱李延年有折楊柳黃華子等八曲言曲有楊柳之名欲與笛裏梅花共吹之也

庾子山集卷之五

庾子山集卷之六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郊廟歌辭

隋書樂志曰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梁氏樂器以屬有司有司詳定雖著其文竟未之行也閔帝受禪居位日淺明帝雖革魏氏之樂而未臻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壇大廟禘樂具用六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也於是正定雅音為郊廟樂創造鐘律頗得其宜宣帝嗣位皆循用之無所改作按隋書所采皆子山之辭周書云天和元年冬十月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之樂建德三年冬十月六代樂成集中有賀新樂表是周武帝時郊廟燕射使子山作辭也

周祀圜丘歌

圜丘禘之大祭祀昊天上帝北極耀昴寶之神冬至祭之周禮所謂祀大神是也此天為大天對五帝為小天其祭用蒼璧蒼犢蒼幣皆以象天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樂用圜鐘之等周禮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鄭注云天神則主北辰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此圜丘之祭也祭灋曰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饗配之也圜丘北郊則圜丘為大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為大郊祀感精之帝祖之所自出者也五時迎氣祀五帝俱各有配注見下篇禮疏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為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禘為祈祭不在數崔氏以雩為常祭九也隋書禮儀志曰祭天之數終歲有九圜丘三年一行若圜丘之年祭天有九若天不通圜丘之祭終歲有八此則鄭學之所宗也一云推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一圜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

之祭卽是圜丘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祭無別天此則王學之所宗也梁陳以降議者各宗所師故郊丘互有變易自晉太始二年並圜丘於南郊云王鄭異學各宗所師者王肅難鄭以爲郊卽圜丘圜丘卽郊按圜丘配以帝嚳南郊配以稷後稷郊丘本異何得混而爲一又王肅引郊特牲文以難鄭以爲周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后稷先儒引鄭注以魯禮無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故以建子之月郊天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郊特牲文是魯禮非周郊也禮疏言之甚悉且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明是稷卑於嚳故丘大於郊若郊丘同配后稷則祭法直云周人禘稷而郊稷矣何緣更配帝嚳乎知其肅之妄也隋書禮儀志曰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量掌爲壇之制圜丘三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圓壇徑三百步內壇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徑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階階十級級一尺南郊爲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壇方百二十步內壇半之按此知圜丘與南郊爲二與周禮同然爾雅云非人爲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圜丘與泰壇別謂之丘者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今後周圜丘有壇在國陽七里之郊南郊之壇在國陽五里各有常處俱從人功爲異千古也又隋書禮儀志曰後周圜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按周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不用正月上辛不知此正月上辛之日先往圜丘後往南郊乎此又異於姬周之處也隋書所志豈其誤耶依周禮鄭氏之義圜丘宜用冬日至從周禮之文也南郊宜用夏正建寅之月從郊特牲所謂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是也若用王肅之說如郊卽圜丘等語則郊祭亦在建子之月至建寅月又祈穀郊祭亦非並用正月上辛後周之制一遵周禮必申鄭義且郊丘既別不從王肅僞學其禮儀憲章漢魏以來所未曾有故上辛之說疑其誤矣又隋書禮儀志曰後周圜丘則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於其上周書帝紀曰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遷居朔野有葛鳥蒐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字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并以氏焉是其系出炎帝之事也姬周圜丘以

帝嚳配昊天上帝後周圜丘以神農配昊天上帝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一依古制矣

昭夏

降神昭夏詩篇歌之則為樂章周禮有三夏九夏鄭注所謂樂章名也大司樂云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

則令奏昭夏鄭注云三夏樂章名鍾師云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禘夏驚夏鄭注云以鐘鼓者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

九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後周本之而作昭夏皇夏雅夏其即姬周三夏之遺與

重陽禋祀大報天

馬融廣成頌曰超荒忽出重陽章懷太子注云重陽天也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

者左氏傳曰以致其禋祀杜注云禋敬也又隱十一年注云潔齊以享謂之禋禮記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也祭義亦云大報天矣

丙作景午封壇肅且

圜

丙午在南方言其在國之陽也鄭氏之義丙取其炳明午取其鄂布也隋書禮儀志云後周司量掌為壇之制圓墜徑三百步內墜半之

孤竹之管雲和

絃

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神光未下風肅然

神光言神之光采也宣帝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錯封禪書曰

神君最貴者太乙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不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言天帝之神未嘗下而其風肅然如至也

王城七里通天

臺

隋書禮儀志稱後周圜丘在國陽七里之郊故云王城七里張衡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今云王城後周所都長安也漢書武帝紀曰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師古曰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

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言圜丘在長安七里築壇之高若漢通天臺也

紫微斜照影徘徊

禮記正義曰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為天帝北極

耀迫寶是也其配之人曰帝嚳故祭灋云周人禘嚳樂汁徵圖曰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天一史記封禪書索隱注云春秋合誠圖曰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漢書樂志曰神裴回若留放裴回與徘徊字同

連珠合璧重光來後漢書天文志曰三皇邁化協神純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隱亦見竹書紀年天策慙

轉勾陳開左氏傳曰天策焯焯杜預曰天策傳說星天文志曰勾陳六星在紫宮中鈎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迫寶主御神靈執萬神圖

皇夏皇帝入門 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釋曰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入廟門升祭訖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按姬周承二王之後天子稱王故云王夏秦兼稱皇帝漢魏以來

因之不改皇帝出入得稱皇夏矣

旌迴外壝蹕靜郊門爾雅曰注旌首曰旌郭注云載旌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周禮凡祭祀社壇用瓦壘鄭注云壘謂委土為壇壇所以祭也旌

迴外壝者言旌旗迴繞於壇壝也云外壝者壝有外壝內壝所謂圓壝徑三百步內壝半之是也周禮曰大祭祀設門燎蹕官門廟門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云郊門者言園丘在國陽七里之

也千乘按轡萬騎雲屯蔡邕獨斷大駕備千乘萬騎東都賦千乘雷動萬騎紛紜濟曰千乘萬騎天子法駕也藉茅無

咎掃地惟尊易曰藉用白茅無咎郊特牲曰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又禮器云禮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正義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者謂祭五方之天燔柴於

壇下掃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然特牲謂郊天之祀禮器指五方之天至於園丘為地上之丘祭無常處愈尊愈質今後周既已築壇則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擬於夏正郊天五方迎氣矣揖讓

展禮衡璜節步周禮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鄭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間釋文云珩音衡佩上玉也半璧曰璜

星漢就列風雲相顧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言星漢如就列位風雲流行若相顧盼也取法於天降

其永祚

昭夏

組入 取周禮牲出 入則奏昭夏之義也

日至大禮豐犧上辰

日至日南至也周禮大司樂云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是也後周禮儀若依隋志所云用正月上辛則此日至謂長日之

至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也按禮昊天上帝之神必於冬至以天是陽冬至一陽生還於陽生之日祭之周禮鄭注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又鄭注郊特牲文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迎

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也然彼是郊祭非圜丘也圜丘之祭必用冬至以隋志有後周並用正月上辛之文故兩述之大禮謂圜丘之祭禘之最大者也鄭康成曰犧純黑色也周禮馮相氏云十有二

辰釋云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豐犧言犧牛豐美也上辰言上吉之辰也 牲牢脩牧繭栗毛純

禮記曰祭天特牲又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漢書郊祀歌曰牲繭栗黍威香師古曰繭栗言角之小如繭及栗之形也信南山之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營箋云毛以告純也楚語曰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

俎豆斯立陶匏以陳

論語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孔安國云俎豆禮器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大報反

命居陽北日

郊特牲曰大報天而主日也北於南郊就陽位也鄭注云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為尊日太陽之精也

六變鼓鐘三

和琴瑟

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鼙鼓鼙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俎

奇豆偶惟誠惟質

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正義曰鼎俎奇者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解腊九也是鼎九

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組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特牲三鼎皆是鼎俎奇也邊豆偶者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大夫八下大

夫六案禮邊與豆同是邊豆偶也云誠質者郊特牲曰用饋貴誠也又云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漢書郊祀志曰貴誠尚質不修其文也

昭夏 奠玉帛 此言禮神之玉帛也

圓玉已奠蒼幣斯陳瑞形成象璧氣含春 周禮以蒼璧禮天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

器之色鄭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圖象天也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是圓者為璧故云圓玉蒼璧禮天幣從其色故云蒼幣瑞形成象者以圓璧為瑞玉其形類天象

也璧氣含春者春為蒼精祭天用禮從天數智總圓神 禮從天數亦謂牲幣之類智

蒼璧蒼是東方之色故云含春也之德圓而神卦 為祈為祀至敬咸遵 郊特牲鄭注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

之德方以智 孝事祖通神明也

皇夏 皇帝升壇

七里是仰八陞有憑 七里即隋志所稱後周園丘在國陽七里之郊是也八陞謂壇也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云壇有八陞通道以為門三輔黃圖

曰上帝壇八觚神道八通廣三十步也樓周禮疏稱園丘者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園者象天園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南北方皆可後周園丘在國陽七里是定於南方祭有常處

矣其為壇之制崇高階級各有丈尺雖與郊壇劃然為二亦失就陽之位如日之升

自然為丘之義七里八陞乃是後周園遺非古姬周之園丘也就陽之位如日之升 始思虔肅肅

就陽位也郊特牲文鄭注云日太陽之精也如日之升小雅天保之辭也箋云日始出而就明也此言皇帝升壇亦如日就陽位初升時也故引天保之詩云如日矣致敬繩繩 周頌離篇云至止肅肅大雅思齊云肅肅在廟爾雅曰肅肅敬也又云恭也大雅抑篇云子孫繩繩爾雅曰繩繩戒也漢書郊祀歌曰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應劭曰繩繩

謹敬更正意也祝史陳信玄象斯格左氏傳曰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玄象天象也易曰天玄而地黃蒼玄是天色言以誠格天也惟

類之典惟靈之澤幽顯對揚人神咫尺左氏傳曰敢對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又曰天威不遠

顏咫尺杜預曰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正義曰賈逵亦云八寸曰咫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

雲門舞皇帝初獻作雲門之舞周禮雲門之舞冬日至圜丘奏之禮又曰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鄭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言其德如雲之

所出民得以有族類也又五帝及日月星辰亦用之周禮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也又按隋書方澤舞辭同圜丘是方澤亦用此舞辭也周禮圜丘有雲門之舞方澤有咸池之舞方澤舞辭似宜作咸池舞

然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故可通用也

獻以誠鬱以清獻謂初獻也詩信南山云祭以清酒箋云清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於祖考納享時山壘

舉沈齊傾周禮鄭注司尊彝云山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又天官冢宰曰酒正辨五齊之名五曰沈齊鄭注云沉者成酒而滓沈如今清酒矣惟尚饗

洽皇情禮記曰惟聖人為能饗帝顏延年燕曲水詩曰皇情爰眷劉良曰皇情天子之情也降景福通神明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雲門舞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配帝謂人帝炎帝神農氏也祭法曰禘饗而郊稷謂祭天圜丘以饗配之後周圜丘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法姬周

帝饗配天之義也按隋書方澤舞辭同圜丘知方澤配帝舞辭亦同也又按後周方丘亦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知二丘配帝同也

長丘遠歷大電遙源弓藏高隴鼎沒寒門史記正義曰黃帝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

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史記曰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墮黃帝之弓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服虔曰寒門黃帝所仙之處也按此數語皆黃帝軒轅之事後周圜丘配以神農非配軒轅也然昊天至尊神農極遠後周遠祖於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尊至昊天無所不該人帝配之至尊之前功績所著不宜雜引蓋以神農之世年用似雜邪穀郊壇天帝尊至昊天無所不該人帝配之至尊之前功績所著不宜雜引蓋以神農之世年代綿渺假稱軒皇之事以明天之所生有此靈異及沒還歸於天其立辭之慎如此非子山誤引也

人生於祖物本於天
禮記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

遠祖本炎帝神農氏猶萬物之生原本昊天上帝所以圜丘配之

奠神配德迄用康年
配德謂德足配天也詩臣工云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登歌
皇帝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 周禮曰大祭祀帥瞽登歌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釋曰凡大祭之時大師有此一事言帥瞽登歌者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

特作樂時太師帥取瞽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登歌之名蓋取諸此

歲之祥國之陽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鄭注云歲謂太歲若今曆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

日直某也國之陽者言在國陽七里之郊也
蒼靈敬翠雲長
蒼靈以天色蒼故云若後周圜丘亦用正月上辛則此蒼靈當謂春初句芒之神也尚書帝命驗曰

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顏延年曲水詩序云蒼靈奉塗是也翠雲亦青色也
象為飾龍為章
周禮鄭注云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禮記曰旂十有

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正義曰所建之旂十有二旒畫龍為章而設日月以象骨飾尊禮記曰旂十有象天也者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為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
乘長日坏

蟄戶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若後周圜丘南郊二祭俱用正月上辛則後周圜丘之祭亦在夏正建寅之月鄭注所謂建寅迎長日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者也特牲之文可通用

矣又按月令仲夏云是月也日長至正義曰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史漏刻夏正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又月令仲秋云蟄蟲壞戶鄭注云坏益也蟄蟲益之謂稍小之也按長

日坏戶乃是夏秋之令圜丘似非其時然卑者不能兼尊尊者可以該卑非如四郊之祀各司其一也 **列雲漢迎風雨** 詩云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禮器曰為高必

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臺臺焉疏云蓋謂天地感祭而降雨澤也又禮 **大呂** 器云鄉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乃是四郊之文四郊尚能感致則圜丘之致祥瑞可知

歌雲門舞

周禮大司樂冬至圜丘之祭有雲門之舞則天神皆降鄭注天神主北辰者也其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按歌

大呂所祀之天神非圜丘北極之天神也祀圜丘之天神其樂用圓鐘之等列具周禮無大呂之歌歌大呂者乃是五帝日月星辰之神此借稱也其雲門則是矣 **省滌濯奠**

牲牲

周禮曰大祭祀省牲祗滌濯又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左氏傳曰吾牲牲肥臚杜預曰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也 **鬱金酒鳳凰樽** 周禮

鬱人曰凡祭祀和賓客之禋事和鬱鬯以實甗而陳之鄭注云築鬱金蕘之以和鬯酒又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周禮司尊彝有象尊鄭司農云象尊以象鳳凰 **迴天睠顧**

中原

皇夏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

國命在禮君命在天陳誠惟肅飲福惟虔洽斯百禮

福以千年

毛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鈞陳掩映天駟徘徊

楊雄甘泉賦曰伏鈞陳使當兵服虔曰鈞陳紫宮外

營陳星爾雅曰天駟房也史記天官書曰房為府曰天駟又曰漢中四星曰天駟索隱曰詩紀歷樞云房為天馬主車駕

彫禾飾斝翠羽承罍

毛萇曰斝爵也夏曰醜殷曰斝周曰爵周禮鄭注曰斝讀曰稼稼穡畫禾稼也犧尊飾以翡翠罍神之所飲也

受斯茂祉從天之來

雍夏

徹奠奏雍夏周禮樂師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又云徹歌鄭注曰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釋云謂徹為歌雍者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云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惟天子乃可用雍詩徹祭器大夫諸侯皆不得用雍故云歌徹者歌雍詩也後周本此而作雍夏如周之歌雍徹器用徹詩也

禮將畢樂將闌迴日嚮動天關

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漢書天文志曰兩河天關間為關梁

翠鳳搖和鸞響五雲飛三步上

翠鳳旗也李斯上書曰建翠鳳之旗詩蓼蕭云和鸞離離毛傳曰在賦曰和在鑣曰

鸞正義曰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中央是也

風為馭雲為車無轍迹有煙霞

漢書曰靈

之車結玄靈靈之下若風馬傳玄歌辭云雲為車兮風為馬左氏傳曰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說文曰霞赤雲氣也从古韻車如字霞洪孤切楚辭遠遊篇云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

澄兮精氣入而纈穢除是霞與除同韻與車並

在六魚矣从今韻車尺遮切霞胡加切 暢皇情休靈命雨留甘雲餘

慶

皇情天子之情也靈命神靈之命也詩甫田云以祈甘雨漢書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

皇夏

皇帝就望燎位奏皇夏○周禮曰以禮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釋曰先積柴次實牲次取煙義全於昊天也

六典聯事九司咸則

周禮曰太宰之職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又小宰之職云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事之聯事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皋陶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顏延年宋郊祀歌曰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此云九司謂司空司徒之屬所司者有九官也

率由舊章於焉允塞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尚書舜典曰温恭允塞

掌禮移次燔柴在焉

周禮有掌次之官張大次小次鄭注云次謂幄也注詳方澤皇夏爾雅曰祭天曰燔柴郭注云既祭積薪燒之疏云祭天之禮

積柴以實牲體玉帛而燔之使煙氣之臭上達于天因名祭天曰燔柴也燔柴在焉者按禮疏正祭於地燔柴在壇故禮記云掃地而祭

煙升玉帛氣斂牲

牲

周禮肆師職曰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幣鄭司農曰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後鄭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兩師山川百物也

疏云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牲者大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又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新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鄭注云禋之言煙標積也詩曰芄芃械櫜薪

之標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疏云禋祀中有玉帛牲牲三事實柴中則無玉惟有牲幣標薪中但止有牲惟昊天具之云煙升玉帛氣斂牲牲者以鬯丘大祀全用玉帛牲牲也又按祭祀有升煙之玉帛牲牲

有禮神之玉帛牲牲此云升煙之玉帛牲牲也玉蒼璧帛蒼幣牲蒼犢周禮牧人云掌共祭祀之牲牲祭用純色牲謂純色完全言毛體全具也

休氣馨香膋芳

昭晰

詩曰取其血膋鄭箋曰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漢書郊祀志歌曰燔膋蕭延四方李奇曰膋腸間脂也蕭香蒿也師古曰以蕭燔脂合馨香也膋音來

彫反燔音人說反

翼翼虔心明明上徹

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恭也又云明明在上爾雅曰明明察也郭云聰明鑒察也

皇夏

皇帝還便 彫奏皇夏

玉帛禮畢神人事分嚴承乃睠瞻仰迴雲輦路千門

王城九軌

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左傳莊二十八年曰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杜預云達並九軌周禮曰國中經涂九軌

式道移候

司方迴指

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左太冲吳都賦曰指南司方

得一惟清於萬斯甯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受茲景命於天告成

周祀方澤歌

隋書樂志云方澤舞辭同園丘

方澤帝之大祭祀地祇主崑崙之神夏至祭之周禮所謂祀大祇是也大地對神州之地為小地方澤地之大祇主崑崙與園丘天之大神主北辰對別一祭北郊祀神州與南郊

祀感精之帝對是地有二祭方澤居其一也其祭用黃琮黃犢黃幣皆以象地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樂用函鐘之等也周禮曰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

皆出可得而禮矣鄭注曰地祇則主崑崙正義曰言澤中方丘者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方丘象地

方故也隋書禮儀志曰祭地之數一歲有二方澤三年一行若方澤之年祭地有二若地不通方澤之祭終歲有一此鄭學之所宗也自晉太始二年並方澤於北郊後周祭祀之

式多依儀禮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方一階級一尺其壘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壘半之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

丘之右其壘如方丘按此知方丘與北郊為二禮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其一是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其一是夏正之月祭神州之地祇于北郊後周郊丘為二其制是也

然禮記為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園丘之上也為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于方澤之中也又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是凡澤中之方丘皆可祭焉亦取自然之丘異于北郊

神州之祗祭有常處者也後周郊丘既別一如周禮而方丘在國陰六里是祭有常處其壇壝又有丈尺階級人力為之殊失自然之義雖遵古制然而改其質素崇尚華飾矣又

隋書禮儀志曰後周方丘則以神農配后地之神神州以獻侯莫那配焉知後周方丘與北郊二祭亦取周禮禘饗郊稷之義也

報功陰澤展禮玄郊

陰澤方澤也禮崑崙之地祇必於夏至以地是陰夏至一陰生還于陰生之日祭之義見禮疏玄郊謂後周方丘在國陰六里

之郊也北方黑神曰玄冥故云玄郊

平琮鎮瑞方鼎升庖

周禮大宗伯云以黃琮禮地鄭注曰琮八方象地又庖人注云庖之言苞也裏肉曰包宜

調歌孫竹縮酒江茅

周禮澤中方丘之祭云孫竹之管鄭注云孫枝竹之未生者也桐孫亦然左傳僖四年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

以縮酒杜預曰茅菁茅也東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注云沛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菁菁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

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史記封禪書曰江淮之間一茅三脊

聲舒鐘鼓器質陶匏

云鐘鼓者周禮大司樂所謂方澤之樂函鐘之等靈鼓靈

鼗是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列曜秀華凝芳都荔

漢書安世房中歌曰金支秀華張晏曰秀華中主有華豔也巨瓊曰樂上衆飾

有流溯羽葆以黃金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又歌曰都荔遂芳窠桂華孟康曰都良薛荔之香鼓動桂華也

川澤茂祉丘陵容衛

禮記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周禮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丘陵之示又云三變而致麟物及丘陵之示

雲飾山罍蘭浮汎齊

司尊彝云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鄭注云山罍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又酒正曰辨五齊之名一曰汎齊鄭注云汎者成而滓浮泛泛然若今宜成醪矣

日至之禮歆

茲大祭

周禮鄭注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此日至謂夏至也

昭夏

奠玉帛奏昭夏

曰若厚載欽明方澤易曰坤厚載物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孔傳曰欽敬也敢以敬恭陳之

玉帛玉謂黃琮也帛謂黃幣也此言禮神之玉帛也德包含養功藏靈迹斯箱既于子

孫則百詩甫田曰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大雅思齊曰則百斯男

登歌初獻奏登歌舞辭同園丘

質明孝敬求陰順陽壇有四陞琮分八方漢書郊祀志曰郊壇在雒陽城北四里方

壇四陞按後周方丘在長安城北六里亦有壇遺矣周禮曰以黃琮禮地鄭注云琮八方象地也牲牲蕩滌蕭合馨香周禮牧人掌共祭祀之牲

其潔也禮記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鄭注云蕭薌蒿也染以脂合

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為馨聲之誤也和鸞戾止振鷺來翔左氏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預曰鸞在鑣和在衡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

鑣曰鸞戾至也詩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詩云振鷺于飛毛傳曰振振羣飛鷺白鳥也威儀簡簡鐘鼓喤喤詩執競云鐘鼓

簡簡威儀反反毛傳曰喤喤和也簡簡大也聲和孤竹韻入空桑周禮鄭注曰孤竹竹特生者述異記曰空桑生大野中為琴瑟之最者空桑也

封中雲氣坎上神光周禮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鄭注云遺謂壇及楨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說文曰坎陷也下

元之主功深蓋藏樂動聲儀云下元地氣也為萬物始生育長養蓋藏之主

皇夏

望坎位奏皇夏周禮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疏云地祇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前祭天望燎位謂升煙玉帛牲也此祭地望坎位謂瘞

埋玉帛牲也

司筵撤席掌禮移次

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鄭康成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周禮有掌次張大次小次鄭注云

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侯代有事焉云移次者周禮疏云兩次設幄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去壇壝之外

遠處設大次王且止居也接祭者與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一小帷退俟之處也

迴顧封壇恭臨坎位

周禮有封人之職注見上篇坎居北

方坎位陰位也禮記曰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在陰位也韋昭曰折謂為壇于昭晰地也

瘞玉埋俎藏芬斂氣

禮記曰瘞埋於大折祭地也按祭天

有升煙之玉帛牲祭地有瘞埋之玉帛牲升煙取其上達于天瘞埋取其藏斂於地故云藏芬斂氣也

是曰就幽成斯地意

周祀五帝歌

五帝五方之帝與昊天上帝為六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五天帝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是也五人帝太皞神農黃帝少皞顓頊是也祀五天帝以

五人帝配之南郊祀感精之帝三代用之皆在夏正之月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祈穀郊天各祭所感之帝周郊靈威仰以后稷配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

若五時迎氣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餘各以其時祭之玉帛牲各如方之色樂用黃鐘大呂等零祭大饗亦皆祀之周禮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脩具又司服

云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小宗伯云北五帝於四郊此皆祀五帝之文也春秋緯曰紫微宮為大帝太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星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

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周禮鄭注曰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王肅云惟有昊天無五精之帝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屬非祭天也天稱皇天亦稱上帝直稱五帝五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按昊天及五帝皆是天神禮昊天以蒼璧禮五帝以青圭等各用其方之色載在周禮又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云此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圜鐘之等於圜丘奏之天神皆降鄭云此天神主北辰者也用樂本自不同依王肅之說均一天帝郊即圜丘矣圜丘即郊矣五精之帝又盡滅之矣豈一天帝而忽用黃鐘忽用圜鐘等乎且五精既已無帝則人帝何由感精而生若大皞神農以下又無故而爲東方之木南方之火云云必不然矣知王肅之謬也又按祀五帝者夏正祭感生之帝在於南郊一也孝經緯云祭帝于南郊就陽位是也五時迎氣在於四郊黃帝亦於南郊五也通前爲六也小宗伯云北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是也四月雩祭五天帝在於國城南爲壇南郊之旁七也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九月大饗五帝在於明堂八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云大饗帝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後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此姬周之制見於禮疏者也按隋書禮儀志稱後周憲章周禮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仰於其上卽古后稷配天之義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餘無明文以意解之郊天以莫那配之如后稷此外又有五時迎氣及雩祭五天帝靈威仰之屬仍以五人帝太昊之屬配之九月大饗五天帝五人帝以文武配之者當以周文帝王文泰配之如文王周武帝宇文邕配之如武王宣帝時疑用是矣云周祀五帝歌者其歌辭凡祀五帝皆可通用舞辭如南郊祀靈威仰用青帝雲門舞其下配帝舞獻侯莫那用之也五時迎氣其歌辭則互用之舞辭天人諸帝

各以其方零及大饗則皆用之用樂不異以其皆是五帝故可用此歌也隋書禮儀志云後周五郊壇其崇及去國如其行之數其廣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內壇皆半之是也

皇夏 奠玉帛 奏皇夏

嘉玉惟芳嘉幣惟量成形依禮稟色隨方 曲禮曰玉曰嘉玉周禮曰及祀之日贊玉

幣之事鄭注曰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正義曰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季夏之月迎土氣於南郊亦用赤璋是其享神幣與玉各如其方之色也神班其次歲禮惟常 神班其次者言東南西北中及天人之神各有班次也歲禮惟常者如正月南郊五時迎氣四月零

九月大饗每歲各有常祭也威儀抑抑率由舊章 二語詩大雅假樂之詞毛傳曰抑抑美也

皇夏 初獻奏 皇夏

惟令之月惟嘉之辰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釋曰十有二月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也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之

等十有二辰也惟令之月如正月郊天五時迎氣四月零祭九月大饗皆為令月惟嘉之辰如正月上辛以下皆為嘉辰言其吉也司壇宿設掌史誠

陳 周禮掌舍云為壇壝宮鄭云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楯埒以為宮掌史即周禮太史小史也左傳晏子引趙武之言曰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杜預曰祝大祝史大史也言有司為壇宮天子止宿之處已設掌史之官於是陳其誠信也敢用明禮言功上神鈎陳旦闢闔闔朝

分

星經曰勾陳六星為六宮亦主六軍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排闥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章昭云闔闔天門也淮南子曰西極之山闔闔之門亦如之

旒垂象冕

樂奏山雲

周禮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云服周冕首飾尊也釋云冕各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禮記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

也鄭注

將迴霆策斲轉天文五運周環四時代序

五運謂東方青木南方赤

火中央黃土西方白金北方黑水是也四時謂春正月郊夏四月雩秋九月大饗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是也五郊本是五時以郊黃帝

在季夏與赤帝同在夏時故稱四時也

鱗次玉帛循迴樽俎

鱗次玉帛者言玉帛以次陳之若魚貫也玉若青圭赤璋白琥玄璜也帛幣也幣與

玉俱設有禮神之幣有從爵之幣周禮立大祀用玉帛牲牲此禮神之幣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從爵之幣也見於禮疏玉與幣同色者也樽俎禮器也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是也

神其

降之介福斯許

青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青帝奏雲門之舞青帝謂天帝靈威仰之神其色青在于東方主木此蒼精之帝祖之所自出者也祭用青圭牲幣亦如其

器之色河圖曰蒼帝靈威仰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是其一也祭青帝每歲有四其一是正月上辛祀感精之帝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天子出南門在于南郊祭法所謂郊稷是

也其一是迎春之祭祀青帝靈威仰以帝太皞配之天子出東門在于東郊月令云其帝太皞又云迎春于東郊是也其四月雩祭九月大饗皆以大皞配之此青帝居五天帝之

一姬周感生之帝為青帝靈威仰以后稷配後周感生之帝亦是青帝靈威仰以莫那配餘祀五帝俱同惟南郊一祭為特尊之後周南郊迎春及雩祭大饗汎配五帝祀青帝用

此舞辭也

甲在日鳥中星

月令曰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史記天官書曰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孔

傳曰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禮東后奠蒼蒼靈

禮東后奠蒼蒼靈

東后蒼靈謂東方青帝也周禮以青

主禮東方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青之帝也顏延年曲水詩序曰善靈奉塗李善注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康成曰蒼帝靈威仰之府也

樹春旗命

青史

月令曰孟春之月載青旗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又云乃命太史守典奉法

候雁還東風起

呂氏春秋曰三月候雁來月令

曰孟春之月東風解凍鴻雁來

歌木德舞震宮

月令孟春云威德在木易說卦曰帝出乎震又云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泗濱石龍

門桐

禹貢曰泗濱浮磬周禮云龍門之琴瑟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是也

孟之月陽之天

孟之月月令所云孟春之月也春為陽故云陽之天南郊

在正月上辛迎春在立春之日其雩祭大饗雖非正月以青帝所司在於春令亦得歌此矣

億斯慶兆斯年

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感精之帝與則以莫那配之其為迎春之祭及雩祭大饗所祀東方之青帝

配帝謂人帝也配青帝靈威仰者有二其為南郊之祭與則以太皞配之姬周感生之帝為靈威仰所穀郊壇配以稷後周感生之帝亦靈威仰所穀郊壇配以莫那其五方一定之配自古以來著德立功之人若迎春雩祭大饗姬

周以太皞配者後周仍以太皞配之無所改作是配青帝者有二以其俱是配青帝靈威仰之神故同此舞辭也

帝出於震蒼德於神

易說卦曰帝出乎震蒼德于神者以人帝之神德配蒼帝靈威仰也

其明在日其

位居春

言配青帝在於東方司職于春也祭義云大明生于東謂禮云拜日于東郊玉藻又云朝日于東門之外也其位居春者南郊在正月上辛迎春在立春之日是也

勞

以定國功以施人

若姬周后稷後周莫那皆開國之君謂其有勞於子孫有功於人民者也大罽雖遠亦自古著德立功者義兼之矣

言從

配祀近取諸身

配祀謂南郊則為莫那五方則為太皞皆所以配青帝也易繫辭曰近取諸身

赤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赤帝奏雲門舞其色赤河圖曰赤帝赤熒怒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赤帝居其一

也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雩祭大饗亦皆祭之其祭玉用赤璋牲幣亦如其色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帝神農所配之帝也

招搖指午對南宮

淮南子曰仲夏之月招搖指午高誘曰招搖北斗第七星史記天官書曰南宮朱鳥

日月相會實

沈中

左傳昭七年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孔安國洪範傳曰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疏云白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行二十九日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處為辰左

傳昭元年子產曰參為晉星實沈參神也月令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鄭注云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帝王世記曰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澹

離於律為斗建在巳晉魏分野律歷志曰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

離光布政動温風

易曰相見乎離離也者南方之卦也月令季夏云温風始至

純陽之月樂炎精

鄭康成曰立夏迎赤帝於南郊純陽之月謂夏至以前為純陽到夏至一陰始生炎帝謂赤帝之神為火精也月令孟夏云其帝炎帝鄭

注云赤精也彼雖人帝感此炎精矣

赤雀丹書飛送迎

史記索隱曰文耀鉤云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呂氏春秋曰周文王時見大赤鳥銜書集於周社以

南方赤色朱鳥屬夏故引朱雀丹書言其感德在火也

朱絃絳鼓罄虔誠

朱絳皆赤色若青有青蒼二色矣朱絃絳鼓取其色之相似也

萬

物含養各長生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主其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曰景風也其來長養萬物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配帝謂炎帝神農氏之神五方人帝之一月令云其帝炎帝是也立夏之祭配天帝赤嫫怒於南郊雲祭大饗皆以神農氏配之後周

之祀與姬周同也

以炎為政以火為官

左傳昭十七年鄭子曰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杜預曰以火紀事名百官

位司南陸

享配離壇

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漢書魏相曰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言神農氏乘離司夏與天帝配享也

三和實俎百

味浮蘭

論語孔注云俎豆禮器漢書曰百味旨酒布蘭生

神其茂豫天步艱難

詩白華云天步艱難毛傳曰天地之氣無

微不著無不覆養也

黃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黃帝奏雲門之舞 黃帝天帝含樞紐之神在於中央主土其色黃河圖曰黃帝含樞紐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黃帝居其

一也季夏之月祭之亦於南郊雲祭大饗亦總祭之其祭按月令用黃玉牲幣各如其色周禮疏云在南郊亦用赤璋牲幣如其色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帝軒轅氏所配之帝也

三光儀表正四氣風雲同

史記天官書曰太微三光之庭宋均曰三光日月五星也四氣風雲同者禮記正義曰夫四時五行同是

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清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碍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五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上則每時輒寄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末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 戊己行初曆黃鐘始變宮

日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鄭注云季夏之氣至則黃鐘之宮應

平琮禮內鎮陰管奏司中

周禮曰以黃琮禮地鄭注云琮八方象地彼雖祀大地崑崙之神以琮色黃兼以象地故中央黃土亦得稱之律歷志云黃鐘之宮制十二簫陽管為律陰管為呂云內鎮司中者以其鎮內地司中央也司中與有異
齋壇芝曄曄清野桂馮馮漢書樂志曰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師古曰馮馮威滿也夕牢

芬六鼎安歌韻八風夕牢疑漢書夕牲日先祭一日也左傳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神光乃超忽

嘉氣恒葱葱四子講德論曰神光耀暉後漢書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配帝舞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帝謂黃帝軒轅氏之神五方人帝之一月令云其帝黃帝是也季夏之祭配天帝含樞紐於南郊零祭大饗皆以軒轅氏配之後周

之祀與姬周同也

四時咸一德五氣或同論四時咸一德者謂土每時寄十八日四時俱有之也五氣或同論者謂中央土氣與四方之氣為五也軒

轅為黃精之君著德與天帝含樞紐同矣猶吹鳳凰管尚對梧桐園二語皆黃帝事也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

之陰取竹之癭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簫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禮瑞命紀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於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

不器園居士厚位總配神尊月令曰其器園以闕鄭注云器園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閱讀如絃絃謂中寬象土含物位總配神尊

者土氣四時俱有季夏總而祀之五方之神中央含樞紐最尊故配帝軒轅亦與俱尊也始知今奏樂還用我雲門周禮鄭注云黃

帝曰雲門大卷按黃帝樂曰雲門今祀黃帝用樂奏雲門舞是還用我雲門也

白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白帝奏雲門舞 白帝天帝白招拒之神在於西方主金

也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零祭大饗亦皆祭之其祭玉用白琥 牲幣各如其色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帝少皞所配之帝也

肅靈兌景承配秋壇

易通卦驗曰兌西方主秋分周禮曰北五帝於四郊 鄭注云北為壇之營域知北白帝於西郊為秋壇矣

雲高

火落露白蟬寒

皆秋令也曹植秋思賦曰雲高氣靜露凝衣詩爾風 云七月流火月令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寒蟬鳴

帝律登年

金精行令

月令曰是月也農乃 登穀又云盛德在金

瑞獸霜耀祥禽雪映

霜雪皆取其白西方 秋金之氣也

司藏肅殺萬寶咸宜

爾雅曰秋為白藏郭云氣白而 收藏莊子曰秋而萬寶成

厥田上上收功

在斯

厥田上上尙書禹貢之 辭言田功收於秋時也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少皞是也立秋之祭配

天帝白招拒於西郊零祭大饗皆以金天氏配之後周

之祀與姬 周同也

金行秋令白帝朱宣

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 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皞氏也

司正五雉

歌庸九川

當作淵疑唐本避高祖諱所改也左傳鄭子曰少皞擊立鳥師 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帝王世記曰少皞作樂曰九淵

執文之德

對越彼天介以福祉君子萬年

詩瞻彼洛矣及鸞鷖篇 並有君子萬年之辭

黑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黑帝奏雲門舞 黑帝天帝協光紀之神在於北方主水其色黑河圖曰黑帝協光紀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黑帝居其一

也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零祭大饗亦皆祭之其祭玉用玄璜牲幣各如其色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帝顓頊所配之帝也

北辰為政玄壇

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月令鄭注云迎冬者祭黑帝汁光紀於北郊之兆也又周禮鄭注云北為壇之營域知玄壇

為北郊之壇也北方有黑玄二色故曰玄壇

北陸之祀員官

爾雅曰玄枵虛也顓頊之虛也北陸也郭注云北陸而藏冰杜注云陸道也

虛在正北北方黑色顓頊水德位在北方虛星之名凡四正義曰四者玄枵也虛也顓頊之虛也北陸也云員官者北方水府之官也天帝則為黑帝汁光紀若人帝黑精之君則顓頊水官之臣則玄冥此祀黑

帝乃天帝汁光紀之神在北方司水若水官矣

宿設玄璜浴蘭

周禮曰以玄璜禮北方鄭注云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惟天半見幽明錄曰廟方四丈不作

墉道廣五丈夾樹蘭香齋者煮以沐浴後家所謂蘭湯以祭

坎德陰風御寒

易說卦云坎北方之卦也王粲七釋云立陰戒寒

次律將

迴窮紀

月令十二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周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微陽欲動細泉

周語注云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月令仲冬云

水泉動微陽細泉謂一陽始生水泉動潤上行也

管猶調於陰竹

周禮曰陰竹之管鄭注云陰竹生於山北者續漢書曰以葭葦灰竇律之端按曆者候之氣至

則灰飛而管通

聲未入於春絃

淮南子曰孟春之月鼓琴瑟北方黑帝所司者冬令故聲未入於春絃也

待歸餘於送

歷

漢書律歷志引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師古曰歸餘於終謂有餘日則歸於終積而成閏也

方履慶於斯年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配帝謂顓頊高陽氏之神五方人帝之一月令云其帝顓頊是也立冬之祭配天帝汁光紀於北郊零祭大饗皆以高陽氏配之後周

之祀與姬
周同也

地始坼虹始藏月令曰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周書曰小雪曰虹藏不見服玄玉居玄堂月令曰孟冬之月天

子居玄堂右个服玄玉沐蕙氣浴蘭湯蕙蘭香草楚辭曰浴蘭湯沐芳華匏器潔水泉香月令曰水泉必香陶

器必良匏器即禮記所謂器用陶匏是也陟配彼福無疆陟配彼謂配彼黑帝汁光紀之神也福無疆謂神降之福為無疆也君欣欣

此樂康言神既降福君心亦欣欣然樂也大雅云旨酒欣欣楚辭曰欣欣兮樂康以上圜丘方澤五帝歌辭載在隋書樂志按五帝五天帝也五配帝五人帝也五帝之外又有五神東方

其神句芒南方其神祝融中央其神后土西方其神蓐收北方其神玄冥此為五官之臣見於月令鄭氏之義五精之君五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亦見左傳昭二十九年知五方天帝配以五方人帝

尙有五方之臣取以相配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宗伯謂之五祀在地祇中歌五帝與五配帝舉其尊者而言也 又按周禮祭天如圜丘南郊五時迎氣雩祭大饗注已見前天神中又有四類日月星辰大

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注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小宗伯云四類亦如之鄭注云北日于東郊北月與風師于西郊北司中司命于南郊北兩師于北郊是也鄭康成又以星辰加司中司命

風師兩師謂之六宗尙書禮於六宗周禮以標燎祀司中司命兩師是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也兩師畢也祭地有方澤北郊二祭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大宗伯云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鬻辜祭四方百物是也小宗伯有四望後鄭謂五嶽四鎮四瀆也又小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墳衍各以其方此皆地祇也鄭康成云社稷土穀之神五祀五官之

神五嶽岱宗衡山華山恆山嵩高山四鎮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四瀆江河淮濟八蜡以祀四方祭百種以報晉也此皆周禮祭祀之義後周祭天有圜丘歌園丘之祭用之有五

帝歌正月南郊五時迎氣雩祭大饗用之無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兩師之辭祭地有方澤歌方丘之祭用之無北郊社稷四望山林川澤丘陵墳衍等辭豈後周憲章周禮有未盡與蓋當時慮辯斐政等遵

用周禮子山分得此題自餘文人以次相撰作隋書者見庚集中有此數闕采入樂志餘或闕焉又隋書禮儀志云後周用牲之制五帝日月五星十二辰四望五官各以其方色又云星辰七宿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祀之其星辰爲壇崇五尺方二丈岳鎮爲壇方二丈深二尺山林以下亦爲壇壇崇三尺壇深一尺俱方一丈其儀頗同南郊冢宰亞獻宗伯終獻禮畢知後周祭祀與姬周同二丘五郊之外有其義而亡其辭也

周祀宗廟歌

宗廟謂高祖以下四親廟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又匠人亦云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疏云周所以十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爲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非常廟之數引家語子羔問孔子說天子七廟又有二祧云云馬昭難王義云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于多不過十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且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以上出自禮疏其申鄭難王之說言之甚詳不能具載今特書其梗概以證王肅之謬也按虞夏商周親廟皆四周制太祖后稷及文武二祧故有七廟王肅之說則有九廟若謂文武不遷之廟非常廟之數則太廟亦不遷何得獨在常數乎殷人祖契而宗湯與四廟而六周人祖稷而宗文武與四廟而七有常制矣何謂非常家語一書王肅所集所謂孔子之言除經傳所有之外亦雜取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諸書蓋子家之

言非經語也其中偽造數端以資難鄭先儒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此善學孔子者也又如今文尙書伏生口授自漢以後諸儒習之孔安國所注古文尙書遭巫蠱不傳直至晉世託言出自皇甫謐家取左傳諸書所引先儒所謂逸書者補入增多于今文其中有顯背周禮資難鄭學者皆王肅僞文使六經互異後人莫知適從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論之刑科罪在不赦者也然則學周禮者當以儀禮周禮爲法隋書禮儀志曰後周之制思復古之道乃右宗廟而左社稷置太祖以下二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祧廟亦不毀閔帝受禪追尊皇祖爲德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廟號太祖擬已上三廟遞遷至太祖廟不毀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爲五焉明帝崩廟號世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爲祧廟而不毀其時祭各於其廟祫禘則于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薦其寶菱芡芹藟兔臚冢宰終獻訖皇后親徹豆降還板位然後太祝徹焉此後周之制也按後周憲章周禮遠祖神農配帝圜丘比姬周禘嘗之義是神農無廟矣南郊之祭配以莫那比姬周南郊配以稷后稷姬周始祖卽是太廟之祖則後周莫那似當尊之太廟隋志稱宇文泰廟號太祖不毀是後周以泰爲太祖始祖莫那無聞其文武二祧廟後周以明帝廟號世宗武帝廟號高祖並爲祧廟不毀是明帝毓比之如文王武帝豈比之如武王毓豈兄弟昭穆同班異于姬周文穆武昭以後周太祖已下無功德如文武者明帝武帝有功于周故立爲不遷之廟豈謂世室旣非常數無礙昭穆禮之變者耶又按宣帝時文帝爲祖武帝爲禰皆在四親未宜遂居祧廟若文帝泰居太廟則皇高祖輅曾祖肱反居泰下矣閔帝明帝武帝兄弟相代不異昭穆譬如兄弟四人皆立爲君祖父之廟不必從毀依常制閔明二主當附於其祖肱廟內武帝主特在禰廟若謂明帝武帝各居祧廟則禰廟虛主又不然矣謹案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此周宗廟歌蓋四親廟二昭二穆是也其歷傳以來昭穆之次未詳假如以高爲昭則昭廟諱輅下云獻皇高祖是也以曾爲穆則穆廟諱肱下云獻皇曾祖是也以祖爲昭則昭廟諱泰下云獻皇祖是也以禰爲穆則閔明武三帝均是穆閔明二主附於曾祖肱穆廟禰廟中特設武帝主諱豈下云獻武皇帝是也

此後周四廟其高會祖禰對宣帝而言也若宣帝崩靜帝為祭主三年喪畢宣帝主迎入昭廟韜為遷主前所云穆廟諱肱者為皇高祖廟閔明二主仍附昭廟諱泰者為皇曾祖廟穆廟諱邕者為皇祖廟昭廟韜所居者韜主遷新主贊入為皇考廟其文帝太廟及世宗高祖二祧當亦虛置以待後代矣

皇夏

皇帝入廟門奏皇夏

肅肅清廟巖巖寢門

思齊之詩云肅肅在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

也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周禮左宗廟注稱庫門內雉門外之左也按廟有寢故云寢門

敬器防滿金人戒言

家語曰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

有敬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又曰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

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應棘懸鼓崇牙

樹羽

周頌有誓曰應田懸鼓毛傳曰應鞞鼓也田大鼓也懸鼓周鼓也鄭箋曰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天鼓旁應鞞之屬也字轉誤變而作田此云應棘依鄭文也棘音胤又有誓云崇牙樹羽毛傳

云崇牙上飾卷然可以懸也樹羽置羽也

階變升歌庭紛象舞

禮記祭統曰聲莫重于升歌子夏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鄭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

伐之舞武王制焉

閑安象設緝熙清奠

招魂云像設君室靜閑安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春鮪初登

新萍先薦

詩序曰潛季冬薦魚春薦鮪也月令曰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云春獻王鮪陸璣云河東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

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陸璣又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郭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漂詩曰于以采蘋左氏傳曰蘋繁蘓藻之菜可薦于鬼神鄭

注庵人云備品物曰薦

儼然入室儼乎在位

祭統云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悽

愴履之非寒之謂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昭夏

降神奏昭夏

永維祖武潛慶靈長

詩曰繩其祖武鄭箋云祖考所踐履之迹

龍圖革命鳳曆歸昌

尚書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左傳鄭子曰我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焉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杜注云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

功

移上塲德曜中陽

陸機功臣頌曰苾苾宇宙上塲下黷李善注云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塲下黷言亂常也塲不澄之貌也漢書曰高祖沛豐邑中

陽里人也

清廟肅肅猛簏煌煌

周頌云於穆清廟毛萇曰肅肅敬也西京賦曰猛簏越越注云周禮魯氏寫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為鐘簏也

曲高大夏聲和盛唐

周禮鄭注云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盛唐蓋指唐堯盛世其樂為咸池也又漢書孝武帝南巡狩至咸

唐作盛唐之歌是亦盛唐矣

牲牲蕩滌滌蕭合馨香

二語已見方澤登歌注詳彼處漢書師古注云蕭香蒿也以蕭炳脂合馨香也

和

鸞戾止振鷺來翔

二語已見方澤登歌注詳彼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振鷺詩篇各謂來助祭者也

永敷萬國

是則四方

詩云是則是效

皇夏

組入皇帝升階奏皇夏

年祥辨日上協龜言

周禮曰凡有祭祀則奉龜以往

奉酌承列來庭駿奔

武成云丁

未祀於周廟駿奔走執豆籩詩清廟云駿奔走在廟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也

彫禾飾學翠羽承樽

周禮司尊爨云秋嘗冬烝裸用粢爨黃彝皆有舟鄭司農云粢讀曰稼稼爨畫禾稼也又司尊爨云春祠夏禴禋用雞爨鳥爨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

如此恭惟執燔

左傳襄二十二年公孫齋曰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執燔焉杜預云助祭燔又作膳祭肉也

皇夏

皇帝獻皇高祖奏皇夏 皇高祖宇文韜也皇帝宣帝也周書帝紀云普回子莫那十世至陵陵生系系生韜並以武略稱韜生肱爲皇會祖德皇帝宣帝韜之玄孫是

韜於宣帝爲皇高祖也以下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舞焉

慶緒千重秀洪源萬里長

言宇文氏本神農之後歷傳至韜世系之遠也詩闕宮云繼禹之緒又云至于文武繼太王之緒又殷武

云湯孫之緒左氏傳曰如水木之有本源也千重萬里言其久遠也

無時猶戢翼有道故韜光

言時未至猶斂戢其翼世有道故須

韜晦其光也

盛德必有後仁義終克昌

言韜有盛德更行仁義終當昌大其後也左氏傳曰吾聞有盛德者必百世祀又曰五世

其昌明星初兆慶大電久呈祥

言其有靈異也竹書紀年曰帝顓頊高陽氏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宮生

顓頊于若水又曰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丘

皇夏

皇帝獻皇會祖德皇帝奏皇夏 周書皇會祖諱肱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按太祖肱之少子宣帝肱之曾孫是肱於宣帝爲皇會祖也

克昌光上烈基聖穆西藩

詩曰克昌厥後又云休有烈光云基聖者謂開基之聖後周起於代故云西藩周禮曰鎮服外五百里曰

服崇仁高涉渭積德被居原

史紀周本紀曰公劉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積畜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

興自此始古公亶父去豳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及仰旁國亦多歸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詩云周原膺膺是也

帝圖張往迹

王業茂前尊

言閔帝受禪肱為皇祖追尊為德皇帝也

重芬德陽廟壘慶壽陵園

漢書景帝

中四年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後漢書明帝紀曰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後漢書注云陵謂山墻園謂塋域

百

靈光祖武千年福孝孫

東都賦曰懷百靈詩下武云繩其祖武周頌闕宮云孝孫有慶

皇夏

皇帝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奏皇夏周書帝紀云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韓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齊神武逼京邑太祖奉武帝西遷剋弘農戰沙苑有功封安定公位

至太師崩年五十二葬于成陵諡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為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為文皇帝

雄圖屬天造宏略遇羣飛

易曰天造草昧楊雄劇秦美新曰海水羣飛善曰羣飛言亂也謂太祖適當魏之亂世得展其雄才大略

也風雲猶聽命龍躍遂乘機

周書本紀云帝母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言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

天貴亦極矣是有命也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龍躍在淵言雖不能及身而王至其子閔帝受禪如躍龍乘機而飛矣

百二當天險三

分拒樂推

言天命人情皆已歸往帝猶以人臣之禮終也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

函谷風塵

散河陽氛霧晞

西都賦曰左據函谷函谷秦關名也河陽謂河南漢之河南郡洛陽縣也

齊神武推清河王都鄴去洛陽也

濟弱淪風起扶危頽運歸

言周太祖輔魏西遷濟弱扶危遂成中興之業

崩還正天樞落更追

謝莊宋明堂歌地紐謚乾樞回晉書天文志曰北極北辰最尊者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二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

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原祠乍超忽畢隴或綿微

史記曰孝惠五年以沛宮爲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

豐祠高祖于原廟裴駮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謂之原廟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又括地志曰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八里畢原上也

終封三尺劍

長卷一戎衣

漢書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豈非天命乎禮記中庸篇云一戎衣而有天下

皇夏

皇帝獻文宣皇太后奏皇夏周書列傳云文宣叱奴皇后代人也太祖爲丞相納后爲姪生高祖天和三年六月尊爲皇太后建德二年三月癸酉崩四月丁巳葬承

固陵又武帝紀云母曰叱奴太后大統九年生帝于同州是文宣太后爲高祖武帝之母也周禮大司樂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注云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

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闕神之此婦人之廟一也又春秋隱五年云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杜預

曰諸侯無二嫡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此又婦人之廟一也按凡祭以某妃配惟姜嫄無所妃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特立婦人之廟而祭之文宣太后

爲宣帝祖母在四親之內雖非姜嫄之比特以太祖元后爲嫡合葬成陵並享太廟則有正妃元氏叱奴本太祖之妾雖母以子貴尊稱太后而義無二嫡不得並享太祖之廟若

春秋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所爲別立宮焉又宣太后之祀實法春秋仲子之義其廟與七廟而八又類周禮姜嫄之宮故篇內云闕宮惟遠矣山雲之舞造自武帝一

以母子之親一以憲章周禮別立廟祭有此歌辭宣帝因之無所改作也

月靈興慶沙祥發源

鄭康成周禮九御注云凡君幸妃御見之法月為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于王所女御八十

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堯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按月為后妃之象故

云月靈興慶漢書元后傳曰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爾晉史占之曰後五百四十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儒賀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毛詩

曰長發其祥

功參禹迹德贊堯門

左氏傳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功參禹迹者塗山氏也尚書娶於塗山是也淮南子曰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

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漢書武帝見夏后啓母石矣列仙傳曰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

武帝披其手得玉鈞而手展有寵而生昭帝姪娠人四月上曰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居曰鈞弋宮功參禹迹者言為文帝姬稱其婦道也德贊堯門者言為武帝母稱其母德也

言容典禮禴狄徽章

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云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又內司服云掌王后之六服禴衣禴狄闕翟鞠

衣展衣綠衣素沙鄭注云狄當為翟禴翟畫搖者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

儀形温德令聞昭陽

盟德昭陽皆殿名也詩曰儀刑文王

又曰令問令望温德見後漢書靈帝光和元年三輔黃圖曰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等殿成帝趙皇后居此

日月不居歲時晻晚

孔融與威

孝章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楚辭曰白日晻晚其將入晻晚日暮也晻於遠反

瑞雲纏心闕宮惟遠

瑞雲慶雲也心星名鴻範五行傳曰心之

大星天皇前星太子後星庶子詩闕宮云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同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穆箋云闕神也姜嫄神所在故廟曰神宮言武帝即位則瑞應于天皇之宮太后稱尊

斯祭擬于姜
姬之廟也

皇夏

皇帝獻閔皇帝奏皇夏 周書帝紀云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太祖第三子也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為安定公世子十月太祖崩嗣位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恭

帝詔以岐陽之地封帝為周公庚子禪位於帝在位一年按閔帝為宣帝世父與明帝武帝皆兄終弟及其主當附於德皇帝肱廟內禮所謂附於其祖者也

龍圖基代德天步屬艱難

言周德方威魏祚既衰也竹書紀年曰黃帝五十年龍圖出河龜書出洛白華之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

猶箋云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

謳歌還受瑞揖讓乃登壇

言閔帝受魏禪也周書本紀云魏帝臨朝遣民

部中大夫濟北公廸致皇帝璽紱固辭公卿百僚勸進太史陳祥瑞乃從之

升輿芒刺重入位據關寒

謂晉公護專政也漢書宣

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鄒陽上書曰孝文帝據關八立寒心銷志未明求衣

卷舒雲汎濫游揚日浸

微言君弱臣強也雲喻臣汎濫言其勢盛也日喻君浸微言其勢衰也

出鄭終無反居桐竟不歸

謂晉公護幽帝以弒崩也

周書本紀云帝性剛果見晉公護執政深忌之與宣伯乙弗鳳等共謀誅護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奏帝將召羣公入因誅護張光洛白護護乃共謀廢立盡誅鳳等罷散禁兵證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遂幽

於舊邸月餘以弒崩左氏傳曰天王出居於鄭尚書曰放大甲於桐出鄭居桐以喻閔帝幽於舊邸也無反不歸言其竟以弒崩也

祀夏今惟舊尊靈

諡更追

言武帝時始得祭祀更上諡也左傳哀元年伍員曰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周書云武帝誅護大師蜀國公迥於南郊上諡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皇夏

皇帝獻明皇帝奏皇夏 周書本紀云世宗明皇帝諱毓太祖長子也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岐州刺史及閔帝廢晉公護迎帝即天王位在位

承天之則師古曰馮馮威滿也又齊房歌曰齊房產草九莖連葉齊房元封二年芝草生甘泉齊房作師古曰齊讀齋羽獵賦風詡詡其扶輪

寧思玉管笛空

見靈衣舞

西京雜記曰高祖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楚辭曰靈衣兮披披潘岳寡婦賦云瞻靈衣之披披良日靈衣平生衣謝莊宣貴妃誅云靈衣虛襲

皇夏

皇帝獻高祖武皇帝奏皇夏周書本紀云高祖武皇帝諱邕太祖第四子也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出鎮同州世宗即位進柱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封魯公領宗師二

年世宗崩遺詔傳位於帝在位七年崩諡曰武廟號高祖隋書禮儀志云武帝廟號高祖為桃廟而不毀按武帝宣帝之父於四親廟為禰桃廟亦宜虛置及親盡之後乃得居之

亦如姬周世室矣

南河吐雲氣北斗降星辰

周書本紀云母曰叱奴太后大統九年生帝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史記天官書曰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

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間為關梁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為戒天官書又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百靈咸仰德千

年一聖人

東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易乾鑿度曰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為大瑞

書成紫微動律定鳳

凰馴

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又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造律制為十二簡以聽鳳凰之鳴

六軍命西土甲

子陳東隣

言武帝有平鄴之功也左傳杜注云六軍天子之軍也尚書曰武王以甲子日入朝歌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後周本西魏所禪都長安故云西土齊本東魏

所禪都鄴是為東隣比於殷周矣周書本紀云建德六年平鄴是其事也

戎衣此一定萬里更無塵

周書本紀云破齊之後遂欲窮

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煙雲同五色日月並重輪

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

蕭索輪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古樂府有日重光月重輪

流沙既西靜蟠木又東臣史記五帝本紀曰西至流沙東至蟠

麟左氏傳曰振旅凱八於晉周禮曰王師大獻則合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也又鼓人職云以金鏡止鼓鄭云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鏡且卻鏡女交反漢書武帝紀

曰上行東海雍獲赤雁作赤雁歌又曰上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歌今為六代祀還得九疑賓隋書樂志云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

雲舞以備六代具用六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也史記曰舜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嶷皆相似故曰九疑言武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今沒即以六代之樂祀之還如虞舜葬于九疑也

皇夏

皇帝還東壁飲福酒奏皇夏

禮殫裸獻樂極休成周禮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鄭注云謂祭宗廟王既裸而出牲后乃從後裸也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又大宗伯云

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注云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又司尊彜稱春祠夏禴秋嘗冬蒸四時之間祭追享朝享有裸有獻鄭注云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禮殫裸獻者謂裸獻之禮已畢也漢書樂志曰登歌

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長離前按宗祀文明漢書樂志曰長麗前按光耀明晉灼曰按即光

炎字也臣瓚曰長離靈鳥也故相如賦曰前長麗而後喬皇舊說云鸞也張衡思玄賦亦曰前長麗使拂羽師古曰麗音離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

壘合鬯枚乘七發云蘭英之酒酌以脩口周禮鄭注云壘神之所飲也又云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稗二米馨折禮容旋

迴靈貺

曲禮曰立則磬折垂佩疏云儀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後漢書光武贊曰靈貺自甄注云靈貺謂佳氣神光之類也

受釐徹俎飲

福移樽

史記曰賈生徵見漢文帝方受釐坐宣室應劭曰釐祭餘肉也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釐音僖

惟光惟烈文子文孫

尚書立政曰繼自今文子文孫

皇夏

皇帝還便坐奏皇夏

庭闕四始筵終三薦

子夏詩序云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按四始謂風大雅小雅頌也周禮鄭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又云薦進也備品

物曰顧步階墀徘徊餘奠

說文曰墀塗地也六龍矯首七萃警途

漢書樂志

曰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

鼓移行漏風轉相烏

行漏謂下漏數刻也相烏相風烏也三輔黃圖

曰長安宮靈臺有相風烏遇風乃動

翼翼從事綿綿四時

爾雅曰翼翼恭也從事從事若春秋有事于武宮謂有祭事也爾雅曰綿綿也孫炎

云綿綿言詳密也四時謂四時之祭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蒸此四時之祭名也

惟神降嘏永言保之

以上並載隋書樂志

周大禘歌

周禮禘祫禘嘗禘蒸鄭注云禘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

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為大事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禮疏稱鄭康成禘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禘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

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于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為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隋書禮儀志稱後周時祭各于其廟禘禘則于太祖按文帝廟號太祖比之后稷矣后稷姬周遠祖後周文帝祖父尚在四親之內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文帝以上不宜反居其下太廟中東向之位疑尙虛置禘祭之時惟有昭在北方南面穆在南方北面及文帝親盡之後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文帝正太祖之位其主始西方東面已下昭穆如其位若魏高堂隆之議矣于禘亦然禘祭之說閔帝廟毀其遷主得祭於太祖之廟如太王以上遷主得祭于后稷之廟也其明帝武帝兄弟同班不異昭穆雖二廟不遷亦異姬周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故禘禘雖屬二祭而隋志云皆于太祖廟祭之也其時祭則有二昭二穆上篇高曾祖禘是也親盡之後時祭則有太祖世宗高祖三廟加四親廟合于姬周七廟之數然宣帝世太祖為王父至靜帝世為曾祖而大定元年隋受周禪矣

昭夏

降神

律在夾鍾服居蒼袞

周禮鄭注曰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月令仲春云律中夾鍾天子衣青衣蒼亦青也

杳杳

清思綿綿長遠

漢書樂志曰杳杳冥冥絳采福詩曰綿綿瓜瓞毛傳曰綿綿不絕貌

就祭於合班神於

本

公羊傳曰裕合祭也

來庭有序助祭有章

論語詩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包咸曰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

樂舞六代賓歌二王

周語曰樂及徧舞章昭曰徧六代之樂也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招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也詩序曰振鷺

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於周
為客故云賓也詩曰我客戾止

和鈴以節倻革斯鏘
詩載見云和鈴中央倻革有鶴
毛傳云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鄭

箋云倻革
鑿而陳之鄭注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鬱為草若
蘭又司尊鬯云裸用鬯鬯黃鬯皆有舟鬯讀為稼

洞庭鐘鼓龍門瑟琴
尚書曰惟辟玉食吳都賦云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鏘
周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
莊子曰黃
帝張樂於

登歌
奠玉
帛

神惟顯思不言而令
周頌之詩云敬之敬
之天惟顯思

玉帛之禮敢陳莊敬
奉如弗勝薦如受命交於神明愬於言行

燕射歌辭

儀禮燕禮曰射人為擯又為司正又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于燕未行
射謂之燕射也又燕禮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繁采蘋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禮記鄉飲酒義亦云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

合樂三終工告樂備知燕禮有射樂成告備也周禮曰以燕射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鄭注
云賓客謂朝聘者燕禮上下經註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

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毛萇詩傳曰射禮有
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正義曰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

于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立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燕息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燕必有樂故賓之初筵二章重說燕事簫舞笙鼓也古有此禮後周行之命子山作辭即儀禮三終一備之遺意也

周五聲調曲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注見下

序曰元正饗會大禮賓至食舉稱觴薦玉六律既從八風斯暢以歌大業以舞成功

宮調曲

宮調曲者歌其君也以宮爲君故以此歌周之君也樂記曰宮爲君正義曰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土爰稼穡猶君能滋生萬物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爲君史記樂書索隱注亦云是矣按儀禮燕射歌鄉樂周南召南鄭注云昔太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豐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西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子山以宮調歌其君首章言太祖變魏作周王業之所由興也次三章言閔帝受命及明帝武帝德化之所被也比姬周之有太王王季文王二南六篇燕禮用之合樂者也

氣離清濁割元開天地分

易乾鑿度云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說文云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

三才初辨正六位始成文三才天地人也易繫辭曰兼三才而兩之又乾卦云六位時成繼天爰立

長安民乃樹君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左傳鄭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其明廣

如日其澤厚如雲史記曰帝堯放勳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惟昔我文祖撥亂拒謳

歌文祖謂周太祖文皇帝也詩云烝衍烈祖以洽百禮是燕射之禮得進樂其先祖而神降之福也太祖為後周有功烈祖故首歌之撥亂謂齊神武入洛太祖奉魏帝西遷弘農沙苑諸戰俱捷也拒謳

歌歌者言太祖辭王就公天下將歸如舜避丹朱禹避商均也謳歌見孟子二分未撫運八百不陵河論語曰三分天

事殷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禮敷天下信樂正神人

和言太祖有制禮作樂之功也風塵行息警江海欲無波韓詩外傳曰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曰海不揚波三年矣意

者中國有聖人乎

又

我皇承下武革命在君臨謂周閔帝受命革魏如姬周下武嗣文也子夏詩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知臨大君之宜吉應圖當舜玉嗣德受堯琴圖河圖也論語識曰仲尼云吾聞堯

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帝王世紀曰堯賜舜以昭華之玉尚書曰王義嗣德再拜孔安國曰嗣繼也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世本曰神農作琴知舜作是作南風之歌非謂舜

始造琴也孟子萬章曰琴朕也朕趙臺卿注云琴舜所彈五絃琴也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按琴本神農所作彫弓天子之賜知琴亦帝堯所授故云堯琴矣 沈首

多推運陽城有讓心尚書大傳曰帝沉首而笑曰明哉一人天下也乃見於鐘石史記曰禹避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於是遂即天子

位劉熙曰潁川陽城是也以上言周受魏禪也 就日先知遠觀淵早見深史記五帝紀曰就之如日禮記中庸篇云淵泉如淵

立精實委御蒼正乃皆平玄精黑精也謂黑帝之神協光紀也蒼正謂後周感精之帝為蒼帝靈威仰也 履端

朝萬國年祥慶百靈左氏傳曰履端于始史記曰正月為端東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 玉帛咸觀禮

華戎各在庭左氏傳曰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左傳注曰諸華中國也戎西羌別種曲禮有西戎詩賓之初筵言燕射之禮鄭箋云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天下諸

侯所獻之禮諸侯所獻之禮既陳于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王受神之福於戶則子孫皆喜樂也二語言天下諸侯畢至也 鳳響中夷則

天文正玉衡律歷志曰黃帝使伶倫作律制為十二筩以聽鳳之鳴七月律中夷則史記曰舜乃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

皇基自天保萬物乃由庚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又曰由庚萬物得其道也又儀禮燕

禮云間歌魚麗笙由庚

握衡平地紀觀象正天樞蜀都賦曰地以四海為紀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也 祺祥

鍾赤縣靈瑞炳皇都詩曰壽考維祺毛傳曰祺吉也鄒衍曰中國為赤縣神州皇都天子之都也 更受昭華

玉還披蘭葉圖

尙書大傳曰堯得舜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淮南子曰黃帝齋于河洛之間游於翠嬀大盧魚折潛而至汎白圖蘭采朱文以授帝

金

波來白兔弱水下蒼烏

漢書日月穆穆以金波傳玄擬天問日月中有白兔搗藥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淮南子曰

日中有陵烏

玉斗調元協金沙富國租

孝經援神契曰折其玉斗注云玉斗者渾儀蜀都賦曰金沙銀鑠

青丘還

擾圃丹穴更巢梧

十洲記曰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名青丘山海經曰丹丘之山有鳥焉名曰鳳凰見則天下大安寧

安樂新成慶長生百福符

明明九族序穆穆四門賓

爾雅曰明明察也尙書曰以親九族又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孔傳曰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

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皆有美德無凶人也

陰陵朝北附蟠木引東臣

漢書地理志九江郡有陰陵縣項羽迷失道處九江

時屬南朝言將比附也史記曰北至于幽陵東至于蟠木蟠木東臣以喻平齊之後東極諸國莫不來王也

澗途求版築溪源取釣

綸尙書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孔安國云傅氏之巖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環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是也呂氏春秋曰

太公釣于茲泉鄴元曰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爲障即太公釣處

多士歸賢戚維城屬茂親

詩云濟濟多士又云宗子維城

貴位連南斗高榮據北辰

荊州星占曰南斗主爵祿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

迎時乃推策

司職且班神

迎時謂四時迎氣也推策即所謂乾之策坤之策是也史記堯本紀曰辨于羣神徐廣曰辨音班

日月之所照

霜露之所均

禮記中庸篇云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永從文軌一長無外戶

人

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此言周武帝破齊之後欲平突厥定江南使天下一統言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四海之內皆文軌所及故無外戶之人也

又

此章言後周宮室之壯麗也另為一篇屬宮調

鬱盤舒棟宇崢嶸侔大壯

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窮鬱徐敬業詩云茲山復鬱盤呂延濟曰鬱盤重厚貌魯靈光殿賦曰神靈扶其

棟字甘泉賦曰似紫宮之崢嶸司馬彪曰崢嶸高深貌周易曰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大壯卦名魏都賦云思重交摹大壯

拱木詔

林衡全模徵梓匠

左思魏都賦曰儷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劉逵注云左氏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李善注云趙岐孟子注曰梓匠木

工

千櫨綺翼浮百拱長虹抗

薛綜西京賦注曰櫨者拱欒類而曲也說文曰櫨櫨柱柈也魏都賦曰櫨櫨疊施張載曰綺文也魯靈光

殿賦曰朱鳥舒翼以時衡景福殿賦曰飛櫨翼以軒翥千櫨綺翼浮者言千柱皆刻為綺文如鳥舒翼也爾雅曰櫨謂之杙大者謂之栱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李善注云應龍虹梁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

北去邯鄲道南來偃師望

漢書地理志曰趙國故秦邯鄲郡高帝四年為趙國景帝三年復為邯鄲郡師古曰邯音寒地理志又云

河南郡偃師縣殷湯所都

龍首載文櫨雲楣承武帳

三輔黃圖曰曰營未央宮因龍首以制前殿王褒甘泉頌曰編璆瑀之文

輓聲類曰椽屋連縣也西京賦曰繡栢雲楣薛綜曰楣梁也皆居者非求隘卑宮豈

難尚言皇居貴於壯麗不必有心以求狹隘大禹卑宮不難尚也論語曰禹卑宮室壯麗天下觀是以從蕭相漢書

曰蕭何造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

變宮調左傳昭二十五年曰五聲六律七音杜預曰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七音宮商角

徵羽變宮變徵也正義曰聲之清濁數不過五而有七音者終五以外更變為之也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

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是五聲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為七音也此二變者舊樂無之武王始加二變周樂有七音耳後周憲章周禮五聲中既有變宮變徵子山以宮調歌

其君取宮為君之義也時周宣帝傳位于太子衍自號天元皇帝於事為變即取變宮以歌其事故首篇有出震明離具茨汾陽之詞次篇言其作樂之盛篇末感物觀治亂心恒

防未然君子得其道太平何有焉寓勉勵之意知是時宣帝號天元皇帝居天臺靜帝衍居正陽宮二帝並存上正宮調歌其先祖此變宮調二篇所以歌其生君也

帝遊光出震君明擅作離易曰帝出乎震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巖廊惟

眷顧欽若尚無為漢書董仲舒傳制曰蓋聞堯舜之時游于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廉巖廊謂巖峻之廊

龍穴非難附鸞巢欲可窺言其攀龍附鳳有仙焉之志也龍居穴中故以龍穴

也尚書曰欽若昊天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為言竹書云黃帝時鳳巢阿閣鸞鳳通稱故云鸞巢孫柔之瑞圖曰鸞鳥者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雞身赤尾色亦被五果鳴中有音人君進退有度親疎有序則至也具茨應不

遠汾陽甯足隨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又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競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皆然喪其天下焉

烝民

播植重溝洫劬勞多

詩云天生蒸民論語包咸注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

桑林

還注雨積石遂開河

左傳襄十年曰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預曰桑林天子之樂名正義曰經典言殷樂為大濩此復云桑林者書傳言

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為大濩別名也禹貢曰浮於積

石至於龍門孔傳曰積石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

明徵逢永命平秩值年

和夏書曰明徵定保召誥曰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堯典

曰平秩東作孔安國曰敬道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更有薰風曲方聞晨露歌

家語曰帝舜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

解吾民之愠兮呂氏春秋曰湯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

又

移風廣軒曆崇德盛唐年

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後漢律曆志云黃帝造曆元起辛卯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軒曆謂黃帝軒

轅氏之長曆也唐年謂唐堯之盛年也

成文興大雅出豫奏鈞天

詩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列子曰清

都紫微鈞天帝之所居張湛曰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樂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云趙簡子亦然也

黃鍾

六律正閭闔八風宣

律曆志稱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為呂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左傳服虔注云

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闐闐黃鍾爲六律之始闐闐居八風之一也孤竹

調陽管空桑節雅弦周禮曰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舞林鸞更下歌山鳳欲

前山海經曰女床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色文曰鸞鳥見即天下安寧又曰載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如鵠五采名曰鳳凰是鳥也飲食自歌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載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

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言鸞鳳亦解歌舞故見舞而下聞歌欲前也聞音能辨俗聽曲乃思賢樂記曰鸞鳳亦解歌舞故見舞而下聞歌欲前也

知樂審樂以知政聽曲乃思賢者即樂記所謂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則思志義之臣聽笙竽則思畜聚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是也感物觀

治亂心恒防未然樂記曰凡音之起感於物而動又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言遠慮也君

子得其道太平何有焉言人君能得其道以治天下則太平之理不難致也

商調曲

商調曲者歌其臣也燕射賓客有諸侯卿大夫皆天子之臣以商爲臣故以商調歌其臣也樂記曰商爲臣正義曰鄭注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宮八十一絲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得次君之貴重也崔氏云商是金金

以決斷爲巨事君亦以義斷爲賢矣亦見史記亦隱注

君以宮唱寬大而謨明臣以商應聞義則可行樂記曰宮爲君商爲

臣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此下言聖君之得賢臣也 有熊爲政訪道於容成皇甫謐曰黃帝受國於有

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索隱曰本是殷湯受命委政於阿衡阿衡伊尹

也商書曰惟嗣王不惠於阿衡正義曰鄭文忠其敬事有罪不逃刑左氏傳羊舌赤曰事君不

避難有罪誦其箴諫言之無隱情左傳師曠曰工誦箴諫又魏絳曰命百官官箴

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有剛有斷四方可以甯史記索隱曰商是金為

斷之才則西方賴以甯定也既頌既雅天下乃升平詩有風雅頌言誦詩乃能專精一

致金石為之開西京雜記曰李廣獵於冥山之陽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

誠則金石為開言能忠以事君則精誠無不格也動其兩心妻子恩情乖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二心

道不能行於妻子者也苟利社稷無有不盡懷孟子趙注曰忠臣志在昊天降祐

元首惟康哉毛詩傳曰尊而君之則為皇天元氣廣大則為昊天周

百川俱會大海所以深羣材既聚故能成鄧林尚書大傳曰百川赴

東海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人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言衆水會而成海衆材聚而成林以喻賢人聚而國乃大也猛虎在山

百獸莫敢侵忠臣處國天下無異心言忠臣之能拒亂賊猶猛虎之能驅百獸也昔

我文祖執心且危慮驅剪豺狼經營此天步

言太祖文帝事魏克盡臣道也

史記曰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宇文泰為後周太祖又諡曰文故稱文祖漢書孫寶曰豺狼當路詩曰天步艱難豺狼喻亂賊也謂高歡之亂太祖奉武帝西遷弘農沙苑諸戰剋捷魏室以

安今我受命又無敢逸豫惟爾弼諧各可知兢懼

我謂後周之帝

蓋設為天子之辭也爾謂饗燕諸臣也言太祖執心危慮如此今我子孫受命以來日以太祖之心為心亦無敢逸豫爾諸臣可不知兢懼乎是為臣當以太祖事魏為法也尚書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又曰無

康好逸豫乃其治民又曰謨明弼諧

禮樂既正神人所以和玉帛有序志欲靜干戈

尚書舜典曰神人以

和聘禮曰執玉致命執帛致享左氏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各分符瑞俱誓立山河

周禮典瑞鄭注云瑞節信也典瑞若

今符璽即按符若漢書所謂銅虎符竹使符是也瑞玉瑞也若周禮桓圭信圭之屬是也漢書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今日相樂

對酒且當歌

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言與諸功臣既有山河之誓今日燕飲須當樂也

道德以喻聽撞

鐘之聲

樂叶徵圖曰黃鐘生於一一生萬物故君子樂金為鐘撞鐘以知君道德宋均注曰鳴鐘顯功罪故樂用鐘也

神姦不若觀鑄

鼎之形

左傳宣三年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螻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杜預曰

也若順也 艷宮既朝諸侯於是穆

左傳昭四年椒舉曰康有艷宮之朝杜元凱云艷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會諸侯

岐

陽或狩淮夷自此平

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注云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尚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

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是也孔安國傳曰淮夷徐奄之屬

若涉大川言憑於舟楫如和

鼎實有寄於鹽梅

尚書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又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君臣一體可以靜

氛埃得人則治何世無奇才

左太冲詠史詩曰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風力是舉而台階序平

史記曰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鄭康成曰風后黃帝三公也漢書東方朔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

三台也台星凡六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

重黎既登而天地位

成

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

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功無與讓銘太常之旌

周禮建太常十二旒鄭注云太常九旗之畫日月名又曰日月為常析羽為旌又曰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鄭注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馬融廣成頌曰載日月之太常注云太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

世不失職受

駢毛之盟

左傳襄十年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土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杜預曰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雞犬正義曰周禮牧

人陽祀用駢牲禮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駢尚書洛誥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諸言駢皆是赤牛則知駢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共旌旗之用故其字從旌旗者旌旗行而從風偃也左傳作旄此作毛省文也

輯瑞班瑞穆穆於堯門

尚書舜典曰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又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釋言云輯合也班賦也孫炎曰

謂布與也輯是
斂聚班為散布
惟翰惟屏
膺膺於周原
詩曰大邦維屏
大宗維翰又曰周原膺膺

地在岐山之陽
膺然肥美也
功成而治定
禮樂斯存
樂記曰王者功成而作
樂其功大者其樂備
復子而

明辟姬旦何言
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孔傳曰周公致禮盡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

角調曲

角徵羽三調曲歌其民安物阜庶績咸熙也以角為民故以角調歌其民也樂記曰角為民正義曰鄭注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

羽之中半清半濁民比君臣為劣比事為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也崔氏云角屬春春時物生衆多皆有區別亦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史記索隱注亦云

止戈見於絕轡之野
稱伐聞於丹水之征
左傳曰於文止戈為武帝王世記曰炎帝

殺蚩尤於中冀其地曰絕轡之野六韜曰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陽高誘曰丹水在南陽浦崖
信義俱存乃先忘食
左氏傳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

承命為信信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忘食即論語所謂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
五材並用誰能去兵
左傳

十七年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杜預注五材云金木水火土也
雖聖人之大寶曰位實天地

之大德曰生
周易繫辭
涇渭同流清濁異能
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毛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

異張揖曰涇水出涇陽開頭山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入河
琴瑟並御雅鄭殊聲
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孫綽曰涇渭殊流

雅鄭異調擾擾烝人聲教不一一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鮑昭詩曰擾擾遊宦子呂延濟曰擾擾馳逐貌詩曰天生烝民毛傳曰烝衆也

茫茫禹跡車軌未并左氏傳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禮記曰車同軌志在四海而尚恭

儉心包宇宙而無驕盈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屆曰宙言而無文行之

不遠義而無立勤則無成左傳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學記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惻隱其

心訓以慈惠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左氏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又叔向曰慈惠之師流宥

其過哀矜典刑尚書舜典曰流宥五刑孔傳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舜典曰象以典刑孔曰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匡贊之士或從漁釣史記曰太公以漁釣于周西伯雲雨之才乍嘆幽谷詩云出自

幽尋芳者追深徑之蘭識韻者探窮山之竹楚辭皋蘭被徑王逸曰徑路也窮山

疑卽漢書崑崙之陰取竹之蠲谷也言人君思得賢才亦猶是矣克明其德貢以三事詩曰其德克明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樹

之風聲言於九牧尚書畢命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左氏傳曰樹之風聲杜預曰因土地風俗為立聲教之法尚書周官曰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孔傳云九

州牧伯也虞書云肇十有二州又云咨十有二牧孔安國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此云九牧周官文也協用五紀風若

從事尚書洪範曰協用五紀孔傳曰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洪範又云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又曰聖時風若農用八政

甘作其穀

尚書洪範曰農用八政又曰稼穡作甘

殊風共軌見之周南

詩譜曰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

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

異畝同穎聞之康叔

康叔疑作唐叔周書序曰唐叔得禾

異畝同穎穀獻諸天子王命康叔歸周公于東土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祁寒暑雨是無胥怨

尚書君牙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

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孔傳曰冬大寒也

天覆雲油滋焉滲漉

司馬相如封禪書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音

色蔭反索隱曰說文云滲漉水下流之貌也

幸無謝上古之淳人庶可以封之于比

屋

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

徵調曲

徵調曲者歌其事也樂記曰徵為事正義曰鄭注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羽最清徵次之故用五十四絲事勝於物而劣於民故次民居物之前所以徵為事之象也

崔氏云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史記索隱注亦云

乾坤以含養覆載日月以貞明照臨

周易曰乾為天坤為地又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尚書泰誓曰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

達人以四海為務明君以百姓為心

左氏傳曰其後必有達人老子曰聖

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水波瀾者源必遠樹扶疎者根必深

爾雅曰大波為瀾枚乘七發云根扶

疎以分離說文曰扶疎四布也雲雨取施無不洽廊廟求才多所任

淳風布政常無欲至道防人能變俗言淳風至道可以化民成俗也求仁義

急於水火用禮讓多於菽粟孟子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屈軼無佞

人可指獬豸無繁刑可觸竹書紀年曰黃帝軒轅氏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異物志曰東北荒

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司馬相如曰弄獬豸漢書音義曰獬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王道蕩

蕩用無為天下四人誰不足蕩蕩無為俱見論語四人謂四民士農工商也

聖人千年始一生黃河千年始一清王子年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為大瑞

攝提以之而從紀玉燭於是而文明爾雅曰歲在寅為攝提格李巡曰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

格起也天官書曰以攝提格歲索隱曰太歲在寅歲星辰出東方爾雅曰四時謂謂之玉燭易曰天下文明東南可以補地缺西北

可以正天傾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又曰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鼈足以立

四極聚蘆灰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高誘曰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浮鼈則東海可厲運錘則南山

可平竹書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叱鼈鼈以為梁說文曰鼈大鼈也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年九十面山而

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即石舉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爾雅

衆仙就朝於瑤水羣帝受享於明庭穆天子傳曰天子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史記封禪書曰黃帝接萬神明庭明庭者甘泉也

懷和則韎任並奏功烈則鍾鼎俱銘周禮

曰韎東樂名任南樂名吳都賦曰詠韎任毛萇詩傳曰東巨之樂曰韎孝經鉤命決曰東巨曰昧南巨曰任西巨曰株北巨曰禁左氏傳曰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鑿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杜預曰鑿常也

謂鍾鼎為宗廟之常器張衡東京賦曰銘勳鑿器歷世彌光薛綜曰勒銘于宗廟之器鍾鼎萬祀彌益光明字林曰銘題勒也

三光以記物呈形四時以裁成正位宋均曰三光日月五星也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又云正位

居體雷風大山嶽之響寒暑通陰陽之氣武功則六合

攸同文教則二儀經緯左傳潘黨曰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高誘淮南注曰四方上下曰六合孔安國書傳曰設舉序脩文教二

儀天地也周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張協七命曰德與二儀比大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

繁其類尚書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白日經天中則移明月橫漢滿而虧

能虧能缺既無為雖盈雖滿則不危春秋元命苞曰日尊故滿滿故明明故精在外曰滿者常感無

虧也禮記曰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言白日當中必將西匿明月盈滿終有虧時則人事亦有感衰貴得持滿之戒也

開信義以為苑囿立

道德以爲城池

講德論曰游觀乎道德之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爲籬以仁義爲藩周禮曰園遊之獸鄭玄曰園今之苑

周監二

代所損益郁郁乎文其可知

見論語

庖犧之親臨佃漁神

農之躬秉耕稼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採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湯則救旱而憂勤禹則正冠而無暇

尸子曰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淮南

子曰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履遺而不取

草上之風無不偃君子之吐知可化

論語云草上之風必

偃說文曰吐田民也

將欲比德於三皇未始追蹤於五霸

三皇伏犧神農女媧五霸齊桓晉文宋襄

秦穆楚莊也

纖纖不絕林薄成涓涓不止江河生

楊雄甘泉賦曰列秋奠于林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廣雅曰草

叢生曰薄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爲江爲河陶潛歸去來辭云泉涓涓而始流涓涓泉流貌

事之豪髮無謂輕慮遠防微

乃不傾

言纖纖草木而成林薄涓涓泉流而生江河事之積微成著亦類然矣

雲官乃垂拱大君鳳曆惟

欽明元首

左氏傳曰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尙書曰垂拱而天下治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左傳曰鳳鳥氏歷正也尙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又曰元首明哉孔傳曰元首君

也類上帝而禋六宗望山川而朝羣后

尙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鄭曰禮祭上帝於圜丘六

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鄭曰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五經異義曰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周語云精意以享曰禋也史記裴駙注云六宗義衆鄭說爲長尚書曰望於山川徧於羣神班瑞於羣后孔傳曰九州各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后君也地鏡則山澤俱開河圖則

魚龍合負古有地境圖又地鏡圖云欲知寶所在地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物在下也淮南子曰黃帝夢見兩龍拏白圖即帝以授千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

帝乃齋千河洛之閑游于翠嬀大盧魚折漚而至汎白圖蘭采朱文以授黃帝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出赤如綈狀龍沒圖在按黃帝時有盧魚負圖至唐堯時有赤龍負圖故云魚龍合負也

我之天網莫不該閭闔九關天門開老子曰天網恢恢淮南子曰排閭闔踰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

所居紫宮門楚辭曰虎豹九關啄害下人王逸曰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開閉也卿相則風雲玄感匡贊則星辰

下來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昂星精既興周室之三聖乃舉唐朝

之八才三聖姬周之文武周公也八才唐朝之八元八凱也左氏傳曰高陽氏才子八人蒼舒曠凱擣戴大臨虓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

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此十萃臣參謀於左相天老教政於中台

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干王道孔安國曰仲虺湯左相奚仲之後莘臣謂伊尹左相爲仲虺言成湯時伊尹參謀于仲虺也竹書紀年曰黃帝以老力牧容成黃

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天子之三階漢書孟康注曰泰階三台也言黃帝有三臣天老力牧容成如天有中下三台故云天老教政于中台也其宜作則於明

哲故無崇信於姦回尚書說命曰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又泰誓曰崇信姦回放黜師保言當法明哲之君子無信姦回

之小人也

又

正陽和氣萬類繁君王道合天地尊

夏居南方故曰正陽董仲舒曰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功

史記索隱曰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形體故配事此徵調曲所以歌事言人君法天地之道亦以長養萬物為事也

黎人耕植於義圃

君子翺翔於禮園

孔傳曰黎庶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脩容於禮園翺翔於書圃

落其實者思其樹

飲其流者懷其源

劉向說苑曰食其實不伐其樹飲其水者不瀆其源韓詩外傳田饒曰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

咎繇

為謀不仁遠

論辭子夏詁

士會為政羣盜奔

左傳宣十六年曰晉侯以敝芻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

之盜逃奔於秦

克寬則昆蟲內向彰信則殊俗宅心

帝書曰克寬克仁彭信兆民毛詩序曰文王德

及鳥獸昆蟲焉尚書曰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

渭橋有月支抱馬上苑有烏孫學琴

匈奴傳曰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巨君長王侯數萬咸迎于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

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按月氏西域別國名為單于所并故云月支抱馬也漢書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元康二年上以烏孫主解憂弟于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

餘人會上林中學烏孫言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

赤玉則南海輸賚白環則西山獻

琛

說文曰贊會禮也帝王世記曰西王母慕
舜之德來獻白環魯頌曰來獻其琛

無勞鑿空於大夏不待蹶角

於蹶林

史記大宛傳曰張騫遣使通大夏之屬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
空開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隱曰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尙書泰誓曰

百姓懷懷若崩蹶角孟子趙注云蹶角叩頭以額擗蹶地漢書匈奴傳曰秋馬肥大會歸林課校人畜計
服虔曰蹶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師古曰蹶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

無林木者尙豎柳枝衆騎
馳遠三周迺止此其遺法

羽調曲

羽調曲者歌其物也樂記曰羽爲物正義曰鄭注月令云羽屬水以其最清物之象也用
四十八絲而爲物劣於事故最處末所以羽爲物也崔氏云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

則物皆藏聚與財相
類也史記索隱注同

樹君所以牧人立法所以靜亂

左氏傳曰天生民而
樹之君使司牧之

首惡既其

南巢元兇於是北竄

尙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孟子曰舜流共工于幽州共工爲四
凶元大也謂大兇之人也幽州在北故云北竄說文曰竄匿也

居休氣而四塞在光華而兩日

尙書中候曰帝堯脩壇河洛味爽禮備榮
光出河休氣四塞尙書云舜曰重華

是以雨施作解是以風行惟渙

解渙俱周易卦名解卦象曰天地解而雷
兩作雷兩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

大矣哉渙卦象
曰風行水上渙

周之文武洪基光宅天下文思

尙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
文思光宅天下孔傳曰言

聖德之遠著 千載克聖咸熙七百在我應期尚書曰庶績咸熙左傳宣三年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郊鄰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實昊天有成命惟四方其訓之詩周頌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又曰四方其訓之

運平後親之俗時亂先疎之雄踰桂林而驅象濟弱

水而承鴻賈誼過秦論曰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韋昭曰今鬱林曰南是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弱者有岷崙之弱水鴻毛不能勝也大荒西經曰弱水有二源俱在女國北

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八海阿耨達山一名岷崙山 既浮千呂之氣還吹入

律之風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黃帝之所作也左傳衆仲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又晏子曰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

律七音八風九歌十洲記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曰國有常占東風入錢則都內貫朽

倉則常平粟紅漢書食貨志曰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康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

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而不可食又王嘉傳曰都內錢四十萬萬食貨志曰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吳都賦曰海陵之倉

則紅粟流衍呂延濟曰火中乃寒乃暑年和一風一雨左傳昭三年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

杜預曰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聽鐘磬念封疆聞笙竽思畜

聚史記樂書曰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 瑤琨篠簜既從怪石鉛

松卽序

瑤瑰篠簞怪石鉛松皆出禹貢孔傳曰瑤瑰皆美玉篠竹箭簞大竹怪異好石似玉者

長樂善馬成廢水衡

黃金爲府

三輔黃圖曰未央六殿在長安故城中漢官儀曰未央宮六殿長樂承華等殿今皆秩六百石漢書王嘉傳曰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宣帝紀注云水衡

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也

百川乃宗巨海衆星是仰北辰

尙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論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漢書天文志云斗

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是以衆星共之也

九州攸同禹跡四海合德

堯臣

禹貢有之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朝陽栖於鳴鳳靈時牧於般麟

詩云鳳鳴矣于彼朝陽

梧桐生矣于彼高岡爾雅曰山東曰朝陽鄭箋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也史記封禪書曰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爲五時

雲

玉葉而五色月金波而兩輪

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氣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華葩之象

故因作華蓋也漢書樂志曰月穆穆以金波又樂府有月重輪故云兩輪

涼風迎時北

疑作西

狩小暑戒節南巡

月令孟秋之月云涼風至天子迎秋於西郊又仲夏云小暑至尙書曰五月南巡狩按涼風秋時屬西方故疑作西狩也小暑夏節屬南方故云南巡

山無藏於紫

玉地不愛於黃銀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深山又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

雖南征而北怨

實西略而東賓

尙書曰東征西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旣永清於四海終有慶

於一人

尚書泰誓曰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又呂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定律零陵王管調鐘始平銅尺

漢書音義曰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縣舜祀下得白玉琯古以玉為管不但

竹也晉諸公贊曰散騎侍郎阮咸謂荀勗所造聲不合樂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

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最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

龍門之下孤桐泗水之濱

鳴石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禹貢曰嶧陽孤桐泗水之濱浮磬孔安國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泗水涯中見石可以為磬鄭曰泗水出濟陰乘氏也括地志曰泗水至彭城呂梁出

磬河靈於是讓珪山精所以奉璧

左氏傳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侵拘

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管杜預曰珪自出水也山精奉璧若荆山出玉矣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言山川之精靈出此珪璧寶物也

滌九川

而賦稅乘三危而納錫

禹貢曰九川滌原衆士交正致慎財賦孔傳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又禹貢云三危既宅三苗丕序鄭康成

引河圖及地記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孔安國曰西裔之山也

北里之禾六穗江淮之茅三脊

史記封禪

書管仲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感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蘇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禹貢曰包匭菁茅鄭康成曰匭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也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括地

志曰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苞茅山武陽記云山際出苞茅有刺而三脊因名苞茅山

可以玉檢封禪可以金繩

探策

史記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孟康曰刻石記號有金

策石函金繩玉檢之封焉風俗通曰岱宗上有金篋玉策武帝探得十八因倒讀八十其後壽果如策

終永保於鴻名足揚光於

載籍

太上之有立德其次之謂立言

左傳穆叔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樹善滋

於務本除惡窮於塞源

左傳穆叔曰可以樹善君子也周書泰誓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左傳詹桓伯曰拔本塞源

冲深

其智則厚昭明其道乃尊仁義之財不匱忠信之禮

無繁動天無有不届惟時無幽不徹

尚書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作德

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尚書周官之辭也

自非剛克掩義無所

離於勦絕

尚書洪範三德二日剛克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孔傳曰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已上燕射歌辭按隋書音樂志云太祖輔魏

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及天和六年武帝罷被庭四戶樂其後帝聘皇后於北狄

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立于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于鐘石取周官制以陳之按此知制雖取諸周官聲仍雜以巨樂所謂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節未必一如古音觀其以次而歌宮商角徵羽與君臣民事物相配亦天地自然之音律也

庾子山集卷之六

珍傲宋版印